国学通识与修养丛书

人文典范的原创

RENWEN DIANFAN DE YUANCHUANG

——《周易》导读与简释

金春峰◎著

東方出版社

前言

《周易》约编纂于西周初期，是一部奇书，汇集了当时的民俗、生活、历史故事、寓言、诗歌、谜语及生产、政治、军事智慧，有哲学性的思想、观念，也反映出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它对中国哲学、政治、军事、医学、天文学、数学、音律、时历以至全部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汉代，在确定为“经”的几部书：《诗》、《书》、《易》、《礼》、《乐》、《春秋》中，它居于首位，被认为是讲天道——“道之大原”的著作。魏晋，“玄学”盛行，但它仍是经学之首。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易》采用的即王弼的《易注》。宋代理学的建立和发展，《易》是中心和基础。周敦颐、欧阳修、张载、程颐都是通过注《易》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的。不研究《周易》，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哲学、学术、科学思想和中国的思维方式的特点。

本书是为大学通识课及一般文化经典修养参考读物而编著的。2002年8月，应台湾佛光大学龚鹏程校长的邀请，我到该校哲学系作客座教授，为研究生讲《周易研究》，也为大学通识课讲《周易思想》。2004年，龚校长命我为通识课编写《周易》教材，因时间匆促，手头又有其他研究项目，未予应允。2005年7月离台，在台湾大学参加国际《周易》研讨会，台湾《易学》研究会领导人又邀请写一本《周易注释及研究》，也迟迟未下决心动笔。现在之所以编写出来，主要是今天普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重视国学和传统文化修养，而《周易》在国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他们提供尽可能好的《周易》诠释读物十分重要。近些年来已出版的《周易》注译与研究著作，或者是为研究目的而写，太专门、分量

太大；或者主要谈《周易》这本书，形式方面的东西多，而实质思想内容未能作有分量的揭示；或则如朱熹指出的：谈象数则多流为牵强，谈义理哲学的又多流为附会，重训诂的又往往动辄“假借”，辗转连引，转失其真。许多注释虽很不错，然不到位、可商榷处亦多。因而，都不太能满足通识教育的要求。本书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匡正与补足。

1998年10月，我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从事新儒学研究，当时由美国来所，开始接触到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及《易之义》、《缪力》、《昭和》等资料，对其产生了极大兴趣，撰写了两篇关于帛书易学研究的论文：一篇《〈缪和〉、〈昭力〉之成书的时代及思想特点》，在《国际周易研究》第5期发表；一篇《论系辞的编纂及其成书时代——“易有大恒”新解》，系参加台湾大学与中国文哲研究所联合召开的国际易学学术会议的论文，在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发表。2000年8月，转任台湾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客座教授，为研究生讲授《周易》课程，围绕《周易》如何编纂及《象传》、《彖传》、《系辞》、《序卦》等之成书年代及思想特点，作讲解和说明。讲稿经修改后，以《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之名，2003年在台湾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北京言实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简体字本。这本《周易》（包括《易传》）导读和注译，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的。

在北大做研究生时，易学大师朱伯崑先生是我的授课老师。朱先生是易学大家，其《易学哲学史》对“五四”以后近一个世纪的易学研究作了总结，是直承朱熹《周易本义》的又一划时代著作。全书在揭示《周易》占卜本义的基础上，对卦爻辞及《易传》蕴涵的义理、哲理，进行了恰如其分的阐释；既避免了象数派的牵强附会，又避免了义理派随意发挥的错误，为全部易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示范。先生曾签名送我一册。我的《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是在它的方法论示范下所完成的。完稿后曾请先生写序。先生因眼睛无法读书，未能执笔；但手书“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字幅相赠。先生一生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不跟潮，不追风，甘坐冷板凳，孜孜于教学、著述，为大学教育和繁荣中国学术，推进《周易》研究，作出了极大贡献。先生不幸于2007年去世。重病住院时，曾几次去院看望。先生勉励我要抓紧时间写一些专著。不意竟成临终

赠言。忆及先生带我们研读《中国哲学史资料》，一节一节，条分缕析，如燕反哺。此景此情，宛如昨日。睹物思人，谨以本书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冯友兰先生是我国最著名的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大家，在北京大学做研究生时，冯先生是我的导师。先生临终前说："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①也谨以本书表达对先生的的纪念。

赵又春教授在完成他的《我读周易》稿件后，曾寄给我五个卦的注译初稿，征求意见。我给他一封短信，谈到《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现把信摘录在下面：

首先祝贺兄的智慧和研究成果。有了逻辑的解剖刀和哲学的深厚功力，加以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可以说，无往而不胜。如果是开创者，那是了不起的成就。只是这种写法的东西太多，就难于凸显了。

问题也有。就我对《周易》的私见而言，兄的缺点是逻辑、义理有余，而历史、非逻辑、非理性不足。《周易》最早是用于占卜的，如到庙里抽签，许多的签辞以后被排列汇编在一起。到春秋时，它仍然是用以占卜的。因为它是符号、象征，如解签一样，后人可以按自己的观点解读，并自圆其说，编成一套体系。吾兄编成的体系，只是更精巧更无逻辑漏洞而已。但总令人感到，这是兄个人的《周易》，而非《周易古经》的《周易》。高亨《周易古经注》，实是想解读出其原貌，以致认为完全是非逻辑、非理性的（就整体而言）。兄则和大多数人一样，走到另一个极端了。

我相信《周易》的编纂者虽是当时知识人的佼佼者，但即使他想教育人，也不会用这种扑朔迷离、让人难懂，直如解谜一样的方法，去对人、对儿童、无知者进行教育。因为别人仍是不懂，除非同时出版了像你一样的"我读"。如果他真有这样的企图和功力，为何不编一本教科书，写成六十四章去明白地讲他的道理，而非要如此隐晦，以致到今天吾辈还要去瞎猜呢？程颐曾把《周易》讲成一部皇帝的政治教材，朱熹就这样地批评他的"老师"。我也把朱熹的这些批评转述给你。

①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4页。

我相信，在理性、逻辑与非理性、非逻辑之间找到一个中道，才是解读《古经》原貌、引人入胜的方法。兄最好从这一方面用力。

《周易》是符号体系，“以虚待实”，什么人什么事都可问、可答。如《乾》初九“潜龙，勿用”，问嫁女，问娶妻，问买妾、出行，都可得否定的答案；问择人，还可得“其人阴险不露，不可用”；如此等等。“考虑到《周易》主要是向当权者、君主进言，就更应作这种理解。”这把《周易》的对象大大缩小了。很多卦并非向君主、也非向当权者进言的。那时的君主、贵族用它，也是问各种事情的。

春峰

2007.3.22

“在理性、逻辑与非理性、非逻辑之间找到一个中道，是解读《古经》原貌，引人入胜的方法。”这是本书所力图做到的。

《周易》（包括《易传》在内）和所有儒学经典一样，贯穿着一个指导思想，即“内圣外王”之一体两面。“内圣”指为政者的道德、人格；“外王”指其政活动及事功、功业。“内圣”的标准是以后儒家推崇的伦理道德典范；外王的标准是以后儒家大力宣讲的王道、仁政。“外王”以“内圣”为基础，“内圣”以“外王”为目的。两者相互依存，互为体用。而这也是这些典籍之能成为“经学”的根本原因。《周易》可以说是这种“一体两面”之最初的“典范”。而由于以“天道”的形式出现，贯穿天道人道合一的思想，又被认为“人更三圣（伏羲、文王、孔子），世历三古”，它的影响更大。汉代，皇帝的诏书、册文，大臣的上书、政论，《周易》已被作为首要的经典引用。《周易》在“内圣外王”上所达到的极高水平，也确使其能名副其实地享有这种地位。而这也正是研究和诠释《周易》所应着力的。本书的八篇《导读》即是以此为中心展开的。其中对《大过》、《困》所揭示的两种高尚人格及《中孚》标举的诚信品德，经本书的阐发，更令人对《周易》之具有如此高的思想性刮目相看。希望读者能细心体会。

经文的注释，本书尽力吸收各家成果，但《屯》、《蒙》、《渐》、《颐》、《大过》、《困》、《夬》、《明夷》、《中孚》、《小过》等卦，为

新意新解。其他各卦之爻辞，不少亦是新解，其中最值得指出的，有《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坤》“利牝马之贞”；《大壮》“小人用壮，君子用罔”；《颐》“拂经于丘颐”；《明夷》“箕子之明夷”；《损》“损其疾，使遄有喜”；《坎》“纳约自牖”；《革》“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凶”；《鼎》“鼎颠趾，利出一样否”，“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恒》“振恒，凶”；《离》“日昃之离”；《震》“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中孚》“豚鱼吉”，“虞吉，有它不燕”；《小过》“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公弋射彼在穴，宜下”；《涣》“涣其血去，逖出，无咎”；等等。这些新解并非故意标新立异，一方面是对流行注解之纠偏与正误；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周易》思想、精神之更深刻准确的了解。

《周易》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源头，像黄河、长江的源头一样，它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变成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伟大洪流。它承前启后，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人格精神、伦理道德、政治思想、哲学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上，各个方面都以原创的形式，树立起范型，深远地影响着后世文化与思想特别是人的人格精神的成长。今天，形势虽已有极大变化，《周易》已不可能再享有“经学”、“经典”的地位了，但其思想、教诫、启示、精神和树立的人格、道德典范，仍是值得学习、研究和借鉴的。

2006年夏，有幸被聘请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基地兼职教授。岳麓书院在我国声誉卓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教育传统，南宋大儒张栻、朱熹曾在这里讲学。基地担负着弘扬国学，提高国学研究水平，培养国学人才，承继和发扬岳麓书院光荣传统的重大任务。能为基地做一点工作，实属荣幸。谨以此书作为向基地的献礼。对岳麓书院给予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金春峰

2008年7月述于北京风度柏林寓所

目　录

前　言　1

导读一　《周易》的成书和诠释方法　1

一　六十四卦是怎样形成的？　2
二　卦符和卦象　4
三　两个卦的互覆或互变　7
四　卦爻辞的组成及诠释　9
五　一般诠释、解释中的问题　13
六　卦序　16
七　筮法简介　18

导读二　《周易》的道德思想　21

一　《周易》的精神　22
二　特别推崇的几种道德　24
三　几种人格典范　29
四　怎样修德？　36

导读三　《周易》的社会政治思想
——忧患意识与民本思想　39

一　社会国家组织　40
二　内圣外王的一体两面　42
三　民本思想　44

导读四　观象进德——《大象》的思想　47

一　《大象》早出　48

二 观象修德 50
三 个人成德的方方面面 52
四 社会政治思想 54

导读五 《彖传》的思想 59

一 《彖传》对卦辞的诠释体例 60
二 内圣外王及仁政思想的阐释 62
三 崇尚阳刚的精神 64
四 哲学上的重要观念 66
五 《小象》与《彖传》是一个思想体系 70

导读六 《系辞》的思想 73

一 对《周易》之成书的解释 74
二 圣人——内圣外王的典范 81
三 以德义解《易》的范式 85

导读七 《周易》的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特点 89

一 “变易”观念 90
二 运动变化是如何造成的? 92
三 “变易”与象数及结构 94
四 世界是由“事情”组成的 97
五 人是能动的力量 101

导读八 《说卦》、《序卦》、《杂卦》思想简介 105

一 《说卦》思想简介 106
二 《序卦》思想简介 109
三 《杂卦》思想简介 111

导读九 今天学习《周易》的意义 113

一 了解《周易》时代的文化与生活 114
二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116
三 哲学的启示和兴趣 119
四 社会政治思想的启示 122

《周易》经文简释

上 经 125

一 乾（乾下乾上）……126
二 坤（坤下坤上）……129
三 屯（震下坎上）……132
四 蒙（坎下艮上）……135
五 需（乾下坎上）……138
六 讼（坎下乾上）……140
七 师（坎下坤上）……142
八 比（坤下坎上）……145
九 小畜（乾下巽上）……148
十 履（兑下乾上）……151
十一 泰（乾下坤上）……154
十二 否（坤下乾上）……157
十三 同人（离下乾上）……159
十四 大有（乾下离上）……161
十五 谦（艮下坤上）……163
十六 豫（坤下震上）……165
十七 随（震下兑上）……167
十八 蛊（巽下艮上）……169
十九 临（兑下坤上）……171
二十 观（坤下巽上）……173
二十一 噬嗑（震下离上）……175

二十二 贲（离下艮上）……177
二十三 剥（坤下艮上）……179
二十四 复（震下坤上）……181
二十五 无妄（震下乾上）……183
二十六 大畜（乾下艮上）……186
二十七 颐（震下艮上）……189
二十八 大过（巽下兑上）……191
二十九 坎（坎下坎上）……193
三十 离（离下离上）……196

《周易》经文简释

下 经 199

三十一 咸（艮下兑上）……200
三十二 恒（巽下震上）……202
三十三 遯（艮下乾上）……204
三十四 大壮（乾下震上）……206
三十五 晋（坤下离上）……208
三十六 明夷（离下坤上）……210
三十七 家人（离下巽上）……213
三十八 睽（兑下离上）……215
三十九 蹇（艮下坎上）……218
四十 解（坎下震上）……220
四十一 损（兑下艮上）……222
四十二 益（震下巽上）……224
四十三 夬（乾下兑上）……226
四十四 姤（巽下乾上）……229
四十五 萃（坤下兑上）……231
四十六 升（巽下坤上）……233

四十七 困（坎下兑上）……235
四十八 井（巽下坎上）……238
四十九 革（离下兑上）……240
五十 鼎（巽下离上）……242
五十一 震（震下震上）……244
五十二 艮（艮下艮上）……247
五十三 渐（艮下巽上）……249
五十四 归妹（兑下震上）……252
五十五 丰（离下震上）……254
五十六 旅（艮下离上）……257
五十七 巽（巽下巽上）……259
五十八 兑（兑下兑上）……261
五十九 涣（坎下巽上）……263
六十 节（兑下坎上）……266
六十一 中孚（兑下巽上）……268
六十二 小过（艮下震上）……271
六十三 既济（离下坎上）……273
六十四 未济（坎下离上）……276

讨论与研究 卦爻辞诠释的参照、比较、研究 279

一 卦辞举例 280
二 爻辞举例(上经) 294
三 爻辞举例(下经) 302

推荐比参书目 309

【导读一】

《周易》的成书和诠释方法

《周易》的注释、诠释性著作蔚为大观，可谓汗牛充栋。这个书单今天还在继续增加，归纳起来，可分为几大类。按时代，有春秋、战国、秦汉之际、汉代、魏晋、隋唐、宋元明、清、近代、现代。按性质，有义理类、象数类、占卜算卦类、旁推运用类、研究本义类、时代诠释类。本著属于本义诠释类，目的是对《周易》的形成、本来面貌、本来意义作解释，并对《周易》之内圣外王与哲学思想作尽可能系统的阐述。

一　六十四卦是怎样形成的？

《周易》最早是作为算卦的书编纂的。从殷代甲骨文看，殷人一切大事，行动之前都须用龟卜方法向神灵占求吉凶祸福的指示。甲骨文字即是占卜的记录。周王室和贵族也用此方法占卜。周原出土了和安阳一样的甲骨占卜文字。但周人主要是用筮占，也就是用《周易》算卦。

筮占和龟卜虽然都为求问吉凶祸福；但两者有思维方式和性质之不同。《左传·僖公十年》："龟，象也。筮，数也。"龟卜是直接以龟之兆象求问，吉凶由兆象显示，神和人的关系是直接的，无回旋的空间，就是说没有智力思考参与的较多空间。《易》占则建立在"数"的基础上，以"数"为传达和探知未来的工具。"极数知来谓之占。""筮，数也"。"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数"通过筮草的数目表现出来，由1—9共9个数字的组合关系以构成卦爻，显示事物的变化(象)，用以决定吉凶祸福。

"数"的观念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的抽象程度高，远离了具体的事和物。实存的世界只有一张桌子、两个苹果、三头牛，没有形有象的1、2、3、4。"数"可以离具体物象而仅在思维、在观念中存在。第二，它是与规律相联系的。任何规律性的现象都表现为数的规定。"天道大数"所指即天道运行的规律。"律历"之"律"和音律，也都有"数"的规定。"气数"、"命数"种种神秘性的东西也被认为是一种"数"，从而是可以推算的。看八字、算命，俗称生辰八字，根据生日年月日、生辰——子、丑、寅、卯等就可算出一生的命运。这些都是"数"的规定。这使理性的作用，理性左右事物发展趋势的运用"空间"大大增加了。所以当"数占"成为占卜的基础和工具，特别是发展到《周易》这样的水平和系统时，就大大突破了占卜吉凶的限制，而成为反映与概括产生吉凶的规律性的知识的理性作

品了。如“师出以律，否藏，凶”，实际上就与占卜无关，而是一种规律的总结。《蒙》卦“利御寇，不利为寇”，《恒》卦“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等等，都是如此。它是经验的总结，是知识而不是迷信。

《周易》最早的卦是以数字形式表现的。已知少数民族也有用“数”占的，如凉山彝族雷夫孜占卜法。以数的奇偶共卜三次，得八个不同的排列组合，以之卜问吉凶。以打冤家为例，吉凶的显示如下：

偶偶偶——不分胜负(中平)

奇奇奇——胜则大胜,败则大败(中平)

偶奇奇——战斗不大顺利(下)

奇偶偶——战则损失大(下下)

偶奇偶——战斗无大不利(中平)

偶偶奇——有胜的希望(上)

奇奇偶——战斗与否无甚影响(平)

奇偶奇——战必胜,捕获必多(平)①

中原地区早期亦有这种数字形式的卦。有四个数字的，三个数字的，大多数则由六个数字组成。从商到战国，据李零统计，数字卦共出土了94例。商代24例，西周50例。战国20例。②这些数字卦，很长时期内人们把它看成族徽、氏族的标志。1978年张政烺先生出席吉林的一次古文字学会议，作《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报告，指出它们是卦。③1980年张先生又在《考古学报》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详引32个卦的资料，予以论证。④接着又在《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一文中，分析了三个数字卦⑤。张先生把这些数字约化为奇数和偶数，图形就变成了六个奇数、六个偶数或奇奇偶、偶偶奇之种种不同的排列组合，把它和《周易》的卦符比照，就是一个一个的卦了。故《周易》

①汪宁生：《八卦起源》，《考古学报》1976年第4期。

②李　零：《中国方术考》，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300页。

③见《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纪要》，收入《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版。

④《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第403—415页。

⑤《文史》第24辑（1985年），第1—8页。

的筮占是在“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今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这些数字卦，如果真以6为基数，排列组合，它的总数是6的6次方，为46656。如果是用1、2、3、4、5、6、7、8、9九个数字按6排列组合，为9的6次方，就更多了。这么多的卦，是不可能占卜吉凶的。因此应是像以后《周易》一样，由八个三排组成的基本卦，两两相重，共为六十四卦，方才可行。为什么恰好是八个基本卦——经卦？雷夫孜法提供了说明。一对奇数偶数只能变成八种不同组合。因此，《周易》之由三个数字组成八卦，又由八卦组成为六十四卦，形成为一个体系，应在商代即已如此。传说“伏羲画八卦”，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文王重为六十四卦”的传说，则是靠不住的。《坎》卦辞曰“习坎”，《大象》曰“水洊至，习坎”，指出《坎》由两个“坎”相继而成。《泰》卦辞曰“小往大来”，“小往”指《坤》往上、往外；“大来”指《乾》往下、往内。相反，《否》卦辞则曰“大往小来”。《震》卦辞曰“震来虩虩”，即两震两虩。由这些都可窥见六十四卦乃八个基本卦两两相重而成的。

雷夫孜虽然也是数占，但“数”实际上并没有发挥“数”的作用。“数”作为《周易》形成的基础或基本范畴，情况和性质和它大不相同。但如果《周易》总是用数字来组成卦，那就不会有《周易》这部书及它在以后的长足发展了。《周易》之能为书，之能有以后的发展，是和它把“数”转化为卦符，又把卦符自觉地解释为“象”分不开的。“数”和“象”的内在结合，才产生了《周易》，展开了它的深刻和丰富的内涵。

二　卦符和卦象

《周易》的卦形现在使用两个基本符号，一为阳 ⚊ ，一为阴 ⚋ ，这两个卦符或与此相似的数字一（－）和六(⅄)，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呢？学术界有不同说法。本书认为，它使用很早，是和卦辞爻辞一起配套出现的。有何根据？根据就在《颐》、《大过》、《鼎》、《小过》这些卦的图形及卦辞爻

辞的组成上。《颐》卦就像口和上下两排牙齿组成的“口颐”。如果不是用今天所见两个卦符或一、六两个数字组成，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口颐”之形并被命名为“颐”。爻辞说：“观颐，自求口实。”所谓“观颐”，指的就是观看《颐》的图形，好像把这图形张挂在面前、指给你看一样。这“口颐”里面没有东西，是空的，所以要你“自求口实”。流行的《易》注不懂得“观颐”是指观看《颐》——“口颐”的图形，径直译成观看自己的嘴巴。试问，谁能看到自己的嘴巴呢？既便看到嘴巴，《颐》的“颐”也不只指嘴巴。《鼎》的图形也是如此。它之能名为《鼎》，配上有关的爻辞，也是因为使用了今天所用的两个基本卦符或一、六两数字的缘故。《大过》卦则是如人过河，河水灭顶，由足至头都在水中，所以第六爻说“过涉灭顶”。如果不是初六和上六都是阴爻，像水，中间四阳爻，像人，就不可能有上六“过涉灭顶”的爻辞。《小过》则如鸟飞之形。如果不是中间两爻为阳爻，其上其下皆为两阴爻，就不可能如鸟飞，而在卦爻辞中以飞鸟为象，写下“飞鸟遗之音”等辞句。所以两个卦符的出现应是很早的。上海博物馆公布的两个战国时期的卦，也证明当时已在使用这两个卦符。①

这两个卦符，在编纂者心目中代表什么呢？我们今天认为一者代表阳，一者代表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当时他们是否这样称呼呢？不得而知。但编纂者以之代表两类不同性质的事物和力量则是肯定的。这一点，从他们把由 ⚊ 和 ⚋ 这两个符号组成的卦分别和什么样的物类、力量相联系，就可看得清楚。例如《乾》卦由三个 ⚊ 符号组成，重卦为六个 ⚊ 符。爻辞中出现的物象是飞龙、天、大人。龙在当时及远古以来，就被认为是飞升于天的动物，是君主、王、首领这些在上的统治者的身份象征，故它代表的是一种向上的和在上的物和力。《坤》卦由六个 ⚋ 符组成，卦爻辞中出现的物象是“牝马”——阴性或女性及“霜”、“冰”这类寒冷之物，与《乾》卦正好相反。前827年虢文公谏周宣王行籍礼，说，立春至二月朔日，“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前780年伯阳父论地震，说：阴气在上，阳伏而不能出，故有“震”。都认为阳气是向上的力量，阴气是向下的力量。向下的力压制了向上的，但压是压

① 《上海战国竹简〈周易〉“亮相”》，《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月16日。

不住的，激烈的斗争终于引发了地的大震。《震》卦的卦符和伯阳父论地震的观念正好一致。这些说明，⚊ 这个符号被赋予了代表具有雄性的、向上的、飞升的、扩散的、热的、光明的性质，而 ⚋ 这个符号则相反。既然这两个卦符在《乾》、《坤》、《震》卦中代表相反的物“象”，具有相反的性质；其他的卦也就可以推知了。

按《左传》的记载，八个基本卦已有确定的卦象，乾为天，坤为地，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震为雷，巽为风。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这种卦象是不存在的，不可信的。本书的看法相反，认为这些基本卦象是在六十四卦的编定和取名时即已存在的，从许多卦的取名与卦象的联系即可看出这点。如《明夷》卦。为什么取名为“明夷”并把“明夷”及其受伤的卦爻辞汇合于其下？就因为这卦的卦象是离下坤上。坤为地，离为光为明，卦象有光明被地掩盖之象。而《晋》卦的卦象则恰恰相反。为什么把《泰》卦取名为“泰”——通泰、交泰，而相反的《否》卦则取名为“否”——闭塞不通？就因为前者的卦象是天在下、阳在下，地在上、阴在上，能交通成和。《既济》的卦象是坎下离上。坎为水，离为火，水火相生相灭，有“济”——相交接、救济、周济、互助之象。相反的则为“未济”。《损》卦象为兑下艮上，兑为泽，艮为山，有挖土成山、损下益上之象，故取名为“损”。《谦》卦象为艮下坤上，山本在上，却自居于下，故取名为“谦”。《困》的卦象为坎下兑上，水在下，泽在上，水为泽所困，爻辞皆围绕“困”立论，故取名为“困”。《井》的卦象为巽下坎上，风在下，水在上，“风水风水”，今天亦用这词描绘一个地方的好坏。风水好的地方一定是有好井，反之亦然。穷山恶水，风水不好，一定没有好井好泉。“改邑不改井”，村子是可以迁走的，但风水是无法改变的，卦爻辞即围绕“井”立象立论。

不是说所有的卦的卦名和卦象都有如此内在的关联，但许多卦的卦名、卦象、爻辞是有内在联系的。由这些卦也就可以确知，《左传》所记八卦的基本卦象是《周易》编纂时即已被定下的。与卦象相联系的是卦德，也即卦的德性，如《乾》为健，《坤》为顺，《震》为动，《艮》为止，《坎》为险，《离》为明，《兑》为说，《巽》为伏等，这些应是从卦象中推出的。从《左传》、《国语》所载占筮筮例看，前期的解释主要取卦象，后期如昭哀时期才流行卦德。从

思维发展规律看，卦象具体、形象；卦德则较抽象。前者应出现在前。

三　两个卦的互覆或互变

六十四卦中每两卦组成一对，两者的关系是互覆或互变。互覆是相互颠倒，互变就是两个卦阴爻变阳爻、阳爻变阴爻，如《乾》和《坤》、《颐》和《大过》、《坎》和《离》、《中孚》和《小过》为互变之卦，《屯》和《蒙》等皆为互覆之卦。《周易》之卦两两相覆或互变，故卦爻辞有些也是相互呼应的，甚至共用，如《泰》初九："拔茅茹以其汇"，与《否》初六爻辞同。《夬》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与《姤》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类同。《既济》、《未济》爻辞皆有"濡其尾"、"曳其轮"、"濡其首"。"濡其尾"的"其尾"指什么？队伍的尾巴？坐船人的尾部？大车的尾部？可作各种解释；但《未济》明确讲"小狐讫济，濡其尾"，这就可以断定《既济》卦的"濡其尾"之"其"是指小狐了。朱熹就是这样解的。朱熹的解是正确的。

相覆或互变的两个卦，卦爻辞围绕的中心或相反，或互补。《乾》与《坤》是相反的；《震》与《艮》，《坎》与《离》，《巽》与《兑》，《损》与《益》，《泰》与《否》，《革》和《鼎》，《涣》和《节》，《既济》与《未济》是相反的；但《屯》与《蒙》，《小畜》与《履》，《大畜》与《无妄》，《萃》和《升》，《颐》和《大过》，《渐》和《归妹》等就不是相反而是互补的。

《小畜》与《履》都讲畜德、踐履；《临》和《观》都讲临民观民，讲政治。《大畜》讲畜德、修德；《无妄》讲不妄得，不妄言，也与修德有关。《颐》卦讲自求口实，自求多福；《大过》卦讲独立不惧，遯世无闷，也是自求多福。《咸》卦讲夫妇男女，妇女是主角；《恒》卦讲"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也以妇女为主位。就字义看，"咸"可训普遍、皆，没有时空的限制；"恒"、恒久、恒常不变，也没有时空的限制。占卜上，巫的祖师爷、大巫叫巫

咸，也叫巫恒。很有意思的是，这两卦在通行本卦序中正居于中心，《咸》、《恒》是下经之首，和《乾》、《坤》在上经中的地位一样。《萃》和《升》似乎相反，但同一处甚为明显。“萃”是聚集的意思。《彖传》：“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升》也有积聚之意。《大象》：“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彖传》：“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卦德几乎与《萃》一样。《中孚》讲“中”，在“中”、“中间”；《小过》讲“过”，过乎中，是相反的；但《中孚》讲实诚；《小过》强调“恭”、“俭”、“小”，反对浮华、“虚夸”，也是实诚、实在之意。《屯》和《蒙》，流行的注，“屯”取一物初生屯难之意，“蒙”取启蒙教育之意，看不出两卦之间的意象关连。实际上，“屯”是积聚、屯固之意，与军伍有关，《国语·晋语》：“屯，厚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杂卦》：“屯固比入。”《左传·哀公元年》：“楚子围蔡，屯九昼日。”帛书《易之义》：“□□□□之屯于文武也，此易赞也。”“屯”皆为屯聚、屯固。爻辞多围绕此意安排，如“盘桓”、“乘马班如”、“屯其膏”等。“蒙”不是启蒙、童蒙，也非一般意义的蒙蔽。《说文》：“蒙，冒也”，即戴帽谓之蒙，全身披戴谓之蒙，亦与军伍相关。爻辞多围绕此意安排，故《屯》、《蒙》两卦及卦爻辞是有内在联系的。《渐》与《归妹》，据本书新解，《渐》以“鸿”为象。“鸿”者鸿雁也，鸿雁传书，为家人、离散之象。全卦爻辞多围绕夫婿出征，妻子在家种种分离情况立论。《杂卦》：“女归待男行也”，是说已嫁的妇女回娘家，“待男行也”，则因为丈夫正在出征或戍守。《归妹》则是“嫁女”、定终身，故《杂卦》谓：“女之终也。”两卦都讲男女夫妇，虽一者因男人出征，暂时分离，终归团聚；一者则讲正常婚嫁，但同样讲男人出征，归妹愆期，意象亦有关连。

《既济》与《未济》等一些卦虽相反，但意象、内容上也是互补的。“既济”之“既”非“皆尽之称”，“完成之名”，非“已也”，“尽也”，已过河，完成了“济”，而是“既已下水”，“既已渡河”，就要拼命向前之意，为进行时，而非完成式。“未济”为未能完成济，爻象“濡其尾”、“曳其轮”、“未济征凶”、“濡其首”，与《既济》近似，为正在济而未完成济。

四　卦爻辞的组成及诠释

《周易》的一个卦，是由卦形(卦体)、卦名、卦辞、爻辞组成的。因其为占卜服务，故卦爻辞基本上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占卜吉凶的断辞，如“元亨利贞”、“利牝马之贞”、“利涉大川”、“利见大人”、“利于不息之贞”、“利艰贞”、“有悔”、“无咎”，等等。另一部分是“象辞”，其内容或说明吉凶何以如此，如“否藏，凶”；在什么条件下如此，如“亢龙有悔”、“利御寇，不利为寇”等；或形象地表现吉凶的状况，如“飞龙在天”、“黄裳”、“鼎玉铉”、“栋隆”、“栋桡”、“过涉灭顶”、“濡其首”、“良马逐”、“鸟焚其巢”，等等。这些“象辞”所取之“象”，高亨指出可分为两种，一是物象，一是事象。雷震、栋桡、枯杨生华、日昃之离等等，是物象。“屯其膏”、“师出以律”、“履虎尾”、“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利御寇，不利为寇”等等是事象，也就是人的行为所造成之“象”。

为了准确地把握卦爻辞的意义，作为诠释方法，有几点是要注意的：

首先要了解《周易》与龟卜的密切关系，懂得有些特定用语是源自龟卜、源自甲骨文的。如“用”、“勿用”这个词。甲骨文“用”，字形为，《说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中”为骨版，从卜，示骨版上有兆纹可据以确定所卜之事可施行也。《周易》卦爻辞之“用”、“勿用”，大量出现，如“潜龙勿用”、“勿用有攸往”、“用说桎梏”、“勿用取女”等等，原因即在于“用”起源于占卜，字的构成即是占卜之事。有些解释忘记了它的占卜身世，解为“作用”、“应用”、“有用”、“有益处”、“拿……作为”或“因为”等；或以之为虚词，认为“利用刑人”即是“利刑人”；“利用享祀”即是“利享祀”，这是“不到位”、不准确的。“利用祭祀”应释为“利于施行祭祀之事”，“利用刑人”应解为“利于以‘刑人’做某事”。

在龟卜中，“贞”的意思是卜问。引申出“贞定”之意，也是针对“贞问”的，不是一般的正定、正固。就是说，“贞人”进行占卜时，一是贞问某事，二

是贞定此事的吉凶祸福，一身而二任。《说文》："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贽。一曰鼎，省声。""卜问"即包括卜问及确定其结果。《周易》中，"贞"字的用法亦大都如此，如"利牝马之贞"、"利大人之贞"、"拂颐，贞凶"、"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等等。解为道德上的"贞"——正固、贞定，是不对的。李镜池《周易探原》对此曾作了很好的分析，指出"贞吉"、"贞吉，悔亡"、"小贞吉，大贞凶"、"贞大人吉"、"贞凶"、"贞厉"、"贞吝"、"利贞"、"利永贞"、"贞疾恒不死"等等，都是承占卜"贞问"之意而来。①这是正确的。考虑到筮占和龟卜曾并行很长时期，担任此项工作的是太史之类的同一个人，"贞"作为占卜筮占的一个特定词汇，其含义一定是通用的，不可能一为贞问，一为道德上的正固。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同人于宗，吝"，引孔子的解释，"吝"前加有"贞"字，为"贞吝"，说明《帛易》亦是以"贞"为贞问。《坤》卦"利牝马之贞"，是说贞问的结果是利于像牝马那样行动。"利幽人之贞"、"利武人之贞"、"利君子贞"、"大人贞吉"，"丈人贞吉"、"小人贞凶"，是指这些卦有特定的"身份"属性，对武人、大人、君子、丈人这些人贞问是有利的。当然也有少数"贞"字是可以作"贞正"、"贞固"解的，如"利艰贞"等。

《周易》爻辞中常有"它……"之类的辞句，如《比》初六："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大过》九四："栋隆，吉。有它，吝。"《中孚》初九："虞吉，有它不燕。""它"也源自龟卜。甲骨文，"它"字为，像蛇之头、身、尾形，意思是"祸害"。可作为动词，如"它王"、"它我"、"它年"、"它禾"等，也可用做名词，如"有它"、"亡它"等。"终来有它"即有害。"有它，吝"即有祸害，不妙。"有它不燕"即有祸害，不安宁。一些著作释为"其他"，就不确切了。

《丰》卦爻辞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这亦源于殷人一旬一卜、一旬一周祭的历史习俗。金七二八："癸酉卜永贞，王旬亡祸，佳来正人方。""癸卯卜，疑贞，旬亡祸。"（后下

①李镜池：《周易探原》，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8—29页。

二四，四）“卜在望，旬亡祸。”（后上一〇，三）“王旬亡戾，在九月。”（前二，一四，四）“贞，旬亡田”（菁华三）两者的继承关系至为明显。甲骨文关于“丰”的占辞有：“有艰，单丁人丰，尿于录。”“丁巳免子丰，尿……鬼亦得病。”（菁华五）“丁亥，贞丰示丁，咎不？”（乙八六九六）①“丁亥，贞丰丁示，咎不？”（乙八八六一）①“丰”是地名，同时是一种天象——日食及与日有关的天象。出现这种天象，意谓有很大的灾难，人们会举行种种仪式祈祷以求驱除灾难。故甲骨文关于“丰”有如此多的灾祸凶象。《周易·丰》卦与它的联系亦至为明显。

其次，要了解《周易》是算卦用书，卦爻辞是一种“象”，一种“套子”，相当于代数学中的x, y, z，可代进种种事情，不能死板地当做一固定的义理来理解。

如“潜龙勿用”，问嫁女，问出行，问是否可出外干事、打仗、交友等，都可得“不宜动作”、“隐伏为好”之断定。“潜龙”在这里是一个“象”，字面的意义是潜伏着的“龙”，作为“象”是说要像“潜龙”那样沉潜伏不露。《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括囊”，义理的意思是扎紧口袋。作为“象”，是说要像扎紧的口袋那样，把自己封闭起来。用于处世进退是韬光养晦；用于待人接物是慎言谨行，放低姿态；用于行军打仗，是“埋伏人马”；用于学养，是埋头苦读，博学广积。《履》六四“履虎尾，咥人，凶”。义理意思，是说践踏老虎尾巴，引来老虎咬人，凶。作为“象”是说深入危险之地，从事有危险的活动，如像踩老虎尾巴一样，是凶的。用之行军，为孤军深入，陷于敌人的包围圈，或冲锋陷阵，不辞危险；用之于行商，为甘冒风险，明知要赔而敢于下注；等等。“行人先号咷，后大笑”，任何先凶后吉、先悲后喜、先失后得、先祸后福、先难后易的事都可套入。“师出以律，否藏，凶”，是说任何事情，如果是按照原则，严肃地有计划有组织地依法进行，结果会是好的；否则会是凶的。问嫁女，筮得此爻，表示应按照嫁娶之礼严肃依礼进行，否则会不妙。

①此处所引甲骨文文献标准方式为通例。“全”为《金璋所藏甲骨卜辞》，“后”为《殷墟书契后编二卷》，“前”为《殷墟书契前编八卷》，“菁华”为《殷墟书契菁华》，“乙”为《殷墟文字乙编下辑》。

“栋桡”喻指国家或家庭或个人事业发生危急，遭遇大难；“栋隆”则相反，亦可指家庭遭遇变故，个人肩上的担子更重；或国家委派的任务更重；或军队更为强大。“童牛之梏”则可指接受教育，改变气性。“屯其膏，贞凶”，用于财税，是搜括钱财，加重百姓负担，是凶；用于养生，是肥胖不利；用于持家，是一味积钱敛财，凶。

有些爻辞总结了规律性的知识，有些是谜语、歇后语、寓言，有些是创造的文学形象，如“明夷”，类似于《庄子》的鲲、鹏；“睽孤”类似于《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小过》：“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音”，音问、信息，书信；“遗”（读wèi），送。飞鸟（如“衡阳雁过无消息”之“鸿雁传书”，李商隐“青鸟殷勤为探看”之“青鸟”）“遗之音”，带着信。“不宜上，宜下”是歇后语，犹如“外甥打灯笼，照舅”。带信的鸟是“宜下不宜上”的。《艮》卦辞：“艮其背不见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这是字谜， 打一字，即很。把这些一律以从逻辑、义理来解释，就会变得很死板，从而减少了《周易》的趣味性与智慧了。

再次，有些爻辞的解释不能脱离筮法，如《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是随古代筮法以变爻定一卦之吉凶而有的占辞。当本卦为《乾》时，如变爻为初爻，则之卦（本卦变爻之后得出的卦叫之卦）为《垢》卦，爻辞的表示方法为《乾》之《垢》；变爻为第二爻时为《乾》之《同人》；等等。因当时未有爻位初、二、三、四、五、上种种爻题，但筮法中以九、六为变数是随《周易》而有的。“用九”，帛书写为“迵九”，即通九。当六爻筮占数字皆为九，皆为变爻，之卦为《坤》卦时，没有一爻（一条龙）是可以单独被提出据以断定吉凶的。此时，筮占断辞的表示法为“见群龙无首”。许多注本离开此一基点，解为：“既是‘群龙’，又都能做到‘无首’，不争着做首领，是一种理想的刚而能柔、强而不争的状态，所以称为‘吉’。”或附会为政治上的反专制独裁思想。或释为：“群龙在天，首为云蔽，而仅见其身尾足也。此群龙腾升之象，故曰‘见群龙无首吉’。”或引闻一多：“群读为卷……卷龙如环无端，莫辨首尾，故曰‘无首’，言不见首耳。”“六爻像群龙并出，各秉刚健之天德。此乃比喻诸侯并立，德齐力均，不可能有帝王为之首领；但以其各秉天德，故吉。”如此等等。可以说是极尽想象附会和引申之能事了。

从以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易》是如何从占卜、从神学走向理性和人文的。一方面，它的形式是占卜，是神学的，其卦爻辞仍和筮占以至甲骨文龟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它的实质内容又已大大突破了迷信和神学的局限。只有注意到这两方面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诠释《周易》，看清它的本来面貌。

五　一般诠释、解释中的问题

翻阅许多注本，除了正确的解读与注释，也存在不少问题。归纳起来有下面几大项。

1. 一些爻辞有一连串的“无吝”、“悔亡”、“贞吉”、“凶”，如《萃》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这是用于算卦的结果。“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都可看做占断词。如果勉强作逻辑义理一贯的解释，就会牵强。又如《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高亨说：“筮遇此爻，所占者吉，其悔可亡，无不利，有所为虽无初可有终，举事在庚前三日庚后三日则吉。”实际上，“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皆为占断辞，几次筮占汇在了一起，其间并无逻辑义理关联。一些卦中有“原筮：利永贞”的辞句，明显是两条爻辞并列一起的情况。

2. 有些解释笼统地看是不错的，但却是不到位的，如：《乾》“利见大人”，有释为“有贵人相助”的，这并没有错，但却不能算到位。因为《周易》的卦爻辞属于“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系辞》），是为要行动、做某事求问是否有利、可行而写下的。作为占断辞，一定要回答你应否采取某种行动，应否做某件事。故“飞龙在田，利见大人”与“潜龙勿用”相较，它是告诉你，可以行动去“见大人”，即出来为大人做事(在此处指担任官职、公职)，解为“有贵人相助”，含义不明确。读书有贵人相助？做生意有贵人相助？生病有贵人相助？都可以这样说。“利于表现出大人的风范”，则已肯定他早已是大人

了，不是“潜龙”——“德而隐者”——有德无位的君子了。又如《坤》“利牝马之贞”，有解为“占问用雌马有利”的；“对乘驾母马出行的占问有利”的；“筮问关于牝马之事，遇此卦则利”的；“利于像母马一样守持正固”的；如此等等。实际上，这里，“牝马”是“象”，代表一类事物及其性质。牝马也即母马，其特点是温顺、负重，但不能没有牡马也即公马的领导。一个母马群必有一公马为之领导，为之保护，为之作主。何处安全？何处迁徙？何处长养生息？都仰仗公马决定。“利牝马之贞”即利于求问，何处可得明主而事之。这样解才不算是仅做字面的解释而实际上什么也未解释。“利于像母马一样守持正固”，就把《周易》讲成道德教科书了。解为“对乘驾母马出行的占问有利”，则死板拘滞，把占辞的针对性缩得小而又小，几致不可理喻了。好像是一个人，家里有一匹母马，他想乘它出去走走，为此而占问是否可以。又如《既济》是正在进行，已开始进行；“濡其尾”，“曳其轮”，皆为正在过河的情形。而《未济》亦是进行式、动态的“未济”，准备开始“济”而尚未下水。解“既”为完事、完毕，“未济”为未能完成，是不到位的。

3.《周易》卦辞爻辞基本上是“象”，“虚以待实”，不可字字而较，如果强调逻辑义理的联系而强为之解，或坐实地解释，就会牵强、死板，如“噬肤灭鼻”解为“咬肥肉连鼻子也遮住”；“噬肉掩鼻，其窝大耳！食得大窝自无咎”就是拘泥至极的字面解释。实际上是被打得鼻青脸肿，鼻子不成其为鼻子之意。“臀无肤”，解为“瘦得皮包骨头”，也是死板的。在《夬》卦的上下爻语境中，意思是屁股烂了，体无完肤。“包荒”解为瓠瓜、腰舟，也是很死板的。实际上，“包”是“中空之物”，车、户、房子、船、舟等都可代表。《颐》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丘”，是丘山，小丘，丘陵。“丘颐”与“口颐”相对，指丘谷之中犬牙交错的地形。“颠”指颠簸、颠倒。“颠颐”，下齿向上，上齿向下，牙齿打哆嗦，害怕之状。意为很害怕地在“丘颐”这样犬牙交错的地形中披荆斩棘(拂)出征，会大败。寓意如果胆小怕事，事情又陷入复杂曲折之中，则很不利。高亨曰：“‘丘颐’本作‘丘颗’，颗、颐形近且涉上下文而伪。”“经”通“胫”，“拂经”即“扣胫”，这是改字释经，并把爻辞弄得没有意思了。《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明夷”为受伤之

象，说“箕子之明夷”，如同说“拿破仑的滑铁卢”。高亨：“箕子之获明夷，记箕子得鸣雉之事也”。这就坐实而大离原意了。《坎》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樽”，盛酒的器皿。“簋”，装食物的器皿。按礼制，一鼎二簋。这里，没有鼎，也没有簋，用缶代替。这样简单的生活或这样简单的祭礼在自己家里进行，不出头，不张扬。“纳约”，自己约束自己。“自牖”，自己把自己关在窗户内，有如《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把爻辞解为“一杯酒，两碗饭，用瓦器盛，从窗里送进取出”，就太白实而无味了。《周易》许多卦以动物、禽兽取象，如龙、鸿、明夷、豚、鱼等。龙是大人、飞升、向上之象。明夷是受伤之象，鸿是分离之象。如坐实地解之，释为一般的水鸟、大雁，不懂其象征意义，那么如《渐》卦之类的卦的主旨就被阉割了。

4. 有些卦爻辞在历代的解释中已获得了“共识”，它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被认读、被传播并发生影响的。如《咸》。“咸”，从《彖传》起即以之为“感”。荀子亦认之为“感”。虞翻：“咸，感也。”郑玄：“咸，感也。”荀爽：“乾下感坤。”《广雅释言》：“咸，感也。”现在一些著作不如此解，而用通假法，释之为“缄”，或从甲骨文，以其义为“斩”，谓“咸其拇，出门则有小伤之象”。这看似扣住了原意，实际反而远离《周易》之原意了。《大过》卦像人“过涉灭顶”之形。水“太过”深、木太过曲、年龄相差过大以及独立支撑大厦、承担重任等等，一切“大为过甚”、非常理所容或常人所能之事都为“太过”。《象传》：“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程颐曰：“大过之时，其事甚大，故赞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兴不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皆大过之事也！”这比较好地诠释了卦的精神。现在一些著作不采《大象》和程颐的说法，解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事物的发展有时将导致阳刚过剩、阴柔极弱，或主体因素过剩、附属因素极弱等情形，于是生态失调，物象反常。这就是《大过》卦所揭示的‘大为过甚’的事状。”就反而远离《大过》的积极意义了。

5. 许多注释《周易》的著作，“以爻为人，以位为时”，认为阴代表小人，阳代表君子，“时”为官位——君臣及臣僚相互关系之位及由此造成的种种人际关系之特殊处境，从而每一卦爻辞的解释都贯穿着阴阳承乘及爻位君（九五、

六五）臣（其他各爻）关系。象数派还把它推广到认为爻辞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按这种关系编写的，如虞翻，如尚秉和，这虽也自成一家之言，也有许多很有启发性的阐释，但基本上是牵强附会的，不符合历史。“以爻为人，以位为时”是王弼提出的，以之作为释《易》的方法也是由王弼开始的。这方法以后为程颐、朱熹等所继承，成为义理派的基本释《易》方法。今人的绝大多数注《易》著作亦采这种方法。它的成就是不能否定的。但应知道，它是王弼以后才采用的一种注《易》方法，以之为古已有之，认为《周易》卦爻辞的编纂时即已使用这一方法，它是《周易》的原貌，那就是一种混淆和错误。高亨《周易古义》摒弃这种方法，而用训诂方法径直解释卦爻辞本义，方法论上是正确的。本著亦采用这一方法。从统计上看，九五当位而正中，爻辞基本上是吉的，无论其与其他爻的关系是否承乘或相应不相应。但六五不当位，爻辞亦全是吉利的，亦无论其与其他爻的关系是否承乘或相应不相应。六十四卦中，九五共三十一卦，六五三十三卦，多于九五。《周易》时代无“九五”为帝位的观念，更无“九五”才中正大吉的观念。以刚为阳的属性，以柔为阴的属性这种观念也是没有的。这些是《彖传》和《小象》才有的释《易》体例，以之为《易经》编纂所用的方法，是错误的。

《周易》年代久远，对其本义原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以为是者，别人可能恰好以为非。以上所谓“问题”，只是一己所见。但通过比较、切磋，《周易》的注释和研究，将会出现更多的共识，积累更多的学术成果。这是可以肯定的。

六卦序

六十四卦的先后排列，最通行的是今本卦序：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

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
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
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
遯、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
损、益、夬、姤、萃、升、困、井
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
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以《乾》、《坤》为首，《既济》、《未济》居后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有另一种卦序，采用重卦方法，以三画的八卦为单位，将六十四卦分为八组，每组八个卦。上八卦的排列自左至右，依次为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下八卦的排列自上至下，依次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上列的乾，依次同下列的八个卦组合，得出：

第一横列的八个卦　乾、否、遯、履、讼、同人、无妄、姤
第二横列的八个卦　艮、大畜、剥、损、蒙、贲、颐、蛊
第三横列的八个卦　坎、需、比、蹇、节、既济、屯、井
第四横列的八个卦　震、大壮、豫、小过、归妹、解、丰、恒
第五横列的八个卦　坤、泰、谦、临、师、明夷、复、升
第六横列的八个卦　兑、夬、萃、咸、困、革、随、大过
第七横列的八个卦　离、大有、晋、旅、睽、未济、噬嗑、鼎
第八横列的八个卦　巽、小畜、观、渐、中孚、涣、家人、益
以《乾》卦开始，《益》卦结束

帛书的种卦序是一种机械排列。今本卦序则不是机械的排列。按《序卦》的说法，它也有其哲学的或义理的根据。但《序卦》是事后依据已成的卦序给以哲理和义理的解释，其解释大多是牵强附会的。究竟为何如此排列不可知。以《乾》、《坤》为首，以《既济》、《未济》结束，可能是有道理的；但中间的排列就很难

讲出理由。今本分为上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上经以《坎》、《离》结束，下经以《咸》、《恒》开始。这种分法应该是有道理的。按《序卦》的说法，《咸》代表夫妇，是人生人伦之始，与上经天地为万物之始，正好相应。也就是说，上经讲天道，下经讲人道。但这都是后起的说法，很难说是《周易》古经的思想。今本卦序究竟是依据什么理由编定的已经很难说明了。

汉代京房易学也有自己的排列方法，这里就不介绍了。

今本的卦序出现很早，《左传》记春秋时人引《周易》，已是此种卦序。但帛书《周易》卦序“自上而下”的排列组合观念在《大象》中有突出影响，其流行使用亦不会晚，可能是同时出现的。刘大钧《帛易初探》指出：今本卦序“可能是在帛书《易经》六十四卦顺序排列的基础上，按照‘二二相耦，非复即变’的原则，多数卦又作了新的排列。除《乾》卦居首不动之外，《恒》卦卦序居六十四卦之半，或能体现守中以恒，所以仍按旧卦序排列……由此猜想，帛书六十四卦似乎确应像于豪亮先生说的那样，是‘较早的本子’。”①拙著《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指出，《恒》居中，乃因“恒”为巫恒，巫的祖师爷，反映了《周易》对巫恒的崇拜，是《周易》之巫文化性质有以使然。由此，我亦肯定帛书《周易》卦序在逻辑上应先于今通行本，事实上两者是可能同时出现的。②

七　筮法简介

古代如何进行筮占，朱熹有一套说法，高亨又有一套说法。按朱熹的说法是这样操作的：

1. 蓍草50根，一根不用，实际只用49根进行演算——“大衍之数五十，其用

①刘大均：《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315—338页。

②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言实出版社2004年版，第68—72页、第115—117页。

四十有九。”

2. 将49根任意分成两部分——“分而为二以象两。”

3. 从任一部分中拿出一根夹在手指间——“挂一以象三。”

4. 将拿出了一根的那一部分四根一组地数——“揲之以四以象四时。”

5. 将最后所得余数（必为1或2或3或4根，不能为零），也用手指夹住——“归奇于扐以象闰。”

6. 再四根一组地数另一部分——再“揲之以四”。

7. 将这一部分的余数（同样是1或2或3或4根）也夹在指间——再“归奇于扐”。

8. 将三次夹在指间的蓍草合在一起（必为5根或9根）并置于一旁不再使用——再“扐而后挂”。

到此为止叫“一变”，此时只剩下49-5=44根或49-9=40根蓍草了。重新按上述步骤再演算一遍，叫“二变”，结果是剩下40根，或36根，或32根；再按前述步骤重复第三遍，叫“三变”。“三变”后剩下的蓍草数将是以下四种情况之一：

1. 9×4=36根，这叫九揲之数，称为老阳；

2. 8×4=32根，这叫八揲之数，称为少阴；

3. 7×4=28根，这叫七揲之数，称为少阳；

4. 6×4=24根，这叫六揲之数，称为老阴。

到此为止，初爻确定（《易传》叫“三变而成爻”。）：九揲或七揲（单数）之数，叫阳爻，记作“—”，八揲或六揲（双数）之数，叫阴爻，记作“--”。但同时规定：九揲和六揲之数分别叫老阳和老阴，都是“变爻”，即其爻性可能变化，故要加以标示；七揲和八揲之数就称为少阳和少阴，都是不变爻，爻性不可能变化。

像以上这样用49根蓍草再演算一遍，就得到第二爻——同样要标示是否为变爻。每卦有六爻，就要进行六遍，共3×6=18变，所以《易传》又说“十有八变而成卦”。

对于这里的六、七、八、九四个数字（叫四营），这样筮得的卦，叫“本

卦”（也叫正卦），如果其中含有一个变爻，则将该爻的爻性变换后所得之卦称为“之卦”（也叫变卦），筮得有一个变爻的卦，是要用本卦和之卦来表示是哪一爻，用其爻辞来确定吉、凶、悔、吝。例如《左传》上说“遇观之否”，就是指筮得本卦《观》卦，而第四爻为变爻，得之卦为《否》卦，因为两卦仅第四爻不同。“遇观之否”即以《观》第四爻定吉凶。此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乃大吉之卦。①

①据赵又春：《我读周易》附录(一)，《利用〈周易〉算卦的步骤》，岳麓书社2007年版，第408—409页。

【导读二】

《周易》的道德思想

中国文化从《周易》起，就把信仰引导到理性和人文的方向。它的性格是入世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仪型文王，万邦作孚。”“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些最早出现的命题都把天和人，信仰和理性、人文联系了起来。“德”指的即是人自己的修炼和作为。皇天、天命虽然是外在的超越的神圣的力量，最终决定人世的祸福与国家、政权的命运，但它以人的“德”为依归，关键在于人是否有德，是否修德。

一 《周易》的精神

在世界的几大文化系统中，中国以外，最著名的是基督教系统、伊斯兰教系统、印度教与佛教系统。这四大文化系统，思想特征有同有异。后三大系统都以信仰为基础，形成为正式的宗教。“因信生义”。没有对上帝、对真主、对释迦之超人性之“信”，其文化系统就不能生根，不能维持其生命力。佛教虽然是一种哲学，成佛在于自心，但它还是要出家，有寺庙和出家的僧人。它的性格仍然是出世的。中国文化不否定信仰，它的信仰表现为对上帝、天地与祖灵的两大崇拜。中国文化的根本价值系统，如德，如孝，如仁，如礼，都与这两大崇拜密切相关。这和其他三大系统是相同的。在《周易》中，我们亦可以看到这两大崇拜及人们对它的信仰之虔诚。如“王假有庙”，“享帝立庙”，“王用享于西山”，“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等等，都彰显上述两大信仰的地位。但中国文化从《周易》起，就把信仰引导到理性和人文的方向。它的性格是入世的。“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仪型文王，万邦作孚。”“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些最早出现的命题都把天和人，信仰和理性、人文联系了起来。“德”指的即是人自己的修炼和作为。①皇天、天命虽然是外在的超越的神圣的力量，最终决定人世的祸福与国家、政权的命运，但它以人的“德”为依归，关键在于人是否有德，是否修德。这个“德”对统治者，对君子，对一切担负着“牧民”之责的人来说，就是要时时刻刻关心小民的命运和利益。对君子个人，则是要夙夜匪懈，乾乾夕惕，时刻不忘成长自己的才德，以不负“牧民”治世的重任。《周易》一开始就展现了这种人文的精神，为这种人

①参阅金春峰：《德的历史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文精神树立起最初的典范。

不是到深山老林去修炼，求个人灵魂的解脱，而是为了完成人生的使命，完成自己之人之为人的责任，完成对家庭子女夫妻父母以及社会、国家的责任。这是《周易》显示的精神。人是社会的人；人生的舞台是社会国家，是自己所属的不能逃避的外在环境。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神圣的目标和义务。《周易》全书都贯注着这一精神，关于道德修养的思想也成为其论述的重心。

在《周易》看来，社会如果是风和日丽，只有美好而没有矛盾，只有好人而没有坏人，君子可能就不须修炼磨炼自己了，甚至君子本身也不须存在了。《周易》不是这样来看社会和人生的。在《周易》中，存在的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和荆棘丛生的社会。几乎在每一卦中，无论这卦的名称是什么，代表什么处境，它都给你一个险恶的环境，一个会犯错误的可能性，一个不进则退的处境，一种不是生就是死的的选择和抉择。人要在大风浪中成长，事业要在与危险、困难、黑暗的搏斗中完成。个人的修德是事业成功的基础。所以《周易》特别推崇两种道德精神。

首先是“自强不息”的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虽是《乾·大象》提出的，但确实概括了《乾》卦和《周易》六十四卦的基本道德精神。

在《周易》看来，一切事业的创造，困难的克服，危机的渡过，转祸为福，转凶为吉，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乾》卦中，君子之能在“九三”的危厉中转祸为福，安渡难关，不因此沉沦，并终能一跃入渊以图大举，即在于日以继夜，乾乾夕惕，奋发修炼；这“乾乾夕惕”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勇气一“跃”而入渊，也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跃”意味着拼搏；不如此，也许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九五“飞龙在天”，这“飞”更是一种拼搏，一种强力的全身心的奋斗。缺乏自强不息的勇气，自信不足，自强的准备和力度不够，是不可能“飞”起来的。

《坤》卦讲宽容、顺从，但它是有原则、有目标、有理想的宽容和顺从，故也立足于“自强”精神之上。《屯》卦讲建诸侯；《蒙》卦讲出征，“利御寇”，“以果行育德”；《讼》卦讲争讼；《师》卦讲战争；《困》卦讲坐

牢受苦，百折不回；《泰》卦讲“拔茅茹”，“包荒”，渡河；《鼎》卦讲“力小而不胜任”的挫折；《既济》卦讲渡河的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危险；《旅》卦讲旅途的“旅焚其次”……所有这些都昭示，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到处都充满困难、危殆的，不自强就是死亡。所以“自强不息”是充溢于六十四卦的基本道德精神。

第二是“厚德载物”的精神。“厚德载物”是《坤·大象》提出的。但《坤》卦的确表现了这种道德精神，如“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不习”就是不停止，不间断的努力，和《乾》的“自强不息”是对应的。“直”是不邪曲，表里如一，按自己的内在潜能发展和表现自己。“方”是原则性，不圆滑，有棱角，应该如何即是如何。“大”是宽容，所谓“有容乃大”，百川竞流而不相害，万物并育而不相伤。这种“厚德载物”，非有“自强刚毅”的精神为之支撑，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自强刚毅”如非有温柔敦厚、厚德载物的精神为之辅益调剂，也不可能完成其开辟、创造的勋功伟绩，取得圆满的成功。《系辞》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这段话所指出的正是这一要点。这也就是贯彻于《周易》全书的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的精神。

今天，虽然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这两种基本道德精神仍然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二　特别推崇的几种道德

除了以上两种道德精神，《周易》特别加以推崇的德性有恒、谦和诚信。

“恒”在《周易》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已知的《周易》两种早出卦序中，无论通行本卦序抑或帛书卦序，“恒”都居于中心的地位，即第三十二卦。这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周易》对“恒”的景仰与崇拜。这与它的巫文

化背景有关。

在巫术文化传统中，自殷以来，最权威和最高的巫叫“巫恒”。巫恒是巫的祖师爷。《周礼·司巫》：“国有大灾，则帅群巫以造巫恒”，也就是去祭拜巫恒，请求巫恒的护佑。帛书《系辞》：“易有大恒，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通行本“大恒”改成了“太极”。“太极”是抽象名词，不知指什么。“大恒”却指伟大的“恒”德。意思是说，因为《易》有巫恒那样最伟大的恒德，因而能产生两仪四象八卦这样的算卦系统，回答人们吉凶祸福的提问。要想占卦灵验，占问者个人也首先要具有恒德——虔诚专一的品德。孔子引述南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恒》卦九三爻辞说：“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都说明“恒”对于筮占和一切事业的重要。

“如日之升，如月之恒。”月亮的阴晴圆缺是极有恒的。巫在古代主要也是女巫，女巫是巫文化的主导力量。殷代的大巫巫恒很可能就是一位女性。由巫文化之恒德引而伸之，恒在《周易》中被推广为普遍的德行。以后，《彖传》把“恒”提高为宇宙赖以运转的根本德性。《老子》中，恒也受到崇拜。通行本《老子》五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郭店楚简本文字为：“致虚，恒也；守静，笃也。”老子崇尚虚、静，虚静的极致就是恒，就是笃。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恒”被认为是“士”独具的高级品德。《恒》卦的爻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意思说，不具恒德，做事做人总是会要丢脸蒙羞的。《恒》初六说：“浚恒，凶。”《恒》上六说：“振恒，凶。”浚恒和振恒都是对“恒”的不敬。这都是凶的。“恒”这种道德，要求做人做事要持之以恒，有恒心，有毅力，不三心二意、一曝十寒、半途而废。《周易》把“恒”德凸显出来，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周易》亦崇尚谦德。“谦”之为卦，就是虚而能受之象。山本在上，现在却自居于下，地本在下，却被山置于其上。就人事言，就是贵而能下民，高而能下贤。《尚书》中，周初的政治家总结殷人失败亡国的教训和周人胜利的经验，特别提出重视小民、倾听下民呼声的重要，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统治者要放下身段，到老百姓中倾听他们的疾苦和意见，这就是谦虚。

“满招损，谦受益。”谦成为从政和做人最重要的德行。在《周易》六十四卦中，从卦辞到爻辞，无一不吉的就是“谦”。《谦》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谦》六二：“鸣谦，贞吉。”《谦》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谦》六四：“无不利，撝谦。”《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谦》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这告诉人们，只要真有“谦”德，即可无往而不胜。

与谦性质相近的《升》卦、《损》卦、《泰》卦也是吉的。

中国文化最重视能得人缘，认为最能使人受益成功的，莫过于“谦”这种品德了。使人忌恨的，莫过于骄傲这种品德了。

《泰》的卦象是天地交泰。天在下，地在上，阳在下，阴在上。《庄子》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万物生焉”也可解为“万利生焉。”“泰”就是和谐、通泰，所谓政通人和。和谐的前提是，在上面的东西能自觉地到下面，屈尊于下，也就是“谦”。

《周易》是最早把谦德提到重要位置的著作。

《周易》特别重视诚信、信实这种品德。

《中孚》卦专门讲诚信的重要。《说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孚”的本义是孵化。诚信乃引申、假借义。有小生命要孵发出来为“孚”，故从爪从子。“子”，小生命也。“爪”，生小牛小马都是腿爪子先出来。《中孚》的卦形有类如此，中间两阴爻如腹中之有物——生命。实有其物要出来，且一定会出来，故为“有孚”，故是实诚。卦辞讲“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为何讲“豚、鱼”？因为豚鱼之“孚”(孵)是最为守时、最为实诚的。太平洋的鲑鱼，每年一定要回到阿拉斯加陆地的淡水河上游产卵，历尽艰险，百折不回。瀑布、急流，它们一跃而上，熊的血口在等着，但它们毫无畏惧，可谓前仆后继。达到目的地，卵产完了，即结束生命，在河中死去，可谓“生死以之”。小鱼出来了，又游回到大海，然后再回来产卵，年年如是，代代如是，绝不改变。这是何等的实诚！长江的中华鲟，亦复如斯，一代一代，一定要到三峡上游产卵，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它们。河豚亦每年要从海里回到长江下游产卵。

故豚、鱼是实诚有孚、无限艰贞之榜样。筮得本卦真能如豚、鱼一样，一定是吉的，能“利涉大川”做大事的。《中孚》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荀爽、虞翻曰：“虞，安也。”“虞吉”译为“安则吉”，“安守（诚信）可获吉祥”。程颐曰：“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后从也。虽有至信，若不得其所，则有悔咎。故虞度而后信则吉也。既得所信，若‘有它’则不得其燕安矣。”认为“虞”是料度、戒备。实际上，这里“虞”为“驺虞”。《诗·召南·驺虞》：“于嗟乎驺虞！”“驺虞”是当时传说中的义兽。《毛传》：“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有它不燕”，“有它”即有祸害。“燕”，安宁；“不燕”，不安不宁。《诗·小雅·巧言》：“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它即蛇。蛇蛇即“讹讹”。焦循《孟子正义》：“盖言辞不正，欺罔于人，自夸大之貌。”“有它不燕”，意为如有欺诈、不实诚，则“虞”会不安宁。《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鹤在树阴处鸣叫，小鹤声声应和，盖有真爱——母子之爱存乎其间也。我有好酒（“爵”，美酒），和你一起分享。盖有真诚友情存乎你我之间也。这都是实诚的结果。

《周易》的许多卦都讲到“孚”，凡能“有孚”的，凶可以变吉，否则吉也可变凶。如：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有孚”是条件和前提。“有孚”则光亨，能亨于上帝，能涉大川，完成众人齐心努力的大事。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比”是亲比，团结内部，但必须团结人的人有诚信，才能达到团结人的目的。

《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小畜》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小畜》讲改过，改正错误，自新其德。诚信都是基础。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办成的，多大的困难也有战胜的希望，关键在是否有诚实的心。

《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要获得“大有”，不能离了诚信。

《随》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随有获”本来是凶的，因有诚信，事情就转化为平安了。《随》九五：“孚于嘉，吉。”因为

诚信，得到欢心，有了最好的收获。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用酒灌地迎神，没有献牲，但因了虔诚之心，得到了神的欢心和回报。

《坎》：“有孚维心，亨。”遇到坎险、坎坷，因了诚信和诚心，就变得顺利了。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家庭和谐，治家有道，由诚信而树立起权威，是最关键的。

《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元夫”，早死的丈夫，因为诚信守节，虽然处境可怕，但平安无事。

《解》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解”通懈，松懈了，但因为在小民中有了诚信，局面转危为安，转凶为吉了。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一些事会对自己造成损害，但因了诚信，就平安了，祭祀也可只用“二簋”。

《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即便本来是凶的事，因为诚信，也能得到“公”的信任。《益》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诚信使我心我德都得到实在的恩泽。

《升》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因为有诚信，禴祭意为薄祭，祭品不丰厚，也“无咎”。

《革》卦讲变革改革之事，诚信更加重要。卦辞：“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已日”是祭祀之日，到这天有了可信的验证，于是举行大祭，告以改革之事而顺利进行。《革》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进行征伐是凶的，贞问也是凶的，但“革言三就”，终于取得了信任。《革》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有了信誉，进行改革，取得了好结果。《革》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虎变”是本质的表里如一的改变。这不必占问，一定是吉的。

《丰》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碰上日食这样的可怕灾变，通常会得“疑疾”，神经失常，但借着诚信无邪之心，灾难平安地过去了。

《未济》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君子"之所以享有光荣，全因为有诚信。

要之，在《周易》卦爻辞中，"孚"的地位与作用十分凸显。这是生活经验的反映，也是《周易》对诚信诚实之重要的自觉的认识与强调。

儒家以后特别讲仁，讲义，讲忠，讲孝。老子特别讲慈，讲俭，各有侧重的方面，但《周易》以上所讲，却是各家都强调的，是中国人之最普遍的德行。

三　几种人格典范

《周易》特别推崇几种精神人格，以之为道德和学习的典范。

首先是为理想而献身，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人格精神。这在《困》卦有集中的表现。

《困》卦，一般的注释都只看字面的意义，甚至字面的解释也弄错了，至于精神则完全不能体会。《大象》画龙点睛，把它的精神揭示了出来，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就是舍弃生命。"遂志"就是达成理想。《困》卦全卦所讲是坐牢，被拷打，由坐牢而家破人亡之事。但在《大象》看来，他经受这种种折磨苦难，始终不屈服，不妥协，宁肯牺牲生命，是因为他要成全自己远大崇高的志向，有如后世所谓"坐牢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困》卦辞说："贞，大人吉，有言不信。""大人"就是孔子所讲"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大人"，因其和天命、圣人并称，是具有伟大崇高人格的人，不是权势上的大人。牢狱之灾对所有的人都是不吉的，但卦辞说对"大人吉"。为什么？因为他是为"有言不信"而去坐牢的。他的主张没有得到采信，没有得到权势者的接受，也没有得到老百姓的觉醒的理解和支持，他为此而去坐牢，这坐牢是他的光荣。有如殷纣时期的王子比干和箕子，有如谭嗣同、孙中山。王子比干谏殷纣暴虐乱政，被剖心。箕子亦为此而被囚。谭嗣同则因维

新变法，等着清政府逮捕，到菜市口就义，说世界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中国的变法也要用血才能唤醒国人，所以宁愿把自己的血流出来以警醒国人。他们都是因“言”而获罪的。《困》卦的灵魂就在这里。大人不是因为杀了人，犯了抢劫或其他种种罪行，是为了“有言”才坐牢的。

历史上这种“大人”很多。耶稣被罗马统治者逮捕，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因为“有言不信”。他传的“道”罗马人以为是大逆不道。中国东汉末年太学生清议，北宋末年太学生要求抗金而致罪，南宋“六君子”因为上书而被流放，明末东林党人和权奸阉党的斗争，都是因言获罪。清末，邹容写《革命军》，宣扬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被清政府逮捕入狱，英勇不屈，为此而献出生命。孙中山“伦敦蒙难”，几乎被处死，也是因为宣传三民主义，要推翻清政府。方志敏写《可爱的中国》，宣传推翻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独裁统治被杀头。所有这些为一种真理，一种进步的主张、思想、言论而受罚、坐牢、被处死的人，都属于“有言不信”罪。《大象》的作者读懂了这一点，与编纂者心心相印，才写出了“致命遂志”以解释“有言不信”；《困》卦也因了《大象》的破题，把它埋没了的光辉，重新显现了出来。《彖传》说：“‘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王弼说：“处困而言，不见信之时也；非行言之时，而欲用言以免，必穷者也。”近代的种种注释，说：“筮遇此卦，所闻之言不诚，故曰有言不信。”或：“‘言’通‘愆’，咎害。‘信’通‘伸’。有言不信，有话不说出去。”“诚信为人所疑，就是最大的困。”如此等等。可以说没有一种注释是从《大象》的高度解出了卦的意旨的。

孔子论殷之“三仁”，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困》卦可能是以此历史事件作背景写出的。以后帛书把《困》卦作为“困”能锻炼人的教材。司马迁曾因言获罪，在牢狱受腐刑。在《史记·叙》中，他慨然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膑刖足，厥有兵法。诗三百，大抵皆古昔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这是继承和发挥了《困》卦的精神的。

为理想、思想、言论而敢于坐牢、牺牲，这是《周易》树立的第一种光辉人格精神。

第二是独立不惧、遯世无闷的人格精神。《大过》卦集中体现了这种人

格精神。

《彖传》说："《大过》，大者过也。"认为太刚直了，是一种"过"，应该顺从、柔逊乃亨。现代的解读，有的说："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事物的发展有时将导致阳刚过剩，阴柔极弱，或主体因素过剩，附属因素极弱等情形；于是生态失调，物象反常。这就是《大过》卦所揭示的'大为过甚'的事状。"有的说："大过卦讲如何对待死亡的问题。大过为埋卒之象。上兑为泽，象征墓穴，下巽为木，象征棺椁。"这些都未能正确解读《大过》的精神。《大象》说："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独立不惧，遯世无闷"才真正是"画龙点睛"，把《大过》的用心揭示了出来。《大过》全卦的卦爻辞即是以种种形象说明这种人格的。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白茅喻君子。白茅本应作为祭祀铺地之用，现在用于铺补屋顶，为一般茅草所压。遯世之象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被恶劣条件折磨而枯干的枯杨倔强地活着，终于又焕发了新的生命活力，所谓"谈笑面对坎坷景"、"横心此路走到底，倒霉英雄亦千秋"，独立不惧之象也。"能忍十年长孤独，何惧几月暂隔离。梅花欢喜漫天雪，松柏岁寒志不移。"遯世无闷也。《周易》作者十分欣赏这种人格，断之为"无不利"。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隆"，隆起，突出、凸显。大厦变故，独木支撑，独立不惧之象也。一个家庭，中年丧夫或出事故，妻子、母亲独力承担家庭生计，这亦为"栋隆"。此种变故由意外横祸所引起，此即"有它吝"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老妇得少男，在古代社会亦为稀奇不易被接受之事，老妇敢于如此，独立不惧之象也。老而以爱情为乐，遯世无闷之象也。管它别人指背心，我自独立向前行。"无咎无誉"，更凸显了独立不个惧的勇气。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头被水淹了，凶象。但明知如此而过涉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独立不惧之象也。

《大过》通过以上种种形象说明它推崇的一种人格，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是极为宝贵的。《左传·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

事上，上所以共神也。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舆，舆臣隶。”在《周易》编纂时的宗法氏族社会中，每个人都生活在身份、地位固定的等级结构中。对上面，他是奴才；对下面，他是主子。有如鲁迅所描绘的阿Q，集主子与奴才与一身。但在这种文化中，“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护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①《大过》卦在周初即把中国文化的这种脊梁树立起来，这是了不起的。

“枯杨”在中国文学中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形象。《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杨柳是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生命美满幸福的象征。《红楼梦·好了歌》：“衰草枯杨，曾是歌舞场。”“枯杨”是繁华不再、家道与生命衰败凋零的象征。庾信《枯树赋》：“昔我种柳，依依江南。今我还归，老树枯杨。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杨引发生命枯竭的感叹。《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李白《劳劳亭歌》：“金陵劳劳送客堂，蔓草离离生道旁。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引发的是无限离愁。韩愈《枯树》诗：“老树无枝叶，风霜不复侵。腹穿人可过，皮剥蚁还寻。寄托惟朝菌，依投绝暮禽。犹堪持改火，未肯但空心。”②热情讴歌了枯树不死的耿耿忠心。而唯《周易》的“枯杨”充满活力生机。何以如此？盖有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之精神存于胸中也。这是《周易》创造的一光辉形象、光辉典范。

第三是勤劳王事，尽忠职守的人格精神。《蹇》卦集中表现了这种人格精神。

初六：“往蹇来誉。”勤劳王事，风尘仆仆，得到了荣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夙兴夜寐，一心一意都在王事上，没有丝毫个人私利的图谋。

九五：“大蹇朋来”，勤劳王事，得到众多的朋友。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勤劳王事，得到丰厚硕大的成果。

在中国历史中，周公受到极大尊敬，诸葛亮也受到极大尊敬；因为两人忠

①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韩愈全集校注》第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45页。

贞为国，事必亲躬，“一握发，三吐哺”，坐以待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勤劳王事的典范。这种品格也是《周易》所首倡的。

《履》卦也表现了这种精神。

六三：“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说：“惟武人之效力于其君，其济则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是当勉为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认为爻辞所说的“武人”是如楚国莫敖大心一样的以死拯救国家危难的人。《战国策·威王问于莫敖章》说：“昔者吴与楚战于柏举。两御之间，夫卒交。莫敖大心抚其御之手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国亡之日至矣。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若摔一人，以与大心者也。社稷其为庶几乎！”在吴王伐楚的战争中，兵卒交锋，楚国将败，千钧一发之际，大心奋力而出，以救危局，为此而献出了生命。“武人为于大君”即指这种武人。

《诗·兔罝》：“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肃肃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歌颂的即是这种武人。

《诗·荡之什·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申伯就是这种典范。《诗·荡之什·烝民》：“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仲山甫亦是这种武人的典范。

唐代韩愈写《争臣论》，对当时的谏议大夫阳城进行猛烈批评。阳城在乡里博得众口赞誉，被荐于朝廷，任谏议大夫言官之职；但任职五年，有如“括囊，无咎无誉”，对政事无一建言与批评。韩愈引《周易·蹇》“王臣蹇蹇”进行批评，指出既当王臣，就应勤勉本职，兢兢业业；当言官，就当努力直言进谏。《周易》创造的这一形象，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很正面的。

第四是坚持原则、犯颜直谏的人格精神。这在《蛊》与《明夷》卦中有集中的体现。

什么叫“蛊”？风落山、女惑男谓之蛊；粮食谷子起虫谓之蛊。汉武帝时，

宫中后妃钩心斗角，以巫蛊诅咒情敌政敌致死。武帝大开杀戒，兴起巫蛊之狱，卫太子都不能幸免。女惑男，如褒姒、妲己，如晋献公之骊姬。《蛊》卦“干父之蛊”，“干母之蛊”，就是儿子挺身而出，对父母的蛊惑犯颜直谏。按以后儒家的孝道，儿子不应这样做以伤父母之欢欣。太子申生就是如此，宁可自己去死。《周易》则提倡“干父之蛊”、“干母之蛊”。

《明夷》卦创造了一个“明夷”形象。它带着创伤，垂翼飞行，在南狩时受到致命的打击，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它是为政治的重现光明而自觉牺牲的。“箕子之明夷”，更点出了这卦的史实。那牺牲的当是王子比干和被囚的箕子了。

第五是处变不惊，奋勇向前的人格精神。

雷震或地震古人都认为是上天的示警。《国语·周语上》：“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说这是政治上的昏暗引起的。《诗经·节南山之什·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面对这样的天谴、大难，《周易》提倡临变不惊的镇定。《震》卦辞：“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状写主祭人临变不惧，没有失落匙中的香酒。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更重复了这一形象。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震雷很厉害，镇静处之，没有什么灾害。

《既济》卦则表现奋勇向前、义无反顾的精神。“既济”，既已渡河，没有退路，那就拼命向前，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车子陷下不动了，就拖着轮子前进；尾巴濡湿了，不要管它，只管向前渡去。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丢掉了“茀”——“首饰”，虽然是贵重之物，也不管它。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像高宗伐鬼方一样，坚持下去，终于取得了胜利。上六：“濡其首，厉。亨，小利贞，初吉终乱。”“乱”者治也。既便水漫到头部，很危险了，也只管前行，终于取得好结果。

最后，是追求精神或生活自由的人格精神。这就是《蛊》卦提出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其”指“不事王侯”这种行为。《周易》认为这样做是高尚的。这树立了一种典范、一种价值追求，它和勤勉王事、鞠躬尽瘁一样，受到后世的肯定。《论语》中，长沮、桀溺等所谓避世者是这种典型，庄子是这种典型，西汉的“商山四皓”，东汉的严陵，魏晋的竹林七贤，晋代的陶渊明，可谓不绝如缕。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但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他们体现了一种正气。面对世俗名利以及家世、舆论的压力，只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精神境界才能与之抗衡，否则就极易沦为虚伪、软弱的精神状态流为阿Q精神。

《后汉书·逸民传》赞这样的隐士逸民说：“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扬雄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违患之远也。光武恻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徵贲，相望于岩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选逸民天下归心’者乎！”赞陶渊明，谓：“厚秩招累，修名顺欲。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养粹岩阿，销声林曲。激贪止竞，永垂高躅。”《晋书·隐逸传》范仲淹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里盛赞东汉严陵，发挥说：“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指同卧时严以腿压光武），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夙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①反映了这一形象在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传统中的深远影响。

综合起来看，《周易》的卦爻好像是一些零零碎碎的残编断句，一些大家不屑一顾的求神问卦、吉凶占辞的记录，但谁能想到，它竟树立和创造了如此多的光彩夺目、正气凛然、具有崇高气质与人格魅力的典范形象。而这就是《周易》的真正的价值和灵魂。

①《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范仲淹全集》上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65页。

四　怎样修德？

《周易》总结了精神与道德修养的种种经验。这在《小畜》、《大畜》、《履》、《豫》、《复》、《益》、《损》等卦中有集中的论述。

《小畜》讲小德要畜，小恶要除，不要等到变成大恶顽疾。《系辞》说："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小畜》即阐明这一道理。初九说："复自道，何其咎？吉。""何"通"荷"。自己在走错的道路上改正回来，自己承担犯错误的咎责(不诿过)，是好的。九三说："舆说辐，夫妻反目。"舆是车子，也指车厢。"辐"，车轮的辐条。"说"同"脱"。车子脱离了车轮子，无法走了。夫妻反目成仇，家亦破裂了。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谓"恶不积，不足以陨身"。要是及早改正，何至于有车毁人亡、夫妻不和的不堪回首？！六四说："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诚心诚意地修德，去除"血气之勇"，赶走放荡之习，不会有过失。

《大畜》讲改变气质的重要。爻辞出现的牛、良马、豶豕、童牛，语义双关，既是大家畜，又是畜德者之象。卦辞："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朱熹曰："不家食，谓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就是到外面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在其中"日新个人之德"。初九："有厉，利已。""厉"，严峻的处境。以此严峻处境磨砺自己的才德。九二："舆说辐。""说"通为"悦"。"舆"悦"辐"，意指团结合作，就能负重致远。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良马逐"像良马一样在驰奔中锻炼自己；"日闲舆卫"，以修德——"文德"代替武力相向的压服和敌对。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牿"通"梏"，童牛已长大，安放起了横木，负起犁田与架车的重任了。佛教有牧牛图，示意人如何像只野牛，经过佛教教化而循规蹈矩，皈依佛教。这牛已自觉地给自己戴上了那个成熟、负责、告别了野性的标志。爻辞所指示的，正是如此。

《履》卦讲切实下功夫实行践履的重要。卦辞说："履虎尾，不咥人。亨。"像踩着老虎尾巴一样勇敢践履，不怕它"咥人"，真敢这样做，老虎也真的没有咬人。这就是亨通。初九："素履，往，无咎。"像日常生活一样地切切实实在践履的基本功上下功夫。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道德践履的路光明平坦，连幽人——见不到光明、丧失自信的人也可以受到鼓舞而获益。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瞎子能够重见光明，跛子能重新走路，都是坚持实践锻炼的结果。"履虎尾，咥人，凶"，处境虽然凶险，但为保护大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惜牺牲生命，履行职责。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认真实地研究事情的吉凶祸福，实地作做履功夫，会迅速(旋，旋即、迅速)得到好的结果。

《豫》卦提出宴豫享乐中的修养问题。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成"通诚。《诗·我行其野》："成不以富，亦祇以异。""渝"是改变，诚心诚意地改正，即便陷得很深了，也能改过来。顾炎武《日知录》卷一："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殁于祇宫。《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圣人虑人之有过不能改之于初，且将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虽其渐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犹可以不至于败亡。以视夫'迷复之凶'，不可同年而论矣。故曰：'惟狂克念作圣。'"很好地解释了爻辞的精神。

整个《复》卦是讲改过的。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不远复"，陷得不深，错误的路走得不远时就回头。无祇悔，元吉。《易系辞下》论此爻辞，以颜渊为喻，说："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即"不远复"之意。六二："休复，吉。"能长久地回到正道，"吉"。六三："频复，厉，无咎。"屡改屡犯是不好的，"厉"，下决心重视对待，解决之，"无咎"。六四："中行独复。"众多犯错之人中，有勇气独自回头，这是好的。六五："敦复，无悔。"老实地回归正道，无悔。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陷于过错罪戾而不知回头，深受迷惑。以此而行军打仗，就会大败。

《益》卦讲闻过则改，有善则迁。爻辞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周振甫《周易译注》指出，这是讲周公东征回来改迁殷民之事。之所以改迁，即有鉴于管叔蔡叔伙同武庚叛乱之经验教训，知错而改之。①

《损》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引历史事例解释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下》）'子路有闻，未之能行，惟恐有闻'（《论语·公冶长》）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阴，皆是道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为政者玩岁而愒日，则治不成；为学者日迈而月征，则身将老矣。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为言，遄之谓也。故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

这些卦所讲修德之经验、教训，在今天亦是很有价值的。

① 周振甫：《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46页。

【导读三】

《周易》的社会政治思想
——忧患意识与民本思想

《周易》并非直接阐述社会政治思想的著作，但从卦爻辞中仍可看到当时社会国家制度的一些特征和政治、刑法等理念。

一　社会国家组织

《周易》并非直接阐述社会政治思想的著作，但从卦爻辞中仍可看到当时社会国家制度的一些特征和政治、刑法等理念。

卦爻辞显示，这个社会有王，是最高统治者，又称大君；下面有公，有诸侯，有臣；社会组织有“宗”，“同人于宗”。有邑，“自邑告命”。邑下面分户，“邑人三百户”，一个邑有三百户人。“户”是一个家庭单位，有父母有儿子。他们多数应该是劳动者。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生活，在农村应该是农奴或农民一类的人。卿大夫有采邑，是大君或诸侯分封给他们的。邑中的农户应该是卿大夫的农奴。

“王假有庙”，“王假有家”，“享于帝，立庙”。王的“家”，就是他的“社稷”，他的“国”。“家”“国”合一，是宗法制国家。

“王”出现的场合，或是祭天，或是祭庙——祭祀祖先。宗庙既代表他的国家政权和统治权，又代表他的宗族，代表他是大宗的家长。这与殷周、周初的情况很符合。王的统治权力自称来自天命。他是“天子”，“庙”是他统治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象征，家国一体，“家天下”，故亦在庙中祭天、祭上帝。

人群分为君子、大人，小人、臣妾、童仆。大人小人是两个阶级。按周代礼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许多卦都是君子小人对讲。如“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君子乘舆，小人剥庐”。《困》与《噬嗑》都讲刑罚、牢狱；但《困》是专讲“大人”的，“大人贞吉”。他们的获罪是因为“有言不信”，犯了言说罪，如殷之王子比干，纣之叔父箕子。《噬嗑》讲刑罚，打屁股、荷枷、劓刑、刖刑等，则似乎是专对小人的，此卦亦是小人之卦。《系辞》说：“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

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认为这卦是专指小人的，这应是符合《周易》原意的。

礼的等级制是严格的。鼎这种礼器就是身份等级的象征。鼎又有等级，尊贵的有“黄耳”、“金铉”、“玉铉”。“鼎折足，覆公悚”，说明它是“公”这一等级的大贵族使用的。

祭天的大祭为郊祭、禴祭等。

社会生产，有农业，“耕而获，菑而畬”。有畜牧业，养猪、养牛、养马，特别重视马，如“利牝马之贞”，“晋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良马逐”，“月几望，马匹亡”，反映马在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畜牝牛吉”，“童牛之牿，吉”，“其牛掣”，反映了以牛服役的情况。

有制陶业，且水平不低。“鼓缶而歌”。“缶”可以作乐器。西北关中、甘肃地区史前即有高水平的彩陶。周的制陶术继承了这一遗产，“缶”仍然可以为乐器。

有商人，“旅焚其次”。

统治机器有监狱，有刑罚，有听讼者。《周礼·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者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投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困》卦“困于石”，即桎梏而坐诸嘉石。“据于蒺藜”，反应服劳役之苦状。这印证《周礼》所述有古老的根源。刑罚有剠、劓、刖、宫、杖等。

有争讼，讼狱。“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争讼是田产的分封。

有战争。王出现的另一重要场所是战争征伐。《师》：“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离》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武人有重要地位。“武人为于大君”，“童蒙，吉”。“童蒙”即披戴甲胄的年轻人。“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金夫”即披甲和配戴武器的人，“不有躬”，不亲身参加，“无攸利”，无所利，一定要自己参加。

“长子帅师，弟子舆尸”，战争似乎以宗族为单位。“同人于宗”，可能也指战争。

二　内圣外王的一体两面

从政治理念看，内圣外王的一体两面这一贯穿于以后儒家思想的基本点，在《周易》中已有清楚表现。

就内圣言，上章所讲道德和人格，首先都是对为政者的要求。谦德，按《周易·大象》的说法是“衰多益寡，称物平施”，要求统治者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要照顾弱势和贫穷的方面。恒德也首先指政治上的持之以恒，如有益于国与民的事能持之以恒地实行，恩惠能持久地普施，公正和仁慈能永恒如斯。诚实可信赖的品德也首先是政治上的，如言必信，行必果，奖和罚一定照许诺的付诸实行。而政治的清明，也首先有赖于为政者的这种优秀品质。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当纣之世与文王之盛德也。”（《系辞》）就是说，《周易》是目睹和总结了殷纣灭亡和周之新兴的历史经验，把它加以升华和总结而出现的。这虽是后来的说法，但《周易》一些卦爻辞的确反映了这种意识，如《乾》卦讲“君子乾乾夕惕”，《豫》卦讲“冥豫凶”，这些既是就个人修德讲的，又是就政治讲的。

《尚书》提出“天命无常，惟德是辅”，“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认为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不恤鳏寡，不恤小民，沉醉于个人的享乐，同时不能小心翼翼敬事上帝，因而“天命”就转移了。皇天之所以把“牧民”的责任交给另一个部族首领——文王，是因为文王能关爱小民，以小民的福祉为福祉。“天监在上”，王的一举一动，上天都在主宰和监视着，不能有半点松懈。“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只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乐而不忘忧，时刻乾乾夕惕，兢兢业业，不忘下民之疾苛，不忘施政的勤

劳，才能保持国运的长久。这种警惕和“不忘”，就是忧患意识，它是《周易》之根本思想。

《周易》也总结了许多具体的为政经验。如：

《师》卦讲“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舆尸凶”，“师出以律，否藏，凶”。指出对战争的态度应非常谨慎。《渐》卦讲战争带来的夫妻分离的痛苦。《蒙》卦讲“利御寇，不利为寇”。因为战争总是要牺牲许多人的生命，慎而又慎，是重视民之生命财产安全的表现。

《革》卦讲改革的必要与艰巨，不能轻率进行。初九：“鞏用黄牛之革。”《说文》：“鞏，以韦束也。”“韦”是皮革皮绳。黄牛之革是最为结实的，但如何能得到黄牛之革？却非简单容易之事。要有适龄的黄牛，要严格遵循制革的复杂工艺与流程，缺时日，缺火候，就不能得到“革”。改革也是如此。六二：“巳日乃革之。”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解释说：“朱子发读为戊己之‘己’。天地之化过中则变。日中则昃，月盈则食，故《易》之所贵者中。十干则戊己为中，至于己则过中而将变之时矣。故受之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当过中而将变之时，然后革而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为变改之义者。《仪礼·少牢馈食礼》：‘内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宁，自变改，皆为谨敬。’而《汉书·律历志》亦谓：‘理纪于己，敛更于庚’是也。”改革是绝不能轻率从事的。

《屯》卦讲武装、城防的重要。

《比》卦讲团结亲比要有原则。

《泰》卦讲上下沟通，才能政通人和。

《否》卦讲闭塞沟通之路的危害。

《晋》卦讲勤劳政事，锡马繁庶。

《鼎卦》讲任贤，知人善任。指出“鼎折足，覆公悚，其形渥”。帛书《易说》解释说：“此言下不胜任也。非其任而任之，能无折乎！下不用，则城不守，师不战，内乱口上，谓‘折足’。路其国，芜其地，五种不收，谓‘覆公悚’。口养不至，饥饿不得食，谓‘形渥’。”又指出“鼎玉铉，大吉”。帛书《易说》解释说：“明君立政，圣贤弼之，将何为而不利，故曰大吉。”

此外，像《涣》卦讲刷新政治，重聚民心等等。这些卦反映的具体经验都是可贵的。

三　民本思想

《周易》贯穿着民本思想。许多卦、卦象、卦爻辞都有民本思想，有对民疾苦的关心。其中《临》、《观》两卦集中讲君民关系，民本思想更为显著。

《临》卦九一、九二讲“咸临”。“咸”假借为“诚”。《书•无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咸，读为诚。”《召诰》：“其丕能诚于小民。”《大禹谟》：“至诚感人，矧兹有苗！”“咸”，“和恰”、“坦诚”之意。“和恰”、“坦诚”，从心理言就是“感”，正好与“咸”卦呼应。所以《临》卦讲临民行政，都以关心关爱为基础，以惠民为基础。六三讲“甘临”，指物质利益的照顾。六四讲“至临”，亲自视察。六五讲“知临”，讲沟通。上六讲“敦临”，态度诚恳、实在。这些都是民本思想，目的是求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

《观》卦讲如何展现国君、君主的政绩。九五“观我生”，上九“观其生”，即观民之生，观民之性。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以乡观乡，以家观家，以国观国”。自己有什么需求、愿望，想到民也一定有这样的需求、愿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如此“观我生”，“观其生”，就生生相通了。《诗经》说：“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孟子解释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又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孟子发挥的即是这一精神。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在《观》卦看来：政事的好坏，不是别的，全在于王的一身。国家政治好了，光荣和敬重都会归于王。政治坏了，民不聊生，王亦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损》、《益》两卦强调损下益上谓之“损”，损上益下谓之“益”。对老百姓盘剥搜括，加重赋税徭役负担，就是损下益上。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所作的就是损下益上，孔子叫学生齐声攻击、反对。孔子的为政思想，如“节用”、“使民以时”、宽徭薄赋，可以说是《损》、《益》两卦精神的继承。

《损》上九：“弗损益之。”顾炎武《日知录》卷一解释说：“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不违农时，荐牲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所谓‘弗损益之’者也……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铁钺，所谓‘弗损益之’者也。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道在是矣！” 孟子见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

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周易》不一定达到了这种水平，但“勿损益之”，是可以引发这种解释的。

民本思想是古代的一种进步的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政治思想，它虽然是以统治者唯一有权和被统治的民绝对无权为前提，但在“民主”思想不可能出现和实行的历史条件下，比之残民以逞的暴政、虐政，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应该肯定的。

【导读四】

观象进德
——《大象》的思想

《大象》六十四条象辞，极简明精辟地概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智慧，在中国文化与思想道德的建设中，发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极有深度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

一 《大象》早出

《周易》由经、传两部分组成。《经》指六十四卦及卦辞爻辞。《传》指《大象》、《小象》、《彖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是诠释《经》的著作，称为《易传》。《大象》、《小象》、《彖传》（上下）、《系辞》（上下）加《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称“十翼”，基本上成于战国；但《大象》似乎更早，早于《彖传》、《系辞》等。

《大象》、《小象》合称《象传》，但《小象》的诠释体例和思想，和《彖传》一致，称《小彖》更为合适。

本书认为《大象》早出，有三点理由：

(一)它述重卦方式基本上是自上而下，与《彖传》相反。如《乾·大象》：“天行，健”。“健”指卦名，实是“乾”的通假字。《乾》卦卦形或卦象是两重天，“天行”是说由上天到下天。《坤》卦卦象是两重地，从上地到下地，称“地势”。故《坤·大象》谓：“地势，坤。”《随》卦震下兑上。兑为泽，“兑”在上，先说“泽”，再说下面的“震”——雷，从上到下，故谓“泽中有雷，随”，如此等等。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乃义理使然，如《中孚》。这种自上至下的重卦论述与帛书《周易》的卦序排列方式相对应。帛书《周易》的卦序是一种机械的排列，可能出现较早。①《彖传》对卦象、卦辞的论述则取自下至上的次序。如《临·彖传》说：“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临》兑下坤上，兑之卦德为

①参阅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言实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8页。

说为悦，坤之卦德为顺。自下至上，故说“说而顺”。《观·彖传》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观》坤下巽上，坤之卦德为顺；巽之卦德为巽，巽亦顺的意思。自下而上，故说“顺而巽”，如此等等。之所以采自下而上的顺序，和爻辞爻位之由下而上一致。爻位由下而上，应是后出的《易》例。

（二）《彖传》许多观念后出，如《革·彖传》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以“革”为革命，并大为称赞汤武革命。这是孟子才有的思想。孔子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周之“盛德”，赞美文王优于武王。所以大讲汤武革命，应在孔子以后乃至孟子以后了。《大象》则没有这种现象。

《谦·彖传》讲“谦”，以“天道”、“地道”、“鬼神”、“人道”四道并列，以“好谦”为普遍规律。《谦·大象》讲“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采比较朴实的讲法。

《益·彖传》讲《益》，谓：“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亦强调普遍性和与时俱进的观念。《益·大象》则讲“见善则迁，有过则改”。从个人进德讲，也是朴实的。

《大壮·彖传》谓：“刚以动，故壮。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情”是实情。认为“刚以动”是天地自身所本具的性质，是一种“规律”，无神秘意味。《大壮·大象》则谓：“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从雷震为上天示警示威之象，要求统治者一切行为要符合礼制，不要有越轨非礼的行为。也是比较古老的思想。

从思想发展规律看，《大象》思想比较朴素、具体、实在。《彖传》则远为抽象、普遍。前者应是较早时期的思想。

（三）《大象》保留着较浓烈的“天垂象，见吉凶”的思想，如见“雷震”而“恐惧修省”，以雷震为天罚、天之示警。以《大壮》为“雷在天上”，君子要“非礼弗履”，以免天罚。《革·大象》则谓：“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火”指“大火心宿”。《国语·周语中》：“火见而清风戒寒”。意思是说，大火心宿在霜降之后于西方显现，寒冬就要来了，要早为之备。《左

传·哀公十一年》："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孔子谓："火伏而后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指出，在十二月，螽应该早就不见了。现在还可看到"心火"在西边，实际时令未到十二月，历书上却说十二月了。时历的误差很大，所以要"治历明时"。《大象》所讲的是孔子的这类思想。"火"指天象，是从司历、从天象加以解说的，没有《彖传》那种后起的观念。①

以上说明，比较起来，《大象》成书的时间比《彖传》要早。

二　观象修德

《大象》释《易》的基本体例是"观象修德"。先指出每卦两个基本卦象，然后指出君子见此卦象如何修德，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等。"德"的含义是广泛的，包括政治和个人道德与才能的两方面。

《大象》六十四条象辞，极简明精辟地概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智慧，在中国文化与思想道德的建设中，发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极有深度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处处显示了这一精神的光辉。没有"自强不息"，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不可能屡遭大难而挺立不摇；没有"厚德载物"，广蓄众纳，中国文化亦不可能绵延至今而日新其内容和面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共同的瑰宝和灵魂。

《大象》对《困》和《大过》卦的解释，则树立起一种人格典范，极为光辉。

《困》卦全卦讲坐牢之事。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人是很多的，特别是在政治昏乱黑暗的时期，许多为民请命的人，反对恶势力的人，革命的人都曾饱尝牢狱之灾，甚至为此牺牲了生命。《困·大象》特别指出，这些人是"大人"——道德

①参阅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言实出版社1994年版，第38—40页。

上人格上伟大崇高的人。他们是为了达成理想而坐牢的。他们所犯的“罪”是“有言不信”之罪。这种解释很了不起，可谓慧眼独具。《彖传》及极多后来的解释则已远离了这一精神。《彖传》批评“有言不信”是“尚口乃穷也”，意思是乱讲话招来了祸害，与《大象》的解释，境界有天壤之别。

韩愈《送孟东野序》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其于人也亦然。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言”，文章、著书立说，是最重要的“鸣”。按《大象》，“言而当言”是“大人”该为之事；以言而犯罪，为实现理想而坐牢，以至牺牲生命是光荣的，应该的。按《彖传》的意思，则只有逆来顺受，缄默不语了。

《大过·大象》说：“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大象》对《大过》精义和精神的这一概括，也是极为光辉的，远远超出《彖传》和后世注家的识见。《彖传》谓：“‘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栋桡”的原因，它归之于阳太盛而阴太弱，要扶阴抑阳、抑刚、与《大象》弘扬阳刚、独立不屈、独立不惧之精神，亦有天壤之别。

“独立不惧”是做一切事业取得成功的首要品德和条件。一切敢于开拓创新的人，标新立异的人，革命的先行者，创立新思想新学说，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或逆潮流而动的人，都必须首先具有这种品德和精神；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他们都将受到世俗、传统、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威者的打压，要冒“过河灭顶”的危险，一段时期他将是空前孤立的。没有独立不惧的勇气，他会被压垮。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老子说：“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第二十章）孔子、老子提倡的，亦是这种独立不惧的人格精神。

“遯世无闷”和“独立不惧”是互补的。对于被排挤被打击者，“遯世无

闷”十分重要，否则他可能会闷死。《大象》提出，他应如被弃置的枯杨一样，老而开花，老而取一少妻，或打破世俗，以少年郎君为夫，“无咎无誉”，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如此，精神乐观开放，就可使生命放出异彩。

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中，嵇康以打铁为乐；阮籍以在山中长啸为乐；刘伶以酒为乐。陶渊明吟哦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读书饮酒为乐。苏东坡被流放海南，以红云相伴，可谓“枯杨生华”，“老夫得其少妻”。结果安然度过瘴疠艰难岁月，年老而得以北归。这都是“独立不惧”与“遯世无闷”相结合的见证和典范。这是中国文化的光荣，也是《周易》的光荣。

三　个人成德的方方面面

《大象》可能成于孔子之前，也可能成于孔子以后而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但无论是前是后，它都极好地体现了儒家思想“内圣外王”一体两面之根本精神。

就成德方面言，《大象》共有17卦发挥这方面的思想。加上上面讲的《乾》、《坤》、《困》、《大过》，共21卦。

《恒·大象》提倡原则的坚定性，谓：“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孔子说：“三十而立。”“立”指立于道，立于礼，立于信。“立不易方”，指“立”了就决不动摇，决不改变自己的道路和方向。

《蒙·大象》提倡“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即勇毅果敢之品行。《蒙》卦是讲军伍战士、讲打仗和“御寇”的，所以《大象》指出要以“果行育德”。

《蛊》卦提出“干父之蛊”，“干母之蛊”，对父母的错误，做儿子的要敢于提出规谏，帮助父母纠正或改正过失。有些人认为这是以下犯上，是对父母的不孝。《蛊》卦则提倡这种行为，认为这是儿子应该做的。《大象》支持《蛊》

卦，谓："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认为这是振发民的正气，是对民之道德品质和风气的提升。

《大畜·大象》提出"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识"是多多学习，"前言往行"即古昔圣贤的教诲和行为。《大象》认为"多识前言往行"是修养道德，提高人品的重要方法。这也就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所提倡的"以史为鉴"的精神。

《颐·大象》谓："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慎言语"指重视言语的思想性和道德性，慎重其言。中国文化提倡"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鲁国的展禽以此为人生的"三不朽"。"慎言语"属于"立言"。"言必信，行必果"，言出必行，言行一致，是儒家立德的要求。《大象》体现了这一精神。

《家人·大象》谓："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也表现了对"言"和言行一致的极大重视。

《震·大象》提出"君子以恐惧修省"；《困·大象》提出"惩忿窒欲"。"恐惧修省"虽然强调了"上天示警"的外在方面，和自觉内省精神有所不同，但"修省"的内容是道德上的自我改过和日新其德，这是和儒家精神一致的。"惩忿窒欲"即自我克制不正当的忿恨、忿懑和欲望。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因忍不下一口气而斗殴，而杀人，以致服刑偿命的事，确屡见不鲜。它也是家庭不和及暴力的重要根源。不正当的"欲望"更是如此。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所说即是以道德克制、制服不正当的欲望，也就是"窒欲"。

《艮·大象》谓："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这里的"思"，从一个方面说，指"非分之思"，不正当的欲望。另一方面，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言行合乎礼制的规定。

《鼎·大象》谓："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也是强调对名位和"命"的自觉尊重，不有非分之想。

《蹇·大象》谓："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反身"即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意。犯了错误不归咎于外因，不归咎于别人，而是自身反省

犯错的根源。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别人之积极和消极面作为自己借鉴的对象，也是一种"反身修德"。《蹇·大象》和孔子思想是一致的。

《益·大象》谓："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要做到这点，重要的是"虚心"。"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咸·大象》）"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升·大象》）这两卦强调的即是"虚心"。

为了修德，要争取朋友和师长的帮助。"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坎·大象》）"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兑·大象》）这和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精神是一致的。

四　社会政治思想

社会政治思想方面，《大象》有更多的发挥，其精神可用孔子"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来概括。

《大象》对"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论述有：

《小畜·大象》："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以"文德"作为招远来远的方针，与武力征服压服相对立。《大象》所讲即这一思想。

《咸》卦艮下兑上，卦辞："取女吉"，爻辞讲男子向女子关爱抚摸，自下至上。《大象》说："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虚"就是不抱成见，各个关节都是畅通的，所谓政情畅通，民情畅通，有如男女情感能相互感应、来电，没有绝缘体的阻隔。"心有灵犀一点通。""灵犀"有赖于虚。程颢讲仁，谓"手足痿痹为不仁"。手和脚痿痹瘫痪了，阻塞不虚，不能传递信息情感，就是麻木不仁。张载讲"虚是善"。《咸》卦的"咸"通"感"。人们的情感都

通过“感”——触摸、接触而感通。之所以能“咸”，即因为君子的“心”是“虚”的。这样的政治是感通、沟通的政治，是吉的。这样的人际关系心心相通，是吉的。

《渐·大象》：“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临·大象》：“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夬·大象》：“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井·大象》：“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这些都体现出一种以政治为教化的精神。

《观·大象》：“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方”即方国、诸侯、地方。“省”是省察巡访。“观民”即考察民情、民生疾苦，政教得失。“教”是政教，对为政者进行教育以改进是“设教”；采取新的政教措施，亦是“设教”。《书·舜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教”即政教、政令。上对下发布告示文告亦称为“教”。这些都以“观民”为基础，而“观民”的基础则在“观我生”、“观其生”，与“民心”相通。

《履·大象》提出“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节·大象》提出“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这两卦可以说都是“齐之以礼”的精神。

《革·大象》提出“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古代，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时历节气的准确掌握，直接关系年成的好坏。由于天文学的知识和测量不精确，历法常常误差很大，失修的历法误差更大。“天子告朔”是周天子的职责，也是王权神圣的象征。故“治历明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是为政的重大职责。

“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剥·大象》）

“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谦·大象》）

这些体现出孔孟轻徭薄赋、节用爱人的仁政思想。

《讼·大象》提出“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始”即开始、起始、根源、本源。“谋始”的目的是为了“无讼”。“无讼”的达成，一方面

是要对民导之以德以礼；另一方面则是从制度上消除产生争讼的根源，也就是“导之以政”。这和孔子所讲“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精神是一致的。《既济·大象》提出“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也表现出类似的思想。

《贲·大象》提出“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也是以政治的清明、教化消除犯罪的根源，达到无须“折狱”的目的。

“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无妄·大象》）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大象》）

这是《中庸》“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以后汉儒提出的“天之生民，非为王也；天之立王，以为民也”；“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所发挥的即是《大象》这一思想。

“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睽·大象》）这是《中庸》“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宽容众积思想，不赞同“同而不和”、只许一种声音存在的文化与思想专制主义。

“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噬嗑·大象》）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解·大象》）

“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丰·大象》）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大象》）

“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中孚·大象》）

这些属于孔子所讲“齐之以刑”的思想。这里，《大象》反复指出要“明罚敕法”，“赦过宥罪”，“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议狱缓死”；对用刑用罚，采十分慎重的态度，力求不造成冤狱冤屈，不滥用刑罚，而尽量宽大。

《师·大象》提出“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指明战争不是攻城

掠地，实行杀戮，应该遵循的方针是“容民畜众”。殷王朝许多战争常把敌方人民加以杀害，或掠夺为奴，也有用以作人牲祭祀的。“容民畜众”，至少是保全了其生命。

《大象》的这些思想，言简意赅，简明精练。因其被认为是“三圣”的教导，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发生了极有益的作用。今天亦是很有价值的。

【导读五】
《彖传》的思想

《彖传》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有重要的阐发，其成书在孟子后，较《大象》晚出。在“十翼”中，《彖传》是最重要的“易传”之一。

《彖传》，按本书的考察、研究，有《大彖传》和《小彖传》。《大彖传》是对卦辞的诠释，即今所谓《彖传》。《小彖传》是对爻辞的解释，即今所谓《小象》(详最后一节)。

一　《彖传》对卦辞的诠释体例

《彖传》是对卦辞的解释。《系辞》说："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彖者，材也。""材"即"裁"，也即"裁断"、"裁定"、"判断"。对卦作解说、裁断、判断就是"彖传"。但《系辞》又说："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明确指出，对爻辞作解说的，亦是《彖传》。

《彖传》对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有重要的阐发，其成书在孟子后，较《大象》晚出。在"十翼"中，《彖传》是最重要的"易传"之一。

《彖传》，按本书的考察、研究，有《大彖传》和《小彖传》。《大彖传》是对卦辞的诠释，即今所谓《彖传》。《小彖传》是对爻辞的解释，即今所谓《小象》(详最后一节)。

《彖传》对卦辞的诠释，诠释体例与《大象》不同。其特点如下：

1. 如上一章所指出，《彖传》对重卦的论述取自下至上的次序。

2. 对卦辞的诠释不取"象"而取卦德和义理：如震者动也，艮者止也；乾者健也；坤者顺也；坎者险也；离者丽也，明也；巽者伏也，兑者说也；等等。卦德较卦象抽象，应是在卦象的基础上形成的。

3. 引进爻位如乘、承、中、应等关系解释爻辞及吉凶。"乘"指阳在阴上，如乘马。"承"指承负，阴承负阳、负载阳。"中"指爻位居中，如九二、九五。"应"指阴阳、刚柔相互感应、呼应。比之《大象》，诠释已远为抽象、复杂。

4. 引进"志"、"志应"的观念以解释吉凶。如《泰·彖传》："上下交而

其志同也。”《同人·彖传》：“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这种“尚志”的思想和孟子“志者气之帅也”的思想类似。

5.《彖传》以刚柔代阴阳，以刚柔之相互关系解释卦辞。

刚柔是属性概念，是阴阳这两个“象”的属性。凡阳性的物类其属性为刚，阴性的物类属性为柔。阴物类中有刚柔，阳物类中亦有刚柔。刚柔这两个名词出现较早，如《诗经·崧高》：“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但未作为普遍概念使用，使用这两个概念说明卦爻辞，应是这两个概念广泛被引进哲学系统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在《老子》以后，战国时期。故《彖传》较《大象》应为晚出。

《彖传》对64条卦辞及384条爻辞的解释都贯彻着上述的体例，举例言之，如：

《临·彖传》说：“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刚浸而长”，指《临》卦初九、九二为阳，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为阴，阳刚正在浸入阴柔而力量增长。阳增长到七月，就走下坡，阳刚消退，阴柔增长。“‘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指的就是阳刚的消退还没有很久。“刚中而应”，“刚中”指九二居中位，“而应”，指六五阴柔亦居中位而与九二阳刚呼应、感应、应和。“大亨以正”，是以“大”释“元”，以“正”释“贞”，都取卦德义理的解释，摆脱了占卜算卦的阴影。“天之道也”，“道”指规律，亦是理性化的解释。

《观·彖传》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坤下巽上，坤之卦德为顺；巽之卦德为巽，巽亦顺的意思。自下而上，故说“顺而巽”。“大观在上”指下民观君上。“中正以观天下”指六二、九五位皆中而正。阳刚居九五，不仅中亦且正。六二亦如此。以九五为君，以君观民，故谓“中正以观天下”。“盥而不荐，“盥”指祭神之前的盥洗，洁净其身心，表现对敬神的虔诚。“不荐”指不献牲。虽不献牲，但由于对神的诚敬，得到了丰硕的回报。《彖传》认为这是在上者以身作则，树立了诚信榜样，因此下民亦受到感化的缘故，所以祭神是圣人的“神道设教”。荀子亦曾

这样解释对神的祭祀和崇拜，说“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也”。这是理性发展到很高程度的思想。

《履·彖传》说：“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履》乾上兑下，乾为阳为刚；兑为阴为柔，柔居下，刚居上。“柔履刚”，即刚以柔为履。《兑》的卦德为“说”，故谓“说而应乎乾”。九五居中居正，故谓“刚中正”。九五以中正之德践履帝位，正大光明，无所愧疚，故谓“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崇尚“中正”，以“中正”为道德的极至，和儒家崇尚中庸的精神一致。

其他各卦的《彖传》亦如以上诸例，对卦辞的解释，都运用了上面讲的体例。

二　内圣外王及仁政思想的阐释

《彖传》的极大特色是对儒家内圣外王及仁政思想有很好的的阐释。这见于以下各传。

《咸·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感人心”即与人心民情息息相通，痛痒一体。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有施政以民心为依归，如此以达成政治和社会以至天下的和谐。“天地感”指天在下，地在上，两者交通成和而生万物。圣人之“感人心”则是以心感心，和老百姓心之所思息息相通。“感人心”是一德教的观念，不带功利色彩。

《泰·彖传》：“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这和《咸·彖传》的精神一致，强调要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即天下老百姓心之所之、所向。

《履·彖传》：“履，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这类似于孟子所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得天下不为也。”古代行军征伐和建立政权，是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履帝位”即改朝换代，如汤武革命；或继承帝位，君临

天下。要做到“不疚”，内心无愧，是很高的标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但建立这种标准和理想是很重要的。

《蒙·彖传》：“蒙以养正，圣功也。”“蒙”乃军伍虎贲，以尚武为荣。《彖传》强调要“养正”，即用于正义的事业，如御寇等。这是仁政思想在军事上的表现。

《师·彖传》：“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强调战争征伐要有正义性，要得到民众的拥护。

《豫·彖传》：“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顺动”即顺民心而动、顺时而动，使民不犯法而从心里折服。这和孔子“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思想是一致的。

《谦·彖传》：“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不是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而是放下身段，深入下层，了解民心民情，这是为政者应遵循的准则。

《兑·彖传》：“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说”指老百姓心服口服，乐为之用，乐为之死。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乃是因为君王的作为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和福祉。

《益·彖传》：“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彖传》对“益”如此称赞，说“民悦无疆”，是因为它“损上益下”。这在古代宗法等级社会中，只是一种妄想，但把它提出来作为一种应该实行的“道”，是值得肯定的。《节·彖传》：“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也体现了这种精神。

《贲·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恒·彖传》：“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是强调人文成化的思想。把人文与天文并列，与《系

辞》天道、地道、人道并列的思想一致。《贲》卦的“贲”，如“贲其趾”、贲其家园等，指的是用艺术、用美的东西把身体和家园美化起来，让人民在文化教育中、在美育中怡情养性，移风易俗，而达到政治太平。“圣人久于其道”，是指圣人恒久地以“道”——德化之道、人文成化之道治天下，以化民成俗，使民生欣欣向荣。

《彖传》亦有天下为公的思想。《颐·彖传》：“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圣王要像天地养万物一样，以其国养贤人及万民。

《大畜·彖传》：“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是以元亨。”所谓“不家食”，即不以天下为私产，仅养自己一家，而是以之养贤人，也就是尚贤。

《彖传》的政治理想，是《乾·彖传》提出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太和”局面。在此局面中，天下一家，人人皆能按自己的本性和潜能发展，而各安其生，各适其命。《坤·彖传》的“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也表达了这一理想。这是一种人文主义性质的理想。

三　崇尚阳刚的精神

《周易》卦爻辞中，“家”不占什么地位。《家人》卦没有讲出什么重要思想。《蛊》卦讲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但那里的“家”实际是“国”，父子母子关系是以政治关系出现的，有如后世汉武时期的巫蛊之狱。《大象》对《家人》提出“言有物而行有恒”，对《蛊》提出“振民育德”，似乎反映了这种影响。《彖传》就不一样了，在《家人》卦中，对齐家之道作了极有分量的论述，谓：“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可以看出，这里，“家”是兄弟未分居的“大家”。夫和妇、父和母以至“兄兄，弟弟”之兄弟关系都占有重要地位。父母同是“严君”，一个“严”字反映出父母同儿子的关系，重点不在恩爱、情谊而在“正”和“严”，这继承了孔子“正名”而又似乎渗透了法家思想的影响，也反映出崇尚阳刚的思想

《归妹·彖传》提出“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以男女成家是“人之终始”，是“天地的大义”。这和《序卦》以天地生万物为上经之首，男女成家为下经之首的思想是一致的。按先秦流行的刚柔分类，仁是柔，义是刚，突出成家是“天地之大义”，也是尚刚的表现。

个人修身方面，《彖传》更崇尚刚健、奋进精神。

《需·彖传》：“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认为不为险阻所吓倒，所屈服，而以刚健的精神，克服险困，才能不致困穷。

《困·彖传》：“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不失其所”即不丧失原则，不为“困”所压服而背离正道。指出君子之所以陷入困境，在于刚被“掩”，也即为某种东西所折损；只有以刚正的品德，乐观的精神对待“困”，才能脱离困境，不丧失坚守的原则。

《屯·彖传》：“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动乎险中”，即在艰险中奋勇前进，如此才能大亨贞。

《小畜·彖传》：“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首要的是“健”，是“刚中”，如此才能达成理想，事业顺利有成。

《泰·彖传》：“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内阳”、“内健”是首要的、主导的，如此才能克服邪恶不利因素，造成顺畅局面。

《同人·彖传》：“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君子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在乎“乾行”，在乎“文明以健”。

《大有·彖传》：“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崇尚刚健文明之德，才能大有，才能元亨。

《无妄·彖传》：“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动而健，刚中而应”被提高为“天之命”。

《大畜·彖传》："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应乎天也。"只有"刚健笃实，辉光日新"，才能"应乎天"。

《坎·彖传》："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面对重重险境，毅然前行，不失信用。这是"刚中"的结果。

《大壮·彖传》："刚以动，故壮。"唯有"刚以动"才能"大壮"。

《解·彖传》："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唯有动才能免乎险。

《益·彖传》："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日进无疆"即"自强不息"，如此才能"其益无方"。

《夬·彖传》："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刚夬柔"才能"健而说，决而和"。

《丰·彖传》："明以动，故丰。"明是阳刚。不明不动则不能"丰"。

《节·彖传》："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敢于"行险"，才能"中正以通"。

可以说，贯穿于全部《彖传》的都是阳刚奋进的精神，用之于修身、治国，做事做人，无处不崇尚阳刚。但刚、健也不能过分，要适中，故强调"刚中"。"刚中"是"刚"到恰好。文王被纣囚于羑里，之所以能渡过最大的危险，《彖传》认为是文王"内文明而外柔顺"，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结果。原则性是刚，外柔顺的灵活性是柔，文王把两者结合起来，刚柔互补，才顺利地脱离了危难。箕子处于纣的昏暗残暴之下，自晦其明，狂佯为奴，"内难而能正其志"，一方面自居贱下，另一方面始终坚持正气，终于赢得后世的赞誉，这也是刚柔结合顺利脱离危难的典范。要之，刚柔结合，刚而能柔，《彖传》认为，这种人格才是修身应该追求的。

四　哲学上的重要观念

哲学上，《彖传》提出了许多给后世以巨大影响的观念。

首先，是运动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观念，这集中表现为下列命题：

“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剥》）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丰》）

“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豫》）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

“终则有始，天行也。”（《蛊》）

所谓“天行”、“不忒”、“恒久”、“不已”、“道”，指的都是运动之普遍的规律。春秋战国以来，流行的一种“天道”、“天行”观念是迷信的、神学的，如郑国裨灶的那种“天道”观。《左传·昭公九年》夏四月，陈国发生灾害。郑裨灶说：“五年陈将复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产问其故。裨灶说：“陈，水属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逐楚而建陈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这种占星术的“天道”观在战国时期特别流行，有如司马迁《史记·天官书》所指出的：“田氏篡齐，三家分晋，并为战国。争于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焦苦，臣主共忧患，其察祇祥、候星气尤急。近世十二诸侯七国相王，言从衡者继踵，而皋(尹皋，赵人)、唐(唐味，楚人)、甘(甘德，鲁人)、石(石申，魏人)因时务论其书传，故其占验凌杂米盐。”在战争、社会苦难来临的时候，人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寄吉凶祸福于占星术的迷信。和这种迷信相对立，《彖传》的天道观具有很大的时代进步性。荀子以后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这种科学的天道观是和《彖传》思想一致的。

其次，“天地之心”的观念。《复·彖传》说：“复，天行也，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五阴在上，一阳在下。《大象》解为冬至之日。“冬至一阳生”正是《复》的卦形。何以《复》(现)“天地之心”？只有把它和天地生物联系在一起才可以理解。阳气代表热和光，是生长扩张的力量。阴气代表寒冷和收

缩，是凝聚收藏的力量；冬至节，寒冬过去，阳气复回，春天到来，万物复苏萌发了。所以《复》卦被认为是天地生物的开始。而所以能在阴气极盛的冬至，有一阳的回复，《彖传》认为是因为天地有生物之心有以使然。意思说，如果不是如此，则阳也许就一去而不能回归了。故此处可见出“天地之心”。这“心”不是别的，就是“生物之心”。

“天地之心”，有些著作解为宇宙自然规律。认为这样解才理性和科学；但这是不符合《彖传》原意的。“心”是一个拟人化概念。“天地之心”把天地拟人化了。天地当然是“无心”的。汉代董仲舒宣传“目的论”思想，王弼以“自然论”加以批判，说“天地无心”、“天地以无为心”，如果天地有心则“异类未获俱全矣”。因为有心于此，必无心于彼，万物、万类不齐，就不能并生了。王弼认为，天地宇宙绝不是如此的。自然界只是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春天来了、冬天去了是自然现象，物在春天萌生了，冬天“死”了，也是自然现象，并非有什么力量安排如此——“天地无心而成化”。所以，“天地以无为心”。这种“自然论”反“目的论”——“天地有心”的斗争，贯穿玄学的始终。照上面一些著作的解释，则“天地有心”与“天地无心”的斗争就被取消了。王弼对“天地以有为心”的批判也就没有意义，成了王弼的误读误解了。

目的论是在神学背景下产生的，但已不是神学而是一种理性化的哲学思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讲这种思想，认为自然界的生物呈现为一种上下高低的等级结构，井然有序，是有一种“目的”有以使然，并非偶然。最终的目的是万物的存在，都是为了人，为人的需要服务。汉代董仲舒也大讲这种目的论思想，说“举凡一切，皆归之以奉人”。“仁，天心”，“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①以后宋明理学特别是朱熹，以“天地生物之心”为“仁”的天道根源，说：“仁者，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也”，都是对《彖传》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②

第三，是“时义”“时行”的观念，如：

①参阅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增订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37页。

②金春峰：《朱熹哲学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78—86页。

“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大有》）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

“随，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随》）

“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豫》）

“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坎》）

等等。

“时义”“时行”是一新的观念，不是简单的“随时”、“顺时”，而是说每一时空境遇有其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要把握住的是具体时空境遇下的具体事件、行为的性质、态势和意义，从而采取适宜的行动。“随”之时义和“困”之时义不同，又和“损”或“益”之时义不同，采取的应对行动也应不同。《艮·彖传》说：“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这就是“时义”“时行”的意义。王弼谓：“夫施止不于无见，令物自然而止，而强止之，则奸邪并兴。”认为《艮》所讲随时而“止”，应符合自然原则，不能横加外力干涉。这也是“时义”“时行”具有的含义。程颐区分“畜止”和“安止”的不同，认为前者是以力制止，而“艮止”则是“安止”。何谓“安止”？程颐解释说：“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动于欲也。欲牵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当艮其背。所见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见也。止于所不见，则无欲以乱其心，而止乃安。不获其身，谓忘我也。无我则止矣。……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周易程氏传》）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释“止”的意义。这种“安止”、“安行”，即符合道德或自然规律的“止”和“行”，也是“时义”“时行”具有的含义。这是很有意义的思想。后来，围绕如何才是恰当的行和止这一问题的讨论，激发了关于动静之对立统一关系的讨论，激发了关于如何才能正确

地对待动与止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丰富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

“时义”“时行”与今天崇尚的“与时俱进”，含义是类似的。“与时俱进”强调了进步这一近代的观念，这是《彖传》所没有的，但其包含的随时变化、随时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行动这一基点，仍是相同的。

五　《小象》与《彖传》是一个思想体系

《小象》与《彖传》是一个思想体系，因为《彖传》的体例和思想，都在《小象》中得到贯彻，如强调规律和理性；以义理解释爻词；引进承、乘、相应等关系解释吉凶；尚中；尚志。这些体例都是《大象》所没有的。这些体例贯穿于所有384条《小象》之中，如：

《坤》初六：“履霜，坚冰至。”《小象》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道”指规律。《小象》认为，由阴始凝至坚冰，是一种规律，和《彖传》强调“规律”的思想一致。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小象》说：“括囊无咎，慎不害也。”从义理上解释何以要“括囊无咎”，不取“象”而取义理，也和《彖传》一致。

《需》初九：“利用恒，无咎。”《小象》说：“‘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以恒为常，作义理的解释，和《彖传》一致。

《讼》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小象》说：“‘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对“不永所事”作义理的解释，认为“诉讼之风”不可长。

《师》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小象》说：“‘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对何以“在师中吉”作义理的解释，认为是由于受到“天宠”，也就是天王、天子的尊宠。“王三锡命”，则是天子给予他怀柔万邦的使命。

《屯》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小象》说："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对"磐桓"作磐桓不进的解释。"磐桓不进"是要受惩罚的，但却没有受到惩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志行正当"。这是"尚志"的思想，和《彖传》一致。"以贵下贱"，指初九居六二六三六四阴柔之下，以阴柔为下贱，表现天尊地卑、阳贵阴贱的等级观念。

《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小象》说："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乘刚"指六二居于初九阳刚之上，这和《彖传》讲承、乘的思想一致。《小象》认为造成"十年乃字"的原因，是由于阴柔乘驾在阳刚之上，侵犯了尊卑等级，这亦和《彖传》思想一致。

《蒙》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小象》说："子克家，刚柔接也。"刚指九二，柔指六三。柔在上位，刚在下位，有如《泰》之为卦，故谓"刚柔接"。"接"，交济、和谐、统一之义。以此为吉，和《彖传》一致。

《坤》六五："黄裳，元吉。"《小象》说："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以"文在中"释"黄裳元吉"，采义理的解释。"在中"指六五居中得位，与《彖传》爻位的观念一致。

《比》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小象》说："'显比'之吉，位中正也 。"尚中、中正、正位的观念是《彖传》的基本义例。

"志"在《彖传》中是一个新观念。《彖传》中有很多地方谈到"志"，如：

《蒙·彖传》："'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

《小畜·彖传》："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

《泰·彖传》："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豫·彖传》："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

《明夷·彖传》："'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睽·彖传》："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升·彖传》："'南征吉'，志行也。"

《革·彖传》："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巽·彖传》："重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

重视"志"，标志对个人能动性和精神力量的重视。孔子很重视"志"，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亦很重视"志"，谓："志壹则气壹"，"以志动气"。《彖传》讲"志"，可以说是把卦爻拟人化了。以后王弼《周易注》说："以爻为人，以位为时"，正是发挥《彖传》的精神。

《小象》讲"志"的地方亦很多，如：《复》六四："'有孚惕出'，上合志也。"《履》六三："'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九四："'朔朔终吉'，志行也。"《否》初六："'拔茅终吉'，志在君也。"九四："'有命无咎'，志行也。"《同人》上九："'同人于郊'，志未得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谦》上六："'鸣谦'，志未得也。"《豫》初六："'初六鸣豫'，志穷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巽》初六："'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九三："'频巽之吝'，志穷也。"《兑》九二："'孚兑之吉'，信志也。"《中孚》初九："'初九虞吉'，志未变也。"《未济》九四："'贞吉悔亡'，志行也。"等等。其"尚志"思想和《彖传》完全一致。

《大过·小象》九五："'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对"枯杨生华"、"老妇士夫"表现了强烈的道德指责，思想和《彖传》一致而和《大象》适成对立。

凡此种种，说明《小象》和《彖传》是一个思想体系，而非《大象》的一部分。

比之《大象》，《彖传》、《小象》都为晚出。王弼以前，"经"、"传"是分别成书，各置一处的。《彖传》和《小象》是对一卦之卦爻辞的解释，很可能是写在一起的。王弼把《大象》、《彖传》、《小象》拆开，分别置于一卦之下时，先卦，后卦辞，后《彖传》——对卦辞的解释，后《大象》，然后爻辞、《小象》——对爻辞的解释，结果本应是《小彖》的内容就以《小象》名之了。应该把秩序调换一下：先卦，后《大象》——对卦体的解释；然后卦辞，然后《彖传》——对卦辞的解释，然后爻辞，然后《小象》——对爻辞的解释，如此《小象》自然就是《小彖》了。

【导读六】

《系辞》的思想

《系辞》内容包括对《周易》成书的解释、圣人观、以德义解《易》等，极为丰富，且水平很高，可以说是当时《周易》研究的一个总结。承前启后，在易学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汉人称之为《易大传》，是实至名归的。

一　对《周易》之成书的解释

《系辞》约成于战国中期，是一部综合汇编经师讲《易》的作品。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系辞》，上传文字与通行本相同，下传帛书比通行本少。通行本所多的一些段落，分别散布于帛书《易之义》等篇。可以看出，通行本从帛书这些篇中汇集了这些段落。①

《系辞》对《周易》之成书，提出了几种解释，归纳起来有象数说、模拟说、根源说、天人合一说、忧患说。这些解释是对《周易》如何成书及其功能性质的理性的反思和说明，形成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由不同说《易》者所提出，《系辞》把它们汇集在一起。由这些解释，可看出《系辞》的汇编性质。欧阳修批评《系辞》丛杂、矛盾，非孔子所作，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下面对其总结的《周易》形成的五种说法作一简介。

1.象数说

《系辞》上传说：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①参阅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五、通行本《系辞》之成书”，言实出版社1994年简体字本。

这是“象数”的说法。“神物”指《河图》、《洛书》。传说“龙马负图，河洛出书”。伏牺时龙马出于黄河，背上有图象如八卦，伏牺取而画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禹取其背上之纹路，撰成《洪范》。撇开这种神秘主义的外衣，《河图》、《洛书》实是观测天文和占卜吉凶的一种器具。出土文物中的种种“式盘”，即是这种器具。1978年安徽阜阳汉汝阴侯墓出土汉文帝十五年的一个式盘，是已知式盘中最早的一具，其反映的思想当早于汉代，至少是战国时期的。它由天盘和地盘组成。天盘有数字分布，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横、直、斜各个方向的数字相加为15，总和为45。这数字图形朱熹定名为《洛书》。它的意义为何？有许多不同看法。本书认为这是周三径一之圆(象)在数学上的表现，和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象数思想类似。横直斜皆为15，代表直径，总和45，相当于圆周。圆周与直径之比为3∶1，所以是“圆”在数学上的表现。天在古代被认为是圆的。地盘没有数字而有冬至、夏至等节气及吉凶占断的术语。如有数字排列，当为朱熹所说的《河图》。《河图》的数字排列是：一与六共宗而居乎北；二与七为朋而居乎南。三与八同道而居乎东；四与九为友而居乎西；五与十相守而居乎中。也即《月令》或《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述数字在各方位与四季的排列。东方木为八与三，西方金为四与九，北方水为一与六，南方火为二与七，中间土为五与十，数字之总和为55。①

《系辞》没有讲到天盘、地盘，也没有讲到数字排列，关于数字，它有下面两段话：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以后《汉书·律历志》称之为“天地之数”，指出“天地之数”是“成阴阳之施化，万物之终始。既类于律吕，又经历于日辰”，是“天道大数”，修定历

法必须依据它，故“职在太乐，太常主之”。《河图》、《洛书》如有数字，应是指这种“天地之数”。

《系辞》另有一段话讲到“大衍之数”，谓：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这很明确，是讲筮法的。“衍”就是“演”。演算的结果是成就出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易卦系统，以“类”天地神明之德和万物之情。《汉书·律历志》指出，其“职在太史，羲和掌之”。它和“天地之数”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数。律历学有古老的根源，它的说法当有较古老的根据。以后有人把两个数加以统一、混淆，认为都是“五十有五”。这是不可信的。

《说卦》有一段话，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以八卦和五行方位相配合：震、东；离、南；兑、西；坎、北。这和《河图》之方位是相应的。又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

①参阅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十一章 谶纬在哀平时期的泛滥及其思想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增补第三版，第322—326页。

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谓“数”指的即上述两种数，认为由数的演变而有阴阳，由阴阳而有卦，而有刚柔，而有爻。卦爻系统就是这样产生的。掌握了这两种数即可占往知来，知道日月星象运行的规律，制定时历，保证生产和生活的正常进行。

在以上说法中，“天”和“地”是“象”，一至十等是“数”，“数”和“象”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故是一种象数思想。但它和古希腊象数思想大不相同。这里，“天”和“地”并不是人们所见的天地这两个实体，而只是一种“物象”。在天文观测中指二十八宿在天地方位中的运行及时令的确定；在《周易》中，“天”是具“阳”这类性质的“物象”，“地”是具“阴”这类性质的“物象”。《系辞》并不是真正研究天地这种实体及天地星辰运行的规律而得出其与确定的数的联系的。就其与筮法的关系讲，它是从古老的数字卦，也即由筮法中概括出这种象数关系的。它貌似科学，实际则是神秘的形而上的说法，与科学思维方式是不相容的。《系辞》本来讲的是《易》，并不是科学，它也不是要解决“科学”发展的问题，它是不必对此负责的；不过由于使用“天”、“地”、“天地之数”这些辞句，以后又和律历的制定相联系，不免似是而非，客观上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东西，它又确实对“科学”如天文学、时历学的发展起过负面的作用。

2.模拟说

《系辞》上传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

拟议以成其变化。”

这两段话讲的是模拟说，认为《易》是圣人模拟天地变化之奥秘和规律而作出的。《易》之所能包括“天地之道”，是因为它来自天地，是圣人仰观俯察天文地理加以模拟的结果。《周易》可以知“幽明之故”与“死生之说”，因为生死并不神秘，知道它如何来的，就知道它是如何去的。生是自然现象，死也是自然现象。“物”是精气构成的，“游魂”离开了身体，是精气的变化；故生死即气——阴阳的运变化和聚散。《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易传》也是这种观点。

在上述说法中，“象”是“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表现。“爻”则是“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的表现，“象”是静的，“爻”是动的变的，是显示吉凶的。“会通”就是阴阳的变化、吉凶的变化。

3.根源说

《系辞》说：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这段话，讲的是《易》产生的根源。这段话，帛书《系辞》的文字为：“易有大恒，是生两仪……”和通行本“易有太极，是生两仪……” 不同。这种不同，不是帛本写法有变、有误，而是反映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

“易有大恒”反映了《易》与巫术文化的直接联系。在巫术系统中，“恒”指“巫恒”（另一大巫是“巫咸”），是最高最有权威的巫，巫的祖师爷。当要向蓍龟问吉凶行巫术时，群巫就去拜祭“巫恒”。有如《周礼·司

巫》所说："国有大灾，帅群巫而造巫恒。"湖北郭店楚简《缁衣》说："人而无恒，不可为占卜。"《论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它们都指出，巫师如果没有恒德，对神不虔诚，就不可能具有巫师的法力，履行巫师的职责。信巫求卦的人亦是如此。而《易》之如此灵验，能产生八卦系统以占测吉凶，是因为有巫恒那样的大恒德。所以这段话显现了《易》与巫文化的内在的联系，也可以说它像一颗化石，记录了《易》之巫术信息。当通行本随语言和时代的变化，将其改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以后，这种联系就看不出来了。"太极"，在蓍卦系统中不知指什么，为何有了它就能有八卦系统产生出来？不清楚。《吕氏春秋》中，"太极"指音乐之本。《庄子》中，"太极"指时空中之最高最先的"东西"，到汉代，"太极"被说为北辰、北斗星，两仪、四象指天地四时，成为宇宙论的一种表述。刘歆《钟律书》说："太极元气，函三为一。""太极"是"元气"之本，是自然人事社会的根源所在。到宋明理学，则或解释为理，或解释为气。但"《易》有太极"之"太极"却不知指什么。虽然如此，由"太极"或"大恒"产生两仪四象八卦系统则是肯定的，所以此为根源说。

4."天人合一"说

《系辞》说：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

"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这两段话讲的是"天人合一"的道理。认为乾、坤的分别及地位之不同，基于"天尊地卑"，这把自然社会化和伦理等级化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认为"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

故吉凶不是由神秘的外界力量决定的，而是因社会内部“群”与“类”的不同及斗争而产生的，这和荀子关于“群”的思想是类似的。荀子讲国家起源于人群的利害相争，“礼”的性质为“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人之异于禽兽是因为“人能群”。这些都和《系辞》的思想相类似。

《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兼三才(天地人)而两之(阴阴、刚柔、仁义)”，这是另一种“天人合一”说，和上面的说法不同。这里，一方面“天道”是“人道”的价值本源；另一方面又把“天道”伦理化、人道化了，归根结底是以“人道”为基础来观察“天道”。强调仁义，以仁义概括人道，可能和孟子思想的影响有关。这和“爱恶相攻”说的荀学思想是不能混淆的。《易传》把它们并列出来，也是其思想矛盾丛脞的表现。

5.忧患说

《系辞》下传说：

“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这是忧患说，认为《易》是文王在危难忧患之中为克服危难而作的，所以卦辞爻辞都“惧以终始”——自始至终有一种警惧、警惕存于其中，不敢稍有疏忽、松懈。同时也充满着“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的自强不息精神。因此，读《易》的人，也只有具备这样的心境和精神，

才能和它息息相通。

以上几种说法不能认为是“逻辑一贯”的，更不能认为出自同一个人如孔子之手。只能如欧阳修所说，是汇编不同的说《易》的结果。①其中如“象数”说就很难说出自孔子。又如由“群”、“类”的不同而产生吉凶的思想，也很难与孔子的思想相协调。

二　圣人——内圣外王的典范

《系辞》通篇都讲圣人，“圣人”一词出现的频率极高。《系辞》的圣人实际是“圣王”，是最聪明睿智而又有圣德、具有权位的人。在《系辞》中，他有两种极卓越的品质和才能。

首先“极深研几”，具有非凡的睿智和认知能力，能通晓一切，无所不知，如谓：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这里《易》的至神即是圣人之知的神妙。圣人寂静无感，但一当为外物所感，就能通晓其内在的原因和根据。他能深入事物最奥秘之处，在事变处于最几

①欧阳修在《易·童子问》中，列举了五条《系辞》自相矛盾混乱的说法，指出它“自相抵牾”，“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非圣人之作。《系辞》中，“‘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卜书也”。这是很有见地的。

微的萌发状态时，就能明白其发展方向和趋势，而因势利导，避凶趋吉，争取到最有利的预期的结果。它的运思无处不到，出入无时而莫知其乡(向)，但结果却是把天下一切应处理的大事都处理好了。真是神妙极了。

“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这里，《易》的四种功能，也就是指圣人的四种功能。崇尚语言、文学的人能从它的“辞”中学到深刻丰富的义理和表达能力；采取行动的人，能从它揭示的变化发展规律中学到把握事变的能力；从事政教兴办事业的人，能从他拟定的“象”中得到行动的启示；从事卜筮的人则能从他的占辞中得到吉凶的解答。“尚其辞”、“尚其动”、“尚其用”、“尚其占”，“尚”都以“知”为基础，又有崇尚、提倡的意思。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这段话虽然是说《易》，但《易》是圣人作的，故实亦是讲圣人之知的奇妙功能。这里，圣人通天、通地、通人、通鬼神、通幽明、通昼夜，举凡天地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一切变化，都无能逃脱圣人之知。宇宙间事物的运动变化没有穷尽，没有死板固定的格式，圣人之知都能深入其中，掌握其曲折变化的奥秘。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神妙莫测的，圣人之知也是如此，两者都如神一样，无方无体。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这里，“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的是圣人。“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的也是圣人。“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都是赞誉圣人之睿智的深刻和神妙。

其次，知行合一，知转化为行动，为事业，为民兴利除害。这在“观象制器”说中有集中的描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

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这些描述，虽是传说，但表达了《易》的一种理想：圣人之为圣王，是因为他利民、富民，为民建立了勋功伟业。他仰观俯察，孜孜不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目的是为了民的福祉和利益。罔罟、耜耒、商贸、舟楫、衣裳、服牛乘马、门柝、臼杵、弓矢、宫室、棺椁、书契，所有这些，都是由野蛮进向文明的标志。它事实上不是某一个圣人观“象”发明的。《系辞》这样说，是强调《易》作为认识中介和工具的作用。

“离”有网罗之象，故观“离”而为罔罟。《益·彖传》：“木道乃行。”《益》卦巽上震下，巽为木，震为动，故观《益》而为耜耒。“噬嗑”有交易之“象”不是据《大象》，也不是据《彖传》，而是据《说卦》“离为日”，震下离上，故“日中为市”；又据爻辞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六五：“噬乾肉，得黄金”，乾肉与金矢及黄金有交换的关系。《乾》、《坤》与“垂衣裳”相联系则是据《坤》卦爻辞六五：“黄裳，元吉。”《涣》之为舟楫，是据《大象》“风行水上”。《夬》为书契，是据《大象》“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及《夬》卦辞：“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告”者，以书契告之也。

这种“观象制器”是一文明“日新”、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在《系辞》中，文明的不断创新，成为人类生命本体的存在方式。对“创新”、“创造”的追求，使生命的内在活力焕发起来，鼓舞起来。人类的文明史，在这里是一部求“新”、“创新”的历史。黄帝、伏牺、唐尧、虞舜都是创新的英雄。在“创新”中他们各自谱写了光荣的篇章，为人类也为宇宙万物增添了光彩和力量。

“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

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夫。”

反复强调圣人聪明睿智，洞察一切，目的是“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以前民用”、“开物成务”成为主旋律。而为了这一目的，圣人则“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并“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这也就是“内圣外王”的内在结合、一体两面。以“内圣”为“外王”之基础，又以“外王”为“内圣”的目的。

要之，《系辞》赞美的圣人，是孔子所讲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是像尧一样的“焕乎其有文章”的人，是像禹一样为民治水除害、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人。他们不仅睿智非凡，道德高尚，而且功业卓著，为民立了大功德。

三　以德义解《易》的范式

《系辞》关于伦理道德的思想非常丰富，表现于“三陈九德”及许多爻辞的论述之中。所谓“三陈九德”指的是下面一段话：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

这段话讲了九个卦，对每个卦的卦德都重复地论述了三次。在这里，忧患意识转化为道德修养的自觉。当国家、社稷遭遇危难，像文王之被囚于羑里时，面对

危难，是修德自强还是临阵退缩？这是人生的抉择。《系辞》以修德自强作了回答。提出了九个卦作为修德者学习的典范："礼，和而至"，成为进德的基础。"谦，尊而光"，成为修德的关键。"复"，坚决改过、小过也不重复，成为进德的基本功。"恒"，修德恒而不懈；"损"，节制不正当的欲望，拔除犯错的根源；"益"，增进德行，求得身心宽裕；"困"，考验自己是奋勇向上还是沉沦向下；"井"，好善乐施。"巽"，以忠心耿耿作为临机专断的必备品德。这样地"三陈九德"，成为后世道德教育的很好的教材。

春秋时期，文姜已经以德义解《易》，《乾卦》"元亨利贞"原是占辞，文姜解为四种德性："元，善之长也；亨，嘉之会也；义，利之和也；贞，事之干也"，开启了解《易》的新思路，但它还不是解《易》的普遍方法。把"以德义解《易》"作为普遍方法提出来的，是孔子。《论语》中，孔子要求"不占而已矣"。在帛书《要》中，又明确要求"以德义解《易》"。"德"指卦德，引申为道德、修德；"义"指义理，从而使《易》的卦爻辞成为进德修业的教材。

其次，《系辞》整理汇编了十五种卦爻辞的解释，也成为以德义解《易》发挥伦理道德思想的一种范式。

关于修德的有：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这是对《中孚》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的解释。爻辞本来是讲诚信感人，这里却发挥为一套关于言行、关于善恶荣辱的思想，教导人们重视修身，重视言行及其产生的影响。

"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这是对《同人》卦辞"同人先号咷而后笑"的解释，指出同心一德的重要。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这是对《大过》初六爻辞"藉用白茅。无咎"的解释，说

明敬慎的重要。

“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这是对《谦卦》爻辞“劳谦，君子有终，吉”的解释，全面地论述了谦德的内容和重要性。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这是对《复》卦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的解释，对“知几其神乎”作了极好的发挥。

“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这是对《复》卦爻辞“不远复，无只悔。元吉”的解释，树立“不迁怒，不贰过”的颜回为知过必改的典范。

“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这是对《小过》爻辞“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的解释，发挥君子待时而动的思想。

这些都是从正面发挥儒家道德修养的思想。以下则从反面教训出发宣扬儒家的道德修养思想：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仟重。鲜不及矣……言不胜其任也。”（释《鼎》卦爻辞：“鼎折足，覆公悚，其形渥。凶。”）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释《困》卦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释《困》卦爻辞：“履校灭趾，无咎。”）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释“何校灭耳。凶。”）

这些反面的教训在道德修养中也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它也是许多血的教训的总结。

从卦的义理引申出治国处事的经验教训的，有：

“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释《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强烈表达尚贤的重要。

“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释《节》卦初九爻辞：“不出户庭，无咎。”）从反面指出“慎言慎行”的重要。

“作易者其知盗乎……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盗之招也。”（释《解》卦六三爻辞：“负且乘。致寇至。”）“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成为后世修身的格言。

“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释《否》卦九五爻辞：“系于苞桑。”）

这些解释不仅在范式上予后世以重大影响，也成为修德和治国的经典格言，对我国社会的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导读七】

《周易》的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特点

《周易》本身实际上是一部哲学书，卦爻辞及《大象》、《彖传》、《系辞》都渗透着哲理，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下面综合地对之作一论述。

一 “变易”观念

《周易》的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首先是它的“变易”观念。

《周易》的变易观念和其巫术性质有内在联系，因而具有特别深层的根基，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基于理性对事物运动变化的观察和概括，而且是由信仰而来，比纯理性的认知有更深厚的基础和力量。这是因为《周易》的权威和能赢得信赖的根本原因，在于能为求问者预先指示成功与否的答案，而它的答案全落在“变”的一爻或两爻等之上，不变的爻则不具此种功能，因而“变”成为关键和根本。

《系辞》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尚动者，观其变而玩其占”，“爻也者，言乎变者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这些论述，集中地说明了“变”与“动”在《周易》中所具有的本体性的地位。“效”的意思有二，一是说“仿效”，爻之动是模仿与效法天下事物之动的；一是说“效准”，即“天下之动”由“爻”的吉凶祸福、可行不可行、可动不可动的指示来效准，来最终确定。所以“变”是天下大业——“吉凶生大业”之基础。“动则观其变”，就筮法说，是指九与六这两个“变”数，筮得这两个数时，其爻为变爻，可以定求问之事的吉凶。就卦说，是指阴爻与阳爻的互动与互变，由此造成卦和《周易》这个“系统”的变化。如《坤》卦六阴，一阳复生，成为《复》卦。《大象》说：“后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至日”指冬至，天气由严寒转向暖和，由冬天转向春天。以后二阳为《临》卦，三阳为《泰》卦，四阳为《大壮》卦，五阳为《夬》卦，六阳为《乾》卦，皆为阳性、在上者、大奋进、大果决之卦。在《乾》卦中一阴复生为《姤》卦，二阴为《遯》卦，三阴为《否》卦，四阴为《观》卦，五阴为《剥》卦，六阳全变阴为《坤》卦，卦的性质皆与阴遯、在下者有联系，表

明六十四卦是一个阴阳有机联系和消长运动的“变动不居”的系统。所以“变”这一观念乃是《周易》的灵魂。

“易”这个字的本义，有不同说法，但“变易”之义是最基本的。《说文》说“蜥蜴、蝘蜓为易”，这是取其善变之象。郑玄说：“易有三义，有简易，有不易，有变易。”其中，“变易”是基础。

《系辞》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有“动”才有吉凶悔吝，才有事业的成败得失。“动”是和“变”，和刚柔相推产生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系辞》又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神”这一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能懂得和掌握“变化之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不掌握变化之道，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

因其如此，“时变”、“时宜”、“时中”、“时义”成为《周易》特别是《彖传》发挥的主要思想。这些名词，说法虽有不同，实际意思只是一个：根据形势、时代的变化，采取这一时空、形势下所应采取的适宜的行动。“中”即恰当、恰好，也即“宜”的意思。“义者，事之宜”，“时义”也是恰当、适宜的意思。随着《周易》地位的上升，所谓“世经三古，人历三圣”，成为“五经”之首，并被定性为宣示天道的著作，这一“变”的观念对中国人世界观的影响就日益深入。孔子说自己是“圣之时者”，“无可无不可”。《庄子》说：“尔所读者先王之陈迹也，其所以迹则已化也。”司马迁说：“三十年一小变，五十年一大变。”程颐《易传•序》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动之端，天地之心见也。”“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以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程氏易传•恒卦注》）就是说，绝对不变的东西就是运动、变易本身。“变”本身才是唯一的永恒。因此随时变化，与时俱进，治国不必法古，世易则事易的思想及“穷则变，变则通”的观念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成为改革、革新者的理论武器。

另外，世界文化中别人视同神圣而长久不变的东西，在中国则几乎无真正的

长久不变可言。“礼失而求诸野”，中国的礼乐、服饰、工艺，在太多的时侯，反而只有在中原以外，在它的边缘地区才能得以保存，而在它的核心区域，它的发源地，则几乎不太久就会发生变化，如“唐服”，如许多“古礼”、“民俗”之失传。除其他种种原因，多少是和“变易”成为中国文化之指导与统治的观念相联系的。在西方，《圣经》被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在中国，类似的“经典”也从未享有这样的地位。这也和“变”的观念对中国文化之潜移默化不无关系。

二　运动变化是如何造成的？

事物的运动变化是如何造成的？在《周易》看来，是由于阴阳作为相反性质的东西的矛盾和斗争。《周易》有“君子道长，小人道消”的说法；有一阳在下两阴在上而造成“震”的卦象；有水火相生相克而为“革”的卦名。这些都说明，阴阳的消长、矛盾是造成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

《革·彖传》说：“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息”之为义，一是相灭相克，一是相生相息，所谓“休养生息”。这一个过程中，一方面是旧东西的死亡，被消灭；另一方面是新东西的产生，所谓“革故鼎新”。这是一个新旧两个矛盾方面充满斗争的过程。旧的东西并非生来一开始就是旧的，在其刚产生时，它也是新生的，有生命力的。只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和推移，内部条件的变化，它由新变旧了；而当新的方面在它内部产生出来，成长壮大后，新旧的矛盾斗争就会日益激烈，它就不得不被新的取代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枯黄了，野火一烧，完全被消灭了；但它正好为新草之生创立了环境和条件。去除了枯叶败枝，更利于长出新草。在《彖传》看来，这就是“水火”——矛盾方面的相灭相息。一个社会要前进，必须除旧布新，这就得有“革”。所以“汤武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天”指“天意”、“天命”，也指“规律”。“人”指人心。在夏桀和商纣的年代，

政治黑暗腐败，人心思革思变。汤武伐夏伐纣，取而代之，正好顺应了时代和人心。“天地革而四时成”，大自然一年四季的循环，也是阴阳矛盾斗争造成的。如果不是阳的“努力”，在冬至那样的严寒，阴气压倒了一切，它怎么可能又“一阳复生”而有《复》卦的出现呢？所以《革》卦及《彖辞》关于矛盾运动的思想是鲜明而深刻的。

“革”的思想、矛盾斗争的思想，首先在《乾》、《坤》两卦中表现出来。这两卦都讲到“龙”。“龙”是高升腾飞、大吉利之象。但它的命运不是一帆风顺的。不仅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意味着遭遇极大危险，如不经努力奋斗，加以克服，新局面便不可能出现；且上九“亢龙有悔”，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都表明到了最后不得不经历严酷的斗争和“战”的洗礼。《坤》之为卦本是“地”，是“顺从”，为何“龙”又在此出现了呢？通常的说法是认为它处于“上六”，过了“度”了，物极必反，故有灾祸。但按卦的阴阳爻变来说，《坤》是由《乾》变来的。《乾》一变为《姤》，二变为《遯》，三变为《否》……六变而为《坤》。当阳爻完全要为阴爻所代替时，双方的斗争特别激烈，于是有“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出现。同样，当《坤》一变为《复》，二变为《临》，三变为《泰》……六变而为《乾》时，“亢龙”的局面就出现了。所以上六上九的“悔”、“战”之局面，不只是两卦卦内爻位过渡而形成的，还是贯穿于全部《周易》、作为《周易》基础之阴阳两种矛盾对立的力量的本性决定的。

《周易》的最后两卦《既济》、《未济》也充满内在的矛盾和斗争。《既济》初九是“曳其轮，濡其尾”，大困难之状；上六是“濡其首”，更加危险多难。盖矛盾无处不在，前进路上的反对的力量无处不在，事情是绝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但《周易》中，阳是向上的、积极的、前进的、光明的、诚信的力量，阴则被认为是向下的、消极的、阴暗的、破坏的力量。因此事情总是处在好与坏、光明与黑暗的两种可能之中。好的方面不努力，不警惕，不壮大自己，另一方面的力量就会占上风，把事情搞坏。国家如此，家庭如此，个人也是如此。《蛊》卦讲“干父之蛊，干母之蛊”，“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中蛊就是中邪，中男

女关系之邪。说明两种矛盾力量的斗争在家庭中也无可避免。

但阴阳矛盾的双方又是相成相济的。《泰》的交泰、通泰，是天地、阴阳的交流、沟通、相济造成的。《庄子》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赫赫出乎地，肃肃出乎天，两者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庄子》说的就是《泰》卦的卦象所表现的哲理。《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负阴"是背负阴，阴在上；"抱阳"是阳为腹，在下，即是《泰》卦的卦象。双方的相济造成万物之"和"。故在《周易》中，阴阳、上下凡能沟通的，就是好的，吉的。《谦》卦之吉无不利，就是因为能上下沟通、交流。相反，不能沟通的就是坏的，不吉的。如《否》卦之为"否"、《未济》卦之为"未济"等等。

在阴阳双方中，《周易》赋予健康向上的、光明的、前进的方面以具有活力和主导的性质，这使《周易》对世界的看法具有一种内在的乐观主义，深信世界的光明、前景的美好，深信善良必能战胜邪恶、光明必能战胜黑暗而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在《周易》中，《乾》卦卦辞是"元亨利贞"。《坤》卦卦辞是"利牝马之贞"。《系辞》说："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这里，"知"是知州知府之"知"，意思是《乾》不仅明智，能看清前进方向，且主管其事，有主导行动之权能。《坤》的本性和地位则效法、跟从《乾》。如此造成的乾坤世界当然是"富有""日新"之"大业"、"盛德"、前途无限光明美好的世界。

三　"变易"与象数及结构

《周易》"变"的观念与"象数"观念有内在的联系。"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而变化见矣。""形"是一种固定了形体的"象"。爻辞也是一些"象"。而每一个"象"都必定有一个"数"以表现它的特性和变化规律。推而广之，凡物都是数和象的结合。如圆之"象"，其"数"的特性是径1周3。方之"象"，其"数"的特性是4比1。一年的运动是4(季)的变化和循环，是360日的周而复

始。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运动，反映为时历的周而复始。种种不同的“象”都有其“数”的基础，由“数”的变化即可知道“象”的变化。音律学讲三分损益，认为不同的音调表现为十二律(象)，而每一律皆具有自己特定的“数。”由“数”的“三分损益”即可得到十二律。圆和方可以转化，可以由方而求圆，圆亦可以分解为方。因为“圆”和“方”虽然有形象的不同，但内在的基础是“数”，是由“数”的变化决定的。《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是内在地包含着“数”和“象”两个因素的。

《周易》“变”的观念又与“结构”观念有内在的联系。在《周易》看来，“变”总是在一种特定的结构内进行，并造成结构的变化与运动。《系辞》说：“周流六虚，惟变所适。”“六虚”即六爻组成的“卦”，是一种“结构”；“周流”指阴阳循环往复的不停息的运动。不仅卦是如此，扩而言之，一切“物”都是如此，其内部是“阴”和“阳”两种东西的变化和运动。《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指“一阴一阳”的运动变化，因其是内在的，故谓“形而上”。这里，“阴”和“阳”是一种概括，是抽象而不可见的；“器”则是成形的“结构”，是可见的，故谓“形而下”。在中医学中，“人体”就被认为是这样的“器”。《黄帝内经·六微旨大论》说：“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生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就是说，“器”是“生化之宇”，人体这个“生化之宇”是阴阳(能量、信息)新陈代谢、出入平衡的自动控制的“器”——“结构”；一旦阴阳运动所造成的新陈代谢的“状态”不平衡了，结构就会出现病态甚或导致破坏而中止。这是中医对人体的一种总的看法。①这种人体观就是源于《周易》的。中医之和西医截然不同，就是建立在这一总的不同的的人体观之上的。中医之能形成一整套和西医不同的医学原理体系——如很早就发现人体的经络“穴位”系统，形成经络理论和针灸治病的一整套方法；很早就发展了望、闻、问、切及辨证施治的一整套医疗看病方法；对于每一种病的治疗

①参阅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四章 汉代自然科学方法论及其与哲学的相互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第三版，第94—121页。

下药都强调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等等——也都要归因于它对人体生命的上述根本看法。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人体，宇宙亦被认为是这样的“器”。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出，动而愈出。”以宇宙为一个“橐籥”——自动鼓风的风箱，有膨胀和收缩运动的鼓风机。这看法亦是和《易》相通的。《系辞》说：“乾坤其《易》之门也。”“阖户谓之乾，辟户谓之坤，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认为《易》也是一个风箱，一个有阖有辟不断运动出入的平衡系统。这些都反映了上述“结构”观的特点。以后汉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阴，判为向四时，列为五行。”（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阴阳虽异，而所资一气也。阳用事则此气为阳，阴用事则此气为阴。阴阳之时虽异，而二体常存，犹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纯阴也；加火极热，则更阳矣。”（《董子文集•雨雹对》）发挥的就是这一宇宙之“结构”的观念。

在西方有关运动变化的思想中，宇宙、人体常被设想是由各个部件、局部（实体、如原子）按机械方式组装成的“机械”。每个局部都有其独立的功能作用，可以拆下来换洗、替换。膝盖坏了，换个木制膝盖；胃坏了，切掉半个；心脏不跳了，安个起搏器。眼睛不好，专治眼睛。局部不是和全整体有机联系，而是可分割和独立出来的。人体只是把不同的部件组装在一起。《周易》则把它看成一个“结构”——“系统”，局部不能离“系统”而存在，只有在“系统”中，它才成为它自己，才表现出它的功能和属性。眼睛不好要治肝，清肝明目。“肝开窍于目”，眼睛不是独立的东西，只是表现出来的一种功能与作用，这种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肝”的功能作用的正常和健全。把“肝”加以调理，功能正常了，眼睛就自然明亮了。西方的天文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有密切关系，天体是一些形状固定的球体，有固定的距离，固定的运动轨道。对宇宙的看法本质上是机械论的世界观。《周易》则是一种有机生命的系统观。故中国的天文学认为，天体没有固定的形状，直至王充，还认为地是一个在不断生长的“气体”样的东西。

《周易》之象数的和有机系统的运动观，对中国的科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不了欧几里得那样的几何学及以此为基础和方法论的天文学，

产生不了以人体解剖为基础的医学，实验检证的科研方法不能得到系统发展，以至近代科学也无法产生，都和这种运动观有直接关系。①这种运动观和近现代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属于同一类大的思想类型。不过西方近现代的“三论”以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周易》这一类型的运动观则缺乏这种基础。尽管如此，但以它为基础的中医学及其他有关学科，其成绩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　世界是由“事情”组成的

《周易》作为算卦书，与人的实践及命运密切相关，这就内在地决定了它所展现的世界，是一个由人的实践所折射了的世界。这世界不是自在的，自己如此的，而是与人的实践目的、实践过程、手段及成败相联系的。故“天”在《周易》中，其出现和面貌，不是本己的我们所仰望、所看到的“天”；而是以光明向上的、积极进取的性质和面貌出现的“物象”，在《乾》卦中与大人、与“龙”之象相关联。“地”，其面貌与性质不是自然的大地，而是一具有“直、方、大”之道德品性的“物象”，与“牝马”，与被领导、顺从的事物相联系。雷电、地震等，也不以其自然的本来面貌出现，而是一种带有“天意”的“天象”，具有警示和威罚的功能。《离》的卦象为火为明，也只是一种“象”。在《革》卦中，从《大象》看它代表“心宿”、大火。在《彖传》看它是水火相生相息的矛盾的一方。在《离》卦本身，日昝之“离”是一种“天象”，对人而言则意味灾难将至。《坎》有时代表水，有时代表坎险。《中孚》的豚鱼是信实的象征，其真正的性质是“诚信”，这不是它们的自然性质。当我们说《周易》表达了一种世界观、自然观时，完全不是说它像西方的原子论或印度的地水火风说，认为自然是由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元素组成的，或八种元素可简化为地

①参阅金春峰：《剖析中国古代的宇宙模式兼论其对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影响》，载《哲学：理性与信仰》，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69—101页；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10月号。

(包括山)水火(包括天与雷)风四元素，因而是与印度一样的四因说的自然观。这样的说法是以西套中，并不符合《周易》的思想。

说《周易》具世界观和自然观的性质，是因为它的卦象系统是一个贯穿天地人、囊括了天地人之“象”与“道”组成的“大全”，能预测将要来的“事情”，而世界即是由这种种“事情”组成的。例如《中孚》所讲豚鱼、“虞”等，即是“豚鱼”和“虞”的那些“事情”——每次产卵，它们都必然地诚信不差地按时回到它老家同一地点,而决不改变。这“事情”有时间，有地点，有时间地点之内的行为主体和行为过程。而“虞”则“有它不燕”，有了祸乱和不诚信的事则会不安。如此等等。《周易》的每一卦每一爻都可看做已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如《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代表的就是一种处境及在此特定时空和处境下一个有为的人所已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世界上类似这样的处境和事情是很多的，可以是你的，也可以是他的，是贵族或农人或工人的，是各个地方已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因而在《周易》中，世界即是由种种“事情”组成的。世界即是“事情”之流。

“事情”是人做的，离开人的实践就不可能有任何事情。它与做事情的人的动机、目的、道德品行有密切的关系；人对事情的观察角度和关切点，对它的评价，都由自己的实践目的、立场决定,因此不仅打上了人的、主体的深深的烙印，而且打上了“实用”的深深的烙印。这使中国古代的理性确实具有李泽厚教授所概括的“实用理性”的特征。这种“理性”，好的方面是一切为了民生日用，坏的方面则是纯粹理性不容易有发展的空间，只问原理而不管实用的纯科学、原理科学被割断了发展的基础。

既然每一个人，特别是掌握一国一家(贵族有大家)的人做任何事情都要求问《周易》，《周易》以上的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对世界对事情的看法也就成为他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了。

所以中国哲学思想中不会有黑格尔三段论式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以主客对立为前提，把世界与事情看成按纯客观规律运动变化的“客观自然过程”。这和《周易》的辩证或变易思想之上述性格是性质大不相同的。

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在《周易》中，“天道”、“宇宙”不是中性的没有任何价

值意义的纯客观自然，而是一个有活动目的和方向的自然，是一种价值的存在。如《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命欣欣向荣、生生不息是"天地"的大德或目的，从而亦是人文创造的中心和价值的根本。看天地，重点是它所表现的这一价值原则，而不是它的物质的构成或自然的物理的属性。贯穿于《周易》的全部经、传之中的天地观或宇宙观，都是这一价值原则的体现。如：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

这里，"富有"、"日新"，不只是物质财富的，亦是精神、文化的。"德"指道德，也指人的才能、能力、潜能。就是说，不只道德修养，人的才质才干亦是"富有"、"日新"的。天地宇宙之"富有"、"日新"，不仅是因为万物生命是"富有"、"日新"的，亦因为人类文明是"富有"、"日新"的。而这一过程充满着新旧力量的矛盾和斗争。新的方面要鼓起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取得胜利。所以，《易》虽不与"圣人同忧"，但它要为宇宙万物鼓起奋发向上的勇气，同样显现出有内在的仁心和仁德。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系辞》）

这里，"仁"之所以成为"圣人守位"的根本，因为它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体现。"圣人"不只是哲学家，他的首要德性是"仁"，像天地一样的大仁。他英明睿智；但他之为圣人，根本之点在于他的大仁。孔子赞美尧之"则天"，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认为天之伟大德性就是阳光普照、雨露均沾，在其大仁之下，万物各异其性，而皆欣欣向荣。尧之"则天"，即是取法于天之大仁而使万民万物皆能遂其生，养其性。《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

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尧就是一位与“天地参”的人。作为“圣人大宝”的“位”，即是“与天地参”这种职分之规定。成功地履行此“位”所赋予的“赞天地之化育”的重任，就是“成位乎其中”。因此，在这里，没有佛教式的“成住坏空”的虚无、悲观主义；没有“天地”是被另外一种力量创造出来、只是按机械力学规律循环往复的僵死的客观主义。在这里，充盈和凸显的是人和天地宇宙在生命创造和发育中的互动和欣欣向荣。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系辞》上）

什么叫“继”？《国语·郑语》中史伯论和同，有一很著名的解答：“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和”是多样性的统一，如一道美味可口的菜，油盐酱醋等多种调料放在一起相互中和、调剂，才能产生美味而能百吃不厌；如一曲美妙的音乐，各种音调节奏和谐统一，非常悦耳，才能持续演唱，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只有一种调料、一种音调，那就叫“同”。“同则不继”，它的“生命”就完结了。男人和女人、雄性和雌性在多样性中是最根本的两极，也要“和”——对立统一，相互结合，才能使生命“继”而不断。只有一个方面，则生生之链就会中断。故“继”指的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结合或多样性的“统一”所造成的“生生不息”。而这就是“善”。这“善”被赋予每个个体，就是它的“性”。所以“性”的本质即是“生”，即是生生不息的“继”。一切有“生命力”或“生命活力”、能鼓起“生命活力”的东西才是“善”的，好的。一幅画，如果充盈着生命活力，就是好的美的，画中生命的跳动可以鼓舞和感染人奋力向上。相反，则会是颜料笔墨的拼凑、堆积，是死的，不好的，没有价值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是如此。

要之，按《周易》的世界观，天和人、自然和社会是同一地为一种“生生不息”的道德价值和目的所构成和支配，本性上是一种“真”、“善”、“美”的统一。

五　人是能动的力量

《周易》是算卦用的，但它实际上强调了人自己，他的道德、作为及精神状态在造成吉凶祸福中的作用。

如《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无咎"是君子的主观努力造成的，如果不是如此，而是逸乐松怠，则结果一定不是"无咎"而是"有悔"。《坤》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不习"是人的主观努力。"无不利"是由这种主观努力造成的。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无咎无誉"之造成，是当事人"括囊"，即自己自觉地韬光养晦、不露脸、不张口造成的。《屯》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盘桓"不是徘徊不进，而是奋力打造坚城，使之如盘如桓一样的坚固；如此才利于安居，利于建侯。《蒙》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包蒙"即全身披戴甲胄，把自己武装起来。"纳妇"是自己把老婆娶进来。这样的儿子才能当家。《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利与不利完全是自己选择的结果。《需》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事情发展到要害关键处，有外力干扰；专心谨慎地处理，才会有好结果。《系辞》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要有如此的好结果，就一定要如此行动。

许多上九上六的爻辞，一般认为因为过了"位"，过了"度"，事情走向反面，大多是凶的。《乾》上九："亢龙，有悔。"《比》上六："比之无首，凶。"《噬嗑》上九："何校灭耳，凶。"《复》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凶。"《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等等，似乎都是如此；但要注意的，这些话大多是以规律、教诫的形式出现的，是一种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师出以律，臧否凶"

一样，是告诉你不能这样做。如果你要执意违反它，则结果一定是凶的，而不这样做则不会有凶的结果。因而凸显的是人自己的选择和作为。

《谦》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行师征邑国"一定要有檄文一样的文告，历数自己的受害，敌方的骄横不义，出兵乃迫不得已，这就是"鸣谦，吉"。相反则会凶。

《豫》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既便陷得很深，如堕深渊了，只要诚心地改过、改变，结果就会是好的。

《大壮》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进退两难，处境很坏：但如能苦撑、坚持，事情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化。苦撑是转化的关键。

《复》上六："迷复，凶。""迷复"指迷途而不知返，这当然大凶。但这是你自己的抉择造成的。如果迷途知返，就逢凶化吉了。

《旅》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爻辞所讲都是凶象。你要做这些事，这些情况是可能或必会发生的。是否还要做呢？这就要由你自己选择了。

《益》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摇摆不定，时而与之好，时而打击人家，结果一定会是凶的。

在《周易》中，许多"上六"、"上九"爻辞是吉的；如《履》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蛊》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临》上六："敦临，吉，无咎。"《观》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贲》上九："白贲，无咎。"《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颐》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遯》上九："肥遯，无不利。"《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震》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艮》上九："敦艮，吉。"《渐》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涣》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等等。何以如此？盖因为都有人的主观向善、向上的努力在其中，转化了不利因素。

《系辞下》："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国家的存亡，不在于外部，在于自己的作为，常存警惧之心，励精图治，则国家可保，否则就会灭亡。务虚名，唱高调，吹牛吹破了天，结果一定是凶的。过河被水淹过脑袋，事情明摆着是凶的，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样做就反而会"无咎"。

《庄子》说："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勿以人灭天，勿以故灭命。""天"和"命"指事物的自然状态和本性。庄子反对利用物的自然本性为人服务。《周易》则恰好主张这一点。"童牛之梏，吉。"给牛穿上鼻子是好事，牛从此可以驯服自己的野性；人可以利用它为生产服务。而这正是牛的最好的"命"和本性的最好的发展。"拔茅茹以其汇"，茅茹之为物，上面一叶一叶分杈，是分散的一大丛；其近根处汇结在一起，抓住了它，就抓住了根本而事半功倍了。"包荒用冯河"，爪皮大而椭圆，结实牢固，平时弃置不用，紧急时正好可用做渡河的工具。这些都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扩而言之，就是"人定胜天"，和以后《荀子》发挥的观点完全一致。

《大象》的"观象进德"，"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彖传》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小象》的"尚志"，以及《系辞》的"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这些论述都充满了一种信念，认为掌握变化发展规律，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就必会取得成功。这也使《周易》充满了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面的乐观主义；而这种信念及乐观精神正是《周易》用以"鼓舞"人们奋力前进的世界观的特征。

【导读八】

《说卦》、《序卦》、《杂卦》思想简介

《说卦》是对八个经卦的解说，《序卦》是对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一种解说，《杂卦》则是对各种说《易》材料的汇编，下面分别对它们作一下简单的介绍。

一　《说卦》思想简介

《说卦》是对八个经卦的解说，由诸多说《易》资料汇编而成。它的基本内容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概括地说明卦的生成和意义，如："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前一段话由蓍数讲起，讲《易》的巫术起源，落脚点是卦爻的生成。按它的说法，卦是观变于阴阳而产生的，爻是基于刚柔变化而产生的。这已是哲学的义理的解说，也就是说，卦爻是表现阴阳刚柔的变化的。阴阳刚柔所指，是自然界的阴阳刚柔，亦关乎人事和社会，也即君子小人，男人女人，上位下位——君臣、君民等。影响或支配这变化的主要力量是道德。《易》的任务就是教导人们怎样通过提高道德修养，以理顺种种社会人际关系，建立起合于礼义的社会。道德的内涵是仁义。

马王堆帛书《要》记叙了孔子一段话，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口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乎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与史巫殊途而同归者也。"意思是说，巫所作的是"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史所作的是"参天两地而倚数……立卦……生爻"。孔子则进一步指出《易》的目的是"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

尽性以至于命”。高亨：“赞，佐也。神明，神祇也。天神曰神，地神曰祇，亦曰明……言圣人作《易》，暗中受神明之赞助，故生蓍草以为筮占之用。”①《说卦》上面两段话，是据《要》而汇编的。

“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命题对以后《易》学的发展发生了重要影响。义理派《易》学就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的。

第二部分，以八卦之八种卦象——乾天、坤地、艮山、兑泽、震雷、巽风、坎水、离火之相互关系为依据，排列六十四卦的次序，即：“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在帛书《易之义》中，文字为“天地定位，山泽通气，水火相射，雷风相薄。”根据这段文字排出的卦序见于帛书《周易》。方法是：直向安排八个卦，次序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横向为乾坤、艮兑、坎离、震巽。依次由上乾和下坤对应组合为否(天地定位)。次由上乾下艮为遯，上乾下兑为履，上乾下坎为讼，上乾下离为同人，上乾下震为无妄，上乾下巽为姤，得出了帛书卦序方阵图第一横排之卦。整个六十四卦方阵图的排列为：

乾	否	遯	履	讼	同人	无妄	姤
艮	大蓄	剥	损	蒙	贲	颐	蛊
坎	需	比	蹇	节	既济	屯	井
震	大壮	豫	小过	归妹	解	丰	恒
坤	泰	谦	临	师	明夷	复	升
兑	夬	萃	咸	困	革	随	大过
离	大有	晋	旅	睽	未济	噬嗑	鼎
巽	小蓄	观	渐	中孚	涣	家人	益

这里“天地定位”指乾坤上下之位，非南北方位之位。以后邵雍、朱熹以此种卦序为“伏羲先天卦位”，所谓：“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西南，

①《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第608页。

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但这是邵、朱的解说，并不是“天地定位”这段话的原意。

第二段论卦序方位的话是：“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这是采用卦德说进一步说明上述卦序：雷震的卦德是动，巽风的卦德是散、传播，坎雨的卦德是润泽，离日的卦德是明烜，山艮的卦德是止，兑的卦德是说、悦，乾的卦德是君，坤的卦德是顺、藏。而以“神”为促成八卦运动、生成六十四卦的内在动力。

另一种卦的方位排列是：“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五行》说中，东方为木为春，是万物出生的方位和季节，这里配震。西方为金为秋，是万物丰收喜悦的季节，配兑。南方为火为夏，是万物完全成长的方位和季节，配离。北方为水为冬，是万物所归藏的方位和季节，配坎。《说卦》这种方位排列，是《易》和《五行》的结合。朱熹称此种方位为“文王后天卦序”。汉代《灵枢·合八风虚实邪正图》之八卦分布与此一致。

《说卦》又说：“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乾坤是父母，生出震、坎、艮三男及巽、离、兑三女，组成一个家庭。卦爻辞中也确有以八卦为父母及男女的说法，帛书卦序也体现了

这种排列。

第三部分是八卦之卦象的罗列。如："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这类说法有些是春秋时占卦用过的，如乾为天为君为父，《左传》中好些卦占即用此种卦象解释卦爻的吉凶祸福。但为玉为金为寒等则未见实际应用。

二　《序卦》思想简介

六十四卦的排列，按通行本分上下两部分，上经以乾坤为首，坎离最后，三十卦。下经以咸恒为首，既济、未济为终。上经共十五组，下经共十七组，皆每组两卦：两卦或互覆，或互变。

何以这样分上下经？又何以上经以乾坤为首，下经以咸恒为首，并将各卦如此排序？其理由是不清楚的。人们可以有不同解释。《序卦》是一种解释，汉人认为是孔子作的。实际上它当成书于战国晚期。

《序卦》有两个基本观念，上经是天地生万物，下经是男女婚娶组成家庭生子女。以下各卦的次序，皆按照万物出生以后会如何如何，家庭组成以后会如何如何，讲得好像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很多说法是牵强附会的，如：豫卦后面接随，后接蛊，再接临、观、噬嗑，它说："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对卦义的解释与卦的本义完全不符，是字面的解释，理由也不成其什么理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六十四卦的卦序是先有的，《序卦》的作者只能就这种卦序顺次作解释，硬要为它讲个道理，就不能不生硬牵强、随意附会了。

但《序卦》还是有思想价值的。上经的基本观念"天地生万物"是《易传·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具体化。它认为万物之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和平

过程，而是充满着不可避免的艰困和矛盾，如屯是万物之生，蒙是万物初生的稚弱状态，需是饮食，但人人都要食物，必会引起争讼，解决争讼必会诉诸武力，因此有师——军队并进行战争，等等。每一步都必然地会转变到下一步——另一种处境。下经论述人文的产生。按它的说法，天地万物先有了，然后是男女、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家庭——父子。有了父子以后才有君臣（或逻辑上是如此）。就是说，有段时期是没有君臣——国家的。上下尊卑等级则是有君臣以后才有的。礼义的作用就是错置上下尊卑的秩序，使之永远巩固。在这种人文历史的进程中，同样充满不可避免的艰困和矛盾。如“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损伤、挫折。就是说，事情的进展不会一帆风顺的。每一步都必然地会转变到下一步——另一种处境。如果能掌握事情的以上规律，就可预先作准备，由凶化吉。要之，卦序之说就像万物和人生的“流年簿”，人一旦生下来，一步一步，每一步都是必会发生的。有第一步就必有第二步，一直到最后。故要紧的是自己对它预先有思想准备，好好应对。这种“流年簿”当然不是作者自觉设置的，也许他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但客观上给人是有这种印象的。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作个《序卦》？这看《书序》、《诗序》的产生就可明白。原来这是战国后期秦汉著书编书说书的风气使然。如《淮南子》原名《淮南鸿烈》，全书最后是《要略》，对为何编写此书及各篇何以如此排序作一说明，即是《序》。《史记》最后是《太史公自序》，对全书各篇何以如此排序作一说明。战国后期，当“六艺”成为专门学说后，有《诗序》、《书序》。《序卦》与此类似。

《史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说卦》、《文言》。”（《史记·孔子世家》）未提到《序卦》，但《淮南子·缪称训》已有引用，谓：“《易》曰：‘剥之不可遂尽，故受之以复。’”故《序卦》应成书于西汉前。《汉书·儒林传》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虽未提《杂卦》，但显然已将其包括进去了。因此《杂卦》很可能是汉人作的。

三　《杂卦》思想简介

《杂卦》取名为“杂”，即因为它是汇编自各种说《易》材料的。它的排列不按卦序，而以互变或互覆的两卦为一组，又大部分以一字概括卦的性质而两两押韵，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但也有许多不押韵的。

“乾刚坤柔”。这取自《彖传》。“比乐师忧”，是从效果上对比卦和师卦作的说明：团结会带来快乐，战争会引致灾祸。

摘自《彖传》的，还有：“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震，　起也。艮，止也。”“涣，离也。节，止也。”这些是卦德，　亦出自《彖传》。

有些摘取卦象，出自《大象》，如：“晋，昼也。明夷，诛也。”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临”，以上临下，以君临民，应取的态度是给予、赐予，给予臣民以恩惠。“观”，据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是指贤人到一个国家，可以为这个国家与君王增光。君王应采的态度是“求”，求贤。这是对卦义作的说明。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屯”，屯固、屯聚，“见”，出来，有了。有了“屯固”或城堡，就有了家居，不会被人赶走了。“蒙”，如草丛之生，杂乱而外见。这是概括卦的内容和主旨的。

“渐，女归待男行也。”点明了渐卦不是一般地讲嫁女，而是回家等待出征的丈夫。渐卦以鸿——“鸿雁传书”为象，确是男人出征、妻子在家不孕之“待男行”之卦。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从义理上概括了两卦的性质。

“损益，盛衰之始也。”帛书《要》篇说：“益之为卦也，春以受夏之时也，万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受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益之道，始也吉，其终也凶。损之始凶，其终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杂卦》把

它摘取来了。

有些解释是字面的，如：“剥，烂也。复，反也。”“解，缓也。蹇，难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需，不进也。讼，不亲也。”但个别的很特别，如“大过，颠也”。何谓“颠”？字面上是顶峰，如山巅；也可以是倾覆，颠覆。意指“大过”是事态过分到了顶点，也是对常规的颠覆。

由以上分析可见，《杂卦》确实是很驳杂的。

【导读九】

今天学习《周易》的意义

今天《周易》已不是“经学”——五经之首了，“内圣外王”一体两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要学习《周易》？具体地可从下列几方面加以说明。

一　了解《周易》时代的文化与生活

今天我们学习《周易》，首先是出于一种文化的历史的兴趣。因为《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总结了当时人们的丰富政治、经济、军事种种经验教训和人生智慧。要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今天，要了解我们自己，必须了解中国文化的过去，它的源头。《周易》像一面镜子，你可以从这里看到中国文化、思想的过去，它的最早的胚胎。

孔子讲中国文化的时候，讲周殷夏三代，认为它们是损益的关系，而非中断或断裂。司马迁《史记》有《夏本纪》，对夏代从禹以来的世系，有完整的记载。这个记载没有文物和文字可以证实，但甲骨文的出土证明了《史记》之《殷本纪》是基本正确的。因此有理由推断《夏本纪》也是有根据的。虽然如此，夏代终归没有文字，没有真正的史料可以说明什么。“惟殷人有册有典。”甲骨文是这个册典的一部分，为研究中国文化的源头提供了宝贵的材料，但真正最有分量最有价值的是周初形成的三本著作：《尚书》、《周易》和《诗经》。《尚书》偏在政治、历史，《诗经》偏在文学诗歌，只有《周易》有一种全面的价值。要了解那个时代或中国文化的全面的情况，它的哲学和思想、意蕴、最内在最本质的东西，就要了解和研究《周易》。

《周易》反映和记录了中国最古老的殷周之际的文化和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如同一个活的博物馆，你不仅可以从中看到种种物质的东西，更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活的生活，他们的生产生活习惯、国家形式、人际关系、思维方式，看到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他们对自然、对人生、对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和解答，与西方、与古希腊文化、哲学的极大的不同。

看一个殷周青铜器博物馆，你会惊叹于当时人们铸造工艺的极高水平，艺术

想象力的丰富，礼制的森严，气度的恢弘有力和庄严神圣。你也会从这里看到有两个世界，王公大人的穷极奢华和劳动者的深重的贫困和苦难。因为这些青铜精品都是在地下坟墓中挖掘的。钟鸣鼎食，奴婢成群。王公大人们生是如此，死后亦是如此。你会感叹“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死的哲学之神奇和沉重。

以前出土的古墓如秦公一号大墓、曾侯墓、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等在此不论，仅以2007年被评为十大考古发现之春秋时期江西靖安古墓为例。这里陪葬的就有47具棺木，28具保存相对完好，其中有22名青年女性裸体入殓。除主棺有棺有椁外，这些棺木均为单棺。死者多数为侧身屈肢，少数仰身直肢。一些头骨上保存了十分完美的秀发、发髻以及捆扎头发的发带。多数死者未穿戴服饰，只是使用纺织品匹料或者竹席包裹尸身，一些死者身上佩戴有精美的小件玉饰。随葬品除小型手工加工工具，如刀、削、凿等之外，还有木质纺织工具绕线框、梭、打纬刀、陶纺轮、漆勺等。原始青铜鼎很少。其中圆形金质饰物1件，直径30厘米，表面用錾刻技法装饰出三圈龙形纹饰；外围环以双层陶制装饰品，其上刻有精美的云雷纹饰。器物造型独特，工艺考究，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同期体量最大、装饰最为繁复的金器。全墓出土了300余件纺织品，有桑蚕丝和麻两种。桑蚕丝织物有各种不同密度的纱、绢、绮、织锦、刺绣及编织物——组带。有面积最大的整幅拼缝织物及中国最早的密度最高的织锦实物。也出土了中国最早的服装，同时还出土了几种复杂的纺织新品种，完全可以改写中国的纺织织造历史。陪葬的死者就是主人的奴婢侍妾。生前她们服侍主人，死了，亦随同到地下世界服侍死了的主人。

从这处墓葬我们可以知道古代生活的许多情况，但要知道殷周时代生活和思想的生动、鲜活的反映，则《周易》提供的信息就要丰富得多了。

从这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的活的思想和风习。战争，长子帅师，弟子舆尸；战况十分惨烈，但全氏族、宗族的人们，义无反顾，全力以赴。婚姻、男女爱情，比之后世是自由而开放多了。《咸》把“新婚之夜”的男女情爱搬上大雅之堂，公之于众了。“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嫁人的自主性很强。“家人嗃嗃，妇子嘻嘻”，规矩远没有后世那样严厉。“干父之蛊，干母之蛊”，父母

与子女关系也没有后世那样严厉疏远。

可以看到人物的各种各样的典型。“武人为于大君”的以死报国，“箕子之明夷”的忠贞，为理想敢于承受牢狱之灾的大人之献身精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高洁与潇洒。

人们充满对大自然的感情。万物一体。中华鲟和鲑鱼产卵之强毅精神和守信的品质，引起人们无限敬佩和惊异之情，以之为自己学习的榜样。“鹤鸣在荫，其子和之”，母爱和伦理亲情的乐趣，在人们心灵中不断引起回响，它们也成了人们生活的伴侣和亲人。老树枯杨，这平常的景象成为人生独立不惧的象征，人们对之敬赞有加。雷击、地震、流水坎陷、牝马、童牛、鸿雁、豶豕、狐狸、大车、明夷于飞，所见所闻，在在都成为人们生活和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一群充满了生的乐趣和机智智慧的人们；一群充满英勇无畏精神、敢于御寇取胜的人们；一群善于总结人生经验、提升生活能力和品质的人们；一群爱好美饰，喜欢诗歌、艺术、文艺创作的人们；一群诙谐、幽默，喜欢隐语、谜语、歇后语、怡情养性的人们。

学习《周易》，会对我们民族今天的性格、爱好、长处、弱点，有更多的了解。

二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周易》讲的“德”，包括道德和才能两方面。今天学习《周易》，仍然可以帮助提高做人的道德和才能。首先是道德。

选拔干部，讲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主要指道德，也就是如何做人的品德。一个人要建功立业，在事业上大有作为，出色完成担负的任务，聪明智慧是必备的，但首先需要的，还是做人的优秀的品德。德的项目很多，如儒家以后大力倡导的忠孝仁义等。《周易》所着重的则不是这些，而是做人做事的最基本的道德，其中最重要的是“谦”和“诚信”。《周易》对这两种基本道德的论述和

强调，今天依然有着最现实的意义，是值得大力继承和发展的。

关于诚信的重要，孔子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信被提到了生死攸关的本体、本真存在的地位。何以如此？盖就一个人说，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际交往，取得别人的信任和帮助；没有“诚信”，就不可能尽忠职守，取得事业的成就，甚至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推到极致，则连生命也不能维持苟活了。一个单位，一个公司，一个团队，一个政党，一个国家，都是如此。

《左传·庄公十年》载，齐国来攻打鲁国，曹刿请见，问庄公：你凭什么去打胜这一仗？庄公说，有好吃好穿的，必定分与别人，不自己独吞。曹刿说，这恩惠只及于你周围的人，老百姓是不会为你打仗卖命的。庄公说，祭礼用的牲畜玉帛，该多少就是多少，不敢虚夸一定守信。曹刿说，这是小信，不能使神降福。庄公说，大大小小的刑狱案件，虽不能做到审判十分公平，但必使其符合实情。曹刿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这“忠”就是忠于职事，忠于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利益，这“忠”也就是“诚信”。曹刿认为有了这点，就可以和齐人一战了。战争果然取得了胜利。事实上，当一个统治集团不再享有信用、信义、信誉；讲话、做事、发号施令不再有人相信时，其统治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统治集团面临重大危机。戊戌变法企图挽救这种危机。如果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不扼杀这次“维新”，它的统治还是会有一丝希望的。因为它的“信用”——挽救这个国家不致被列强瓜分和灭亡的信用还不会彻底丧失；但当慈禧把这个“维新”带给人民的一丝希望、清政府借以维持自己统治的一丝信用和信誉扑灭绞杀时，它就无可挽回地走上灭亡的道路了。因为再没有任何人对它抱有任何希望了。1905年，慈禧被迫重拾光绪新政，但这时已没有任何一个人再相信她了。于是清政府的统治被推翻了。清朝末年的情况有如孔子所言，没有“食”，国家经济和财政已经破产，老百姓水深火热，饥寒交迫；没有兵，大部分军队腐败、落后，不堪列强一击；但人民对这个政府仍然并未完全绝望，但当“维新”被绞杀时，它再没有任何“信”可以予民了，它就真正地灭亡了。

一个理论，一个主义，能发挥作用，根本点也是因为它有“诚信”。一方面

它在理论上深刻彻底，能抓住事物的根本；另一方面它能见诸行动，理论和实践完全一致，不自欺欺人。如果不是这样，毫无“信用”，理论也就破产了。

《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则生物”，“不诚无物”。意思说，一个人诚信于一件事，日积月累，不停息地努力，必定可以完成和做好这件事。一曝十寒，三心二意，工夫不诚，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天这样地高远，地这样地广大深厚，积土成山，积水成河，汇为汪洋大海，都是日积月累、不停息地努力的结果，因而是“诚”所产生的。人之能成为人，也是因为有做人的“诚”。

《周易》用豚鱼来标示“信诚”的美和力量。中华鲟世世代代必到三峡上游产卵，没有任何困难障碍能阻止它们。为了完成生命延续的大事，它们总是在同样的时间、地点出发，沿着同样的路线，年年如斯，不做任何改变。大洋中的鲑鱼亦是如此。这就是“诚信”。豚鱼从远古到现代，生生不息，经历了无数严酷的考验，作出了无数的牲牺，但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能改变它们对生育职守的忠诚。这种“诚信”是它们生命本质的一部分，表现了它们生命存在的光辉、光荣和神圣。这种“诚信”的意义对于人是同样的；《周易》的时代如此，今天依然如此。这种诚信也就是守恒，所以《周易》对于恒心、恒德也是极为推崇的。

“谦虚”是《周易》提倡的另一普遍而基本的道德。这在今天同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政治上的“谦虚”是宽容和包容，允许多样甚至“异端”声音的存在，因为生命是多样的。天地有无边广阔的容量和心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才成就了生命的美和天地本身的美。多种多样的音调、音节，成就乐曲的美。多种多样不同的意见、见解、学说成就思想的智慧之美。只有一个调子，一种意见，音乐就被扼杀了，思想就僵死了。

个人的谦虚则是一个人成长奋进的起点和动力，也是得道多助的最重要的条件。因骄傲而自满，而盛气凌人，而招致孤立、忌恨以致遭到打击、报复，弄到身败名裂的人和事，在历史上和生活中是太多了。但亦唯谦虚者才能从中汲取教训而受益。对于骄傲自满者，再多的严酷教训对他只是“虚无”。《周易》用《谦》、《升》、《损》、《益》、《泰》、《否》等卦大力宣扬“谦德”的重要；《彖传》更把它发挥为“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

谦，人道恶盈而好谦”的普遍规律，认为“好谦”才能有福，才能成功。这种对“谦”的认识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它的现实意义。

此外，《周易》所昭示的做人——成为真正的人、事业有成的人的基本品德：自强不息的精神，改过自新的精神，依靠自力的精神，不忘旧德的精神，正直强毅的精神，为理想献身的精神等等，都是值得学习和继承发扬的。

三　哲学的启示和兴趣

学习《周易》，可以给我们以哲学的启示和兴趣。

哲学从来是研究和处理人和客观外界、和宇宙、和人生的关系的。西方哲学在研究这种关系时，采主客对立、主客两分的立场，让研究在对立的框架内进行，好像进行尸体解剖一样，客体被僵死地摆在那里，供主体检查、剖析，弄清其组成和结构，然后得到一堆知识，让其为我所用。研究人生，人生就成了解剖分析的对象。研究道德，道德就成了解剖分析的对象。总之，不管什么，只要进入了他们的哲学，被分析研究，那东西就成了主体的对立物，成了供解剖的尸体。《周易》则不然，虽然它也有主体客体之分，有天人之分，但客体总是作为和主体自己一体的一部分，在与主体的情感、知识的交流沟通中进行研究和观察的，这就是天人合一。它的方法是“体知”，是“领悟”，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一个“道”的两面、两种表现形式；表现形式不同，但“道”的精神、原理和目的是相同的。“道”是一“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研究、学习的目的，是“日新其德”，使生命的无限潜能能得到提高，发展，扩充，进步，从而变得更和谐，更美，更欣欣向荣，更充满生机活力。

《周易》的宇宙观、人生观是统一的。宇宙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宇宙。人作为“万物之灵”是宇宙的产物，同时也是宇宙的目的，宇宙自身灵性的体现。“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大德同时也是人的“大德”。所以按《周易》，道德的本质和目的，是爱生、护生，使生命变得更美。无限挚爱生命，热爱人生，热爱

现世的生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兴味盎然，成为《周易》哲学所致力追求的目标。不是要舍弃这个现实的人生和世界，不是灵肉两分，不是到另一世界去追求灵魂的圣洁和永恒，而就是在这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追求圣洁、高尚、永恒之世界的实现，这就是《周易》哲学所启示我们的。

《周易》强调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与时俱进，因时因地制宜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周易》把纷繁复杂的世界分为阴阳两种力量，两种对立的性质，在一中看到二，从二中看到一，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以此引导人们掌握世界的矛盾性和矛盾统一性，让思想不停留于表面，防止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弊病。这和西方哲人对辩证法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但西方哲学往往把它变成一种公式、定律，一种刻板的知识。《周易》则把它作为一种改善人生和处世的态度与艺术。在六十四卦举例以示的种种不同人生处境中，它都贯穿这一“易简之理”，演绎出种种不同的吉凶祸福，让人自己去体悟，去养成灵活运用这一原理的本领，从而“开物成务”，处理好人生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这里，辩证法不是死的知识，而是活的思想方法、思想艺术、实践智慧。这一智慧在今天无疑仍保持着它的魅力和生命力，是我们应着力掌握的。

《周易》也表达出一种自然观，但和希腊人的自然观不同，认为自然——我们看到的天体、地球及种种物体所组成的世界，不是由种种零件、原子、分子按力学机械规律组成的；而是一种有机联系的，自控的，由信息、能量相互联系、运动处于平衡所达成的暂时的“稳定状态”。一旦能量的运动不平衡了，信息的运动受阻了，整个系统的平衡被打破，它就不能存在了。这种思维方式不把事物与世界看成死板固定的结构，而看做是一个不断在进行信息交流，在内外环境交互作用中不断改进与调整自己、使各部分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到最好状态的“系统”。这种对事物与对自然的思维方式，支配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学、律历学、音律学，甚至数学，从而使古希腊那种几何学及系统的逻辑学在中国古代不能得到发展，不能产生近代机械力学和近代自然科学。这种思维方式和“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属于一个类型，其成果——中医学、艺术思想、国画、书法艺术、文艺理论与西方的医学、艺术、美术、绘画等并立而为二，是相互辉映的。美国《未来学家》杂志2008年9—10月号发表阿诺德·布朗的文章，引著

名科学家弗里曼·戴森的话说："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指出在过去数百年间，西方世界一直以一种机械的思维范式为基础，其目标是完美性。现如今正转变为一种生物范式，完美性已不受关注，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性。人们致力的是在信息的反馈中对产品或"工作系统"的不断调整、改进，以追求功能的完善。①而这正好是中国古代《周易》之思维范式的特点。所以，把《周易》或中医之思维方式看成反科学的"玄学"，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当今生物学世纪之到来，是建立在机械论世界观及其研究方法与取得的巨大科研成果的基础上的。生命科学的分子生物学、基因学、基因图谱的排列及应用，无一不是这种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因此，知己知彼，认识自己之所短，汲取和认识别人之所长，以全部人类最优秀杰出的思想学术成果济己之不足，在现今如此强烈竞争的世界中，是十分重要的。故步自封，盲目于己之所长，除了自欺欺人，只会引来真正的羞辱。

《周易》提倡"观象制器"，也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一方面，它推动了古代中国各种技术的发展，青铜器、纺织、丝锦、漆器陶瓷、火药、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等等发明创造，都居于世界前列，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也把人们的创造力引向技术、手艺，削弱甚至堵塞了对原理的研究，使纯科学不能在古代得到发展。今天人们常感叹古人技艺之精美，如马王堆汉墓的织锦薄而轻，后世无人能及，许多中医古方也失传了等等。所以如此，即因它们是个人经验的产物，人存技存，人亡技去，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没有科学原理之说明为基础。我国古代的科学著作《博物志》、《梦溪笔谈》、《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等，亦都是经验和观察的记录，不涉及原理、定律。最早的《墨经》记载了许多科学、物理学、光学、力学的实验和知识，也是经验的、零散的，没有原理和基于原理的论证和推论。中国之不能有近代西方机械力学的理论及相应的工业革命，其根源亦在于此。

学习与研究《周易》，其重要意义也在于对我们文化、思想、哲学之所短，能有清楚、清醒的认识。

①《参考消息》2008年9月10日副刊第397期。

四　社会政治思想的启示

《周易》的社会政治思想，今天也有其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周易》的外王思想，概括地说就是“民本”思想。它在《周易·大象》中有集中简明的论述，如“厚德载物”，“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容民畜众”，“辨上下，定民志”，“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振民育德”，“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明罚敕法”，“明庶政，无敢折狱”，“厚下安宅”，“茂对时育万物”，“赦过宥罪”，“施禄及下，居德则忌”，“劳民劝相”，“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等等。归结起来，它贯穿着几个特点：(一)基本内容不外乎孔子讲的“富之”，“教之”，“使民以时”；孟子讲的“保民而王”。(二)它的出发点和目的主要是使国家、使统治者的统治能长治久安。(三)“民”是被使、被保、被教的对象。王公大人则是天生在上的教民、使民者。无论怎样讲爱民，讲“民者，国之本也”，它都是在这个前提和框架下实行的。《左传》说：“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师，使司牧之。”像司牧羊群一样，使民众温饱无虑，不饥不寒，就是以民为本。《周易》的时代，君和师是合一的，政府、国家是君、是统治者，同时是师、是文化教育的垄断者。君师合一，政教合一。民本归根结底是君本、天本。这种民本思想已经完全不适合现代的社会情势和时代潮流了。

今天的时代潮流是民主、人权，以人民的权利为本。国家是保障人权、个人权利的工具。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政府一切权力的来源。人民选举产生政府，政府的大小官员本质上是公仆，是人民用自己交纳的税金来养活的。为人民服务是他们应尽的职责。政府并非天生地代表人民，领导人民来管理国家的。“天”为“民”作主，为民立君，立师的思想，是和当今时代的思想截然对立的。所以从本质上说，《周易》的“民本”思想是我们不能继承的。

但它在《周易》的时代，比之殷商的完全没有“德”、“德政”，没有“爱

民”、“保民”、“民本”的观念，在思想上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它迈出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经历了战争，流血，吸取了许多教训，总结了许多重大历史经验才达到了这一认识。而一经达到了这一思想认识，就使他们和继他们而起的历代封建统治者有了比较先进的政治和统治思想，从而从本质上告别了殷商那样的非人道、非民本的政治时代。这是值得肯定的。它清楚地显示出，居于时代先进地位的思想有多么重大的作用。《周易》能在那个时代，站在时代的前面，今天我们亦应如此，亦应能做到这点。

从现实层面说，今天的中国许多方面仍是古代的继续，特别是许多地方的农村和农民是如此。古代中国，农村中的宗族、氏族起很大的作用。先是家国一体，以后国和家分开了，但人们仍然把国看做家，以家的观念看待国。国君被认为是“大宗子”，宰相和政府大员被认为是宗子的家族总管，县太爷被称为父母官。国君也把国人看做他的同胞兄弟，尊老爱幼，扶贫济弱，访贫问苦，履行着大家长的责任。今天，农村的传统型社会在经历剧烈的解体、转型，走向现代，城市在和国际迅速接轨，但面貌并未完全改变。政府仍然被视为扶贫济弱，尊老爱幼，谋共同富裕发展的某种“大家长”。逢年过节，领导问寒问暖，体恤民情，仍然有很大的团结民心的作用。故“民本”思想蕴涵的“民吾同胞”观念又仍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但永远站在时代思想的前列，以引领政治和时代及社会前进，才是《周易》所昭示于我们的根本之点。这也是它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之本质所在。

此外，《周易》总结了许多治乱兴亡的经验教训，其中有些具有永恒的意义，今天依然保持着它的生命活力，如“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之教诫，就永远具有警示的作用。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现任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纽特·金里奇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文章警告说，美国正滑向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他指出，就国际战略要求的五方面的每一方面而言，美国都在逐渐退步。其中经济和教育体系的衰退更加大了与中俄竞争的难度。由于人力物力有限，美国正在预支未来的资源以维持眼下的局面。诉讼、管理、税务、行政和医疗费用令人无法承担，由此形成的体系无法维系经济实力。美国的学校极其糟糕，在数学和科学教育领域的失败和

投资不力会导致比任何可以想见的常规战争更严重的威胁。①报告可以说有点耸人听闻。但隔一天的《参考消息》就报导了该年的诺贝尔数学奖是由美法两国的数学家共同获得的。2008年6月18日，《参考消息》更刊登兰德公司的报告，认为今天世界各国仍无人能撼动美国科技的世界领先地位，指出：美国在科研开发方面的投入，占全球的40%；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受到聘用；全世界排名前40的大学有3/4在美国；在美获博士学位的外国科学家、工程师约70%选择留在美国，这些人大多来自中国、印度和韩国。所以纽特·金里奇的警示有点杞人忧天。但正因为美国不断有这样“安不忘危”的言论以警示政府作不断的努力和改进，美国也才能维持他们的优势与霸权地位于不堕。如果只是一味讲成绩，讲好的，陶醉自满，也许美国就真的会滑向一次“决定定性的失败”了！这一点，对我们显然亦是有借鉴意义的。

此外，《周易》中的“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思想；“损多益寡，称物平施”的思想；“裁成天地之道，辅相万物之宜”的思想；“协和万邦”的思想等等，也都有其永恒的意义，值得我们今天吸收和借鉴。

①《参考消息》2008年5月21日。

《周易》经文简释

上　经

一　乾（乾下乾上）



（卦辞）元亨，利贞。

（爻辞）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释　义：

卦　辞

【元亨，利贞。】

“元亨”，大亨通。“利贞”，很好的卦。

爻　辞

【初九：潜龙勿用。】

“潜”和“现”相对，“隐藏”、“沉伏”义，帛书作“浸”。“浸”动态义较强，较符合《周易》卦爻辞的“动”的性格。“沉潜”不是单纯的隐藏不露，而是动态的“潜”，故是动名词，与“飞”、“跃”并列。“勿用”，

断占之辞。“潜龙”是“象”，联系下爻的君子，“潜龙”指有德而无位者。《乾·文言》：“龙，德而隐者也。”“勿用”，不宜外出行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大人”是在位的人。“田”喻地方，家事(古代贵族有采邑、封地，家并不小)。“利见大人”，占断词，宜于去见大人、出外做事。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君子”，有德而无位的人，隐略了“飞龙碰壁”(挫折，如碰上田埂)。“乾乾”，帛书作“键键”，即警惧自强，兢兢业业。“夕惕若厉”，直到夜间还时时警惕，犹如在“厉”——艰危之中一样。“无咎”，没有祸殃。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高亨：“此承上文龙言。龙本是水中动物。龙跃于渊，得其所之象。人得其所，可以无咎，故曰或跃在渊，无咎。”按：此承九三。君子于艰危中不断自强、修德，“或”，有如出生的小海龟，要游回大海，有的（或）被困死了；有的（或）掉在坎陷中，爬不出来了；有的（或）想歇口气，被捕食者吃掉了；有的走错了方向，永远到不了大海；只有那些（或）奋力前行、坚忍不拔的奋斗者，才跃入了大海。再积蓄力量。“无咎”，没有祸殃。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王弼：“此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以“见”为显露。按：“飞龙在天”是“象”，利于去见“大人”。此“大人”与“天”相联系，指君主。

【上九：亢龙有悔。】

高亨：此“亢”疑为沆。亢龙者，谓池泽中之龙也——龙在其中，为境所困之象也。人为境所困，是为有悔。”按：承九五，“亢龙”为龙亢，“亢”，太过。“有悔”，占断辞。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朱熹：“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圣人因系之辞。”按：这是

承当时筮法以变爻定吉凶而有的占辞。当本卦为《乾》时，如变爻为初爻，则之卦为《垢》。占断的表示方法为“乾之垢”：“潜龙勿用”。“乾之同人”：“见龙在田”。“乾之大有”：“飞龙在天。”“乾之夬”：“亢龙有悔”。因当时未有初、二、三、四、五、上及初九、九二、初六、六二种种爻位表示法，故以本卦与之卦表爻变。当筮占数字皆为九，皆为变爻，之卦为《坤》卦，这时没有一爻可以定吉凶，也就是说，没有一条龙(如潜龙、飞龙、亢龙等)伸出头来作为吉凶的标示，故谓“见群龙无首”。“无首”者，无一条龙单独伸头出来也。但筮得到此种卦爻象，是“吉”的，故谓“见群龙无首，吉”。后世径直以此为爻辞而引申以义理，解为：“既是‘辟龙’，又都能做到‘无首’，不争着做首领，是一种理想的刚而能柔、强而不争的状态，所以称为‘吉’。”“群龙在天，首为云蔽，而仅见其身尾足也。此群龙腾升之象，故曰‘见群龙无首，吉’。”(高亨)“群读为卷……卷龙如环无端，莫辨首尾，故曰‘无首’，言不见首耳。”(周振甫《周易译注》引闻一多语)“六爻像群龙并出，各秉刚健之天德。此乃比喻诸侯并立，德齐力均，不可能有帝王为之首领；但以其各秉天德，故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如此等等。可谓极尽引申附会之能事了。金景芳说：“六爻都变了，但还是龙。六爻都是龙，所以无首。”虽扣紧筮法，但令人不解。

乾卦是教人明白，要做一番事业，不会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会有曲折反复。只有坚持不懈，“乾乾夕惕”，努力进德修业，才可能成功。

二　坤（坤下坤上）



（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爻辞）初六：履霜，坚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五：黄裳，元吉。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用六：利永贞。

《周易》中的卦两两为一组，“非覆即变”，互为覆卦（综卦）或变卦。《乾》的覆卦是它自身，与《坤》为变卦。

释　义：

卦　辞

【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利“牝马”之“贞”，意像“牝马”一样地去行动是好的。牝马成群，须公马为之领导。“先迷，后得主”，是说牝马“先迷”，不知方向与安身之处。“后得主”，得到公马领导，就有了依靠而安心吃草、生育了。“君子有攸往”，可以有所选择地“前往”，“得主”，此即后世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也。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淮南子》载古天文学资料：

“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故占到《坤》卦，有利于去西南得朋。“朋”是“象”，泛指“好”，字义为朋贝、友朋。陕西关中的宝鸡、凤翔、周原一带，南为秦岭，主峰太白山终年积雪，西南为四川。故水气常从西南来，所谓“阴气起于西南”，大概是根据这种经验的观察。但这里是借此以泛说，利于去西南——“王业”始兴之地。不利于去相反的国、家(贵族采地)，即“气数”已趋衰败之地。

“安贞，吉”，意思是照上面的占问去做，结果是好的。

爻　辞

【初六：履霜，坚冰至。】

王弼：“始于履霜，至于坚冰，所谓至柔而动也刚。”按：《周易》筮法，这条爻辞是《坤》之《复》。《复》卦五阴爻在上，一阳爻在下，按律历是“冬至一阳生”，故由霜而至于结冰，是有规律可循的，故可见微知著，由今天而预见明天的事态发展，早为之备。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高亨：“直”当读为“值”，“持”义；“方”是指将两个小船或竹筏并在一起后所得的渡河之舟，也叫方舟，所以“直方”乃是操持方舟的意思。按：“习”的原意为飞鸟习飞，反复练习。反反复复重复同一动作，谓习。爻辞意谓，按直方大的方向，保持直方大的品德，不反复(不动摇)，“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收敛自己的文采、锋芒，是好的。如果有机会担任“王事”，虽不一定有大的成功，但可有善终的结果。“含章”有如《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乃一种积极的修德(加强坚韧的品质)，非消极的退缩。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囊”，口袋；“括”，《说文》训为“絜”，初义为一束麻，引申为“束结”。“括囊”是“象”，比喻人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出头，不发声。“无咎无誉”，没有祸咎，也不会有荣誉、声誉。爻辞是取积极义，即“韬光养晦”，不

是做缩头乌龟，明哲保身。

【六五：黄裳，元吉。】

黄裳是“象”，元吉，大吉也。

比之“含章”、“括囊”，“黄裳”显然是有如“飞龙在天”，发迹了，后世所谓“赏黄马褂”之类是也。“黄”，中色。按“五行说”，黄为土，为臣，为中和之德。故在“括囊”、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之后，终于得“大吉”之局。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王城外百里曰郊，郊以外的地方则泛称为野。“龙战于野”是“象”。《坤》与《乾》互为变卦，由爻辞的相互对应可见两卦爻辞是同时汇编或编写的。《坤》为顺，为地，不应以“龙”为“象”。上六之所以以龙为“象”，即因两卦是相互联系的。按筮法《坤》由《乾》变来，当《乾》爻变由一至五为《剥》，到最后一爻全变而为《坤》时，龙起而作最后的战斗；“其血玄黄”，意谓血流满地。“玄”，黑色；“黄”，土之色。“玄黄”，黑黄色。

【用六：利永贞。】

“用六”，和“用九”一样。当本卦《坤》的六爻皆为变爻而为《乾》时，占断的表示法为《坤》之《乾》，不可能指出某一爻为吉凶的断辞。因此只能就全卦作一占断，即“利永贞”。意思是，不论何时何地问何种事，占到此卦爻即无所不利。永者，永久，普遍，无时间空间、具体事项之限制也。后人径直以“利永贞”为爻辞，作纯义理的解释，说“这是坤卦的主要特性，就是强调柔顺而不出头争胜”，是引申太过了。

本卦的主要教诫是，如何以修德进业做好当臣子和下级的职事。重点在六二、六五。

三　屯（震下坎上）



（卦辞）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爻辞）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非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屯》，震下坎上，与《蒙》卦相覆，两卦意义也有内在关联。

《说文》：“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屯然而难。”这是据《序卦》“天地生万物”而作的解释。《屯》在《乾》、《坤》之后，故以“物之始生”为释。实际上，“屯”是与勇武、军事相关联的。屯兵、屯粮、屯垦、屯积、屯驻，皆与军事及财政有关。《国语·晋语》：“屯，厚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左传·哀公元年》：“楚子围蔡……夫屯昼夜九日。”帛书《易之义》：“□□□之屯于文武也，此易赞也。”《杂卦》：“屯固比入。”“屯”皆为屯聚、坚固、固结之义。“屯”，甲骨文金文字形作、、，金文墙盘作，如草木茎干或花萼之处有一圈或大黑点。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字形像待放之花苞与叶形。”既已有花苞，何来“初生，屯然而难”？实际上，黑圈或大黑点是指示：此乃积聚、聚集养料而凸显之处。有如“上”之字

形，一上之一横，乃指示在上。即便释为草木初生，亦是初生时固根于地下而不倒之象。徐中舒《甲骨文大字典》又谓："骨版一对，一左一右为一屯"。此"屯"取两版积聚之意。"屯"加金旁，即为钝固、钝厚之形，所谓"钝刀子割肉，半天也割不出血来"。因其为屯聚、屯积、屯固，故本卦如"建侯"、"磐桓"、"屯如邅如"、"惟入于林中(禽兽聚集之处)"、"乘马班如"、"屯其膏"，皆有积聚屯积之义。

释　义：

卦　辞

【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意思是，大亨通，很好的卦。不要做"有所往"的事，而利于就地"建侯"，做大事。

爻　辞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高亨："桓"乃借为"垣"："垣，墙也。""磐桓"是说以大石为墙（磐是大石），"居处有石墙则安，故曰磐桓利居贞。建侯所以屏藩王室。王室之有侯国，犹居之有垣。（《诗·大雅·板》：'大师维垣。'）故又曰'利建侯'。"赵又春："磐桓"，如"星月"、"山水"，联合结构词组。"桓"，形声字，"亘"为声旁，故读huán，"木"为义符，所以必是指一种树。《诗·商颂·长发》："玄王桓拔。""桓拔"指大治，故"桓"有大义，可见"桓"是一种很高大的树。因此，又可以用来表示威武而不可侵犯。《书·牧誓》："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桓桓"就是指威武的样子。按："磐桓"是象，无论安居或建侯、做大事，都要威武如磐如桓。

【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非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屯"是聚集、驻扎。"邅"，转也，徘徊不进。"班"，《释文》引郑本作"般"。"班如"，回旋之貌。好像是马队围住一个庄子，要抢掠财物，但却是为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古代，女子订婚曰"字"。《仪礼·士

昏礼》："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但女子意志固如磐石，非抢婚者之强求所可动摇。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即鹿"，紧紧地追鹿。虞人，古代掌管山林之官。打鹿打猎，唯有入于林中，才有可能猎到禽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君子见"几"而"舍"，停止行动。"几"，几微，君子见到了某种征兆，决定舍弃而不再追赶；或"几"通"机"，君子见机行事，于是舍而不追了。继续前往则有"吝"，小祸害。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与六二同，唯时间、地点有了变化。求婚媾，成功了。只要前去就是吉利的，没有什么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屯其膏"指对小民搜括、征税、摊派劳役等。小，少量，是好的；大，太多了，则凶。马王堆帛书《昭力》："'屯其膏'，此言自润者也。夫处上位，厚自利而不恤下，小之犹可，大之必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泣血"，哭出血来了。《说文》："涟，泣下也。""涟如"，泪流不断。乘马的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个样子；但既不是"六二"的空手而返，也不是"六四"的吉利如意，而是大悲伤局面。盖"上六"，把事情做过头了。此接"九五"，必是"屯其膏，大，贞凶"而有以使然。

本卦意为，"屯聚"有种种不同意义，威武强固，利于建侯做大事；强行婚媾则碰钉子；积聚财物、敛财，加重人民负担，则多凶。

四　蒙（坎下艮上）

䷃

（卦辞）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爻辞）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蒙》为《屯》的覆卦，亦与勇武、军事有关。胡厚宣《甲骨文蒙字说》：指出卜辞蒙字从冒，从虎，亦即是《说文》的蒙字。《说文》：“冒，覆也。”蒙、冒，音义相通。《一切经音义》十三：“冒，蒙也。”《汉书·食货志》“廉耻相冒”师古注云：“冒，蒙也。”冒亦即帽。豕字实当为虎，不是豕。在古代，不仅作战的勇士、防护的卫士以虎皮为伪装，谓之为蒙，即是打鬼驱邪的方相氏，其所伪装衣着，也都以蒙字称之。《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左传》闵公二年服虔注：“方相之士，蒙玄衣裳。”《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状，面如蒙其。”杨倞注：“蒙，方相也。”方相氏，头戴面具，谓之为蒙。古代游猎手，也要披戴伪装，亦以“蒙”称之。“蒙”者，其本义为勇士伪装，披戴虎皮。甲骨卜辞中蒙字，从虎，便是这个意思。①“蒙”

①参见胡厚宣等著：《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40页。

是与勇者、武卫、军兵相联系，故本卦“发蒙”与“利用刑人”相联系；上九与“利御寇”相联系。流行的解释以“蒙”为“幼童的蒙昧”、“蒙昧的幼童”，或认为“蒙”有愚昧义，要对之启蒙，故对“发蒙”、“利用刑人”、“利御寇”、“见金夫”等，只好扭曲拐弯，牵强地为之解说。

《大象》：“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即培养勇敢、勇于杀敌的品德。《左传·宣公二年》：“杀敌为果。致果为毅。”这亦印证，本封之“蒙”乃与军事相关，教育亦与军事勇武相关也。

释 义：

卦 辞

【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童蒙”，童子如《论语》中“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之未成年人。不是我去求他告知什么，而是童蒙求问我。如果诚心求问，是好的。第一次求问，会告知他结果，不信，又来一次，如果还不信，问第三次则是亵渎神明，不再有结果出来了。“利贞”，这是一个好的卦。

爻 辞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发蒙”，即开发武装军伍，前往征战；但利用刑人、脱其桎梏以作战，则不利。“说”同“脱”，“桎梏”指脚镣手铐。武王伐纣，纣利用亿兆夷人、刑人作战，招至失败。爻辞可能影射了这一史实。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包蒙”，穿戴上虎皮，成为虎贲、武士、卫士。这样的人纳妇吉。这样的儿子能当家。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金夫即武夫，金者，铜兵器也。见金夫，不亲身参与（不有躬），“无所利”。在这样的情势下，不要娶妻。

【六四：困蒙，吝。】

军伍被围困或陷于困乏、困境，有祸害。

【六五：童蒙，吉。】

少年披上虎皮、甲胄，勇敢无畏，是好的。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击蒙”，一支有攻击力的勇士军伍，这支军伍“御寇”，进行正义的战争，是吉的，相反，则不利。

本卦鼓励以果行育德，为“御寇”、反抗侵略而勇敢参军作战。

五　需（乾下坎上）



（卦辞）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爻辞）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本卦乾下坎上，《大象》谓："云上于天。"坎为水，天上有水为云，落下为雨。"需"，应从水作"濡"。《庄子》："相濡以沫。""云雨"为"濡"，即云中含水，云水相湿相濡。"巫山云雨"、"云雨"一番，皆喻男女之事。"云上于天"亦为要下雨而未下之状，引申为蓄势待发，有粘滞、留连、徘徊等义。孔颖达："需者，待也。""待"有如待在家里，待在外地，待一会儿，兼停留与待发之义。死板地解为"等待"。

释　义：

卦　辞

【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有孚"，祭祀的虔诚。"光亨"，祭祀上帝，目的是求上帝福佑。"孚"训为"信"，"有孚"即有诚信。"利涉大川"，利于涉过大河。

爻辞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朱熹：“郊，旷远之地。”按：“郊”指郊祭，祭天。《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指西山郊祭。“恒”，巫恒，巫的祖师，最高的巫。《周礼·司巫》：“国有大灾，则帅群巫而造巫恒。”“利用恒”即求助群巫以祭。因为是求福佑，动机是正的，故“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沙通“莎”。《明史》卷297《孝义》二：“炊莎和肉羹食之。”吃莎根是苦的，虽小有怨言，但最终的结果是好的。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田野田地，青蛙、蟾蜍、泥鳅、黄鳝等皆为“泥地”之所生。在此处捕捉它们以食之，引来了匪祸。意思是，如此会招致灾祸。“寇”乃象。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朱熹：“血者，杀伤之地，穴者，险陷之所。”按：上古“茹毛饮血”，现代亦食用鸡血羊血，也有喝蛇血或血酒的。饮食之后，自家中出来。联系“上六”，“穴”指洞穴、家。上古穴居野处。周秦关中以窑洞为家。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有酒食宴乐，大吉之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经典释文》：“速，马云：召也。”到了家，一些人不邀而至；恭敬友好地对待他们，终吉。意谓事情到最后有好结果了，却碰到了意外的干拢、麻烦；专心谨慎地对待之，会有好结果。

本卦意为，谨慎恭敬地对待“需”这样饮食宴乐之事，才会有好的结果。

六　讼（坎下乾上）



（卦辞）　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爻辞）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九五：讼，元吉。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本卦乾上坎下，乾为天，坎为水，按《大象》的说法，“天与水违行”，一向上，一向下，一热一冷，于是有争有讼。

释　义：

卦　辞

【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卦辞系两条筮辞的合并，一为“有孚，中吉，利见大人”。一为“窒惕，终凶，不利涉大川”。一为有诚信，一定吉利，利于见大人。一为窒息警惕之心，终于导致凶险，不利“涉大川”，渡过难关。

爻　辞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永”，永久、永恒；“不永”所事，不再坚持打官司，会有些怨言出来，但撤讼是好的，结果是好的。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克”有胜义，有完成义。“不克讼”，未打完官司。“归”，主动撤案。“逋”，逃也，回来逃走了事，不再争讼；但采邑之三百户人家保全了。《说文》：“眚，目生病也。”“无眚”，没有灾祸。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赵又春：“食旧德”指谓古代贵族世袭制，后代继承祖先的官爵、封地等，即“吃祖上留下的福荫”。按：“贞厉”即始终警惕克制，“终吉”，会有好结果。或有机会担负王事，“无成”，没有什么结果。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不克讼”，官司打输了。“复即”，立即；“命渝”，认命认输。“渝”，输也。“安贞，吉”，心甘情愿地认命认输，是好的。

【九五：讼，元吉。】

以上述的态度对待“讼”，大吉。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锡”通“赐”。“鞶带”，古代官员使用的佩玉的皮带，官服上的装饰品，也单称为“鞶”。被君王赐给鞶带，颇得宠信。《说文》：“褫，夺衣也。”“三褫之”，三次被夺走了。争讼、官司之事，操之在上，结果是不定的。

本卦意谓对“讼”事须极端谨慎，不要草率行事，即《讼·大象》所谓“作事谋始”。

七　师（坎下坤上）



（卦辞）贞，丈人吉，无咎。

（爻辞）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六三：师，或舆尸，凶。

六四：师，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本卦坎下坤上，坎为水，坤为地，地下有水，取之不竭，众多之象。师、军队的特点，乃众人的集合与组织。

释　义：

卦　辞

【贞，丈人吉，无咎。】

出师、带兵打仗是大人之事，故大人求问，是吉利的。没有祸咎。

爻　辞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大军开拔去打仗。“律”，组织、纪律、章法。“以律”，有组织有纪律有章法。如此是好的。不如此，虽壮亦凶。高亨：“臧”通“壮”。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在师，中吉”，大人与部队同命运，共祸福，没有咎害。王曾三次给予嘉奖。“锡”，赐予。“命”，君王给予臣下的命令或奖赏。

【六三：师，或舆尸，凶。】

“师”，行军打仗。高亨：“战败卒死，载尸而还，是凶也。”“尸”解为士卒的尸体。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易经研究》：“《尔雅》：尸，主也。《史记》说武王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也。舆尸便是《史记》说的载文王木主的话”[①]这是较好的解释。诸葛亮六出岐山，死于五丈原，《三国演义》描写说：死前，诸葛亮嘱咐置一龛，将其尸坐于龛中，以米七粒放入口内，脚下用明灯一盏，军中一切安静如常，如此，“则吾将星不坠。吾阴魂更自起镇之。”“舆尸”亦指这类东西。

【六四：师，左次，无咎。】

朱熹《周易本义》：“左次，谓退舍也。次，处也，古以右为上，以左为次。”引申有谦卑退让之义。按：古人尚左，左为生位。《老子》三十一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左次”，屯驻于有利于战胜而求生之地。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高亨：“弟子犹言次子。长子为主将而次子丧其军，是用其亲以致败绩也。”按：这是两次占卦的爻辞拼在了一起。一是“无咎”，一是“贞凶”。也可解为不同的条件句：（一）如果事情处在“田有禽”，像打猎，确有禽可得；或像坚持一个好的建议一样，事情是“无咎”的。（二）但如果处在长子作统帅，弟子抬棺相随，就会“贞凶”，结果不妙。“弟子”指家丁、家兵、门人。

①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意谓事情大顺利，有如得大君之命而开国承家一样。“开国”，被封为诸侯，取得政权，建立国家。“承”，继承、担负。“小人勿用”，小人不能用此爻。



本卦意谓战乃凶事，必须有组织、有纪律，按章法进行。不只行军打仗，一切事情都应如此。

八　比（坤下坎上）



（卦辞）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爻辞）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六三：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贞吉。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上六：比之无首，凶。

本卦坤下坎上，是《师》的覆卦；地在下，小水在地上流淌，以地为家，亲比之象。

释　义：

卦　辞

【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原筮”，原初的占辞。“元”，开始，原来。“元永贞”，开始是吉利的，“无咎”。“原筮”也有解为“再筮”的。《尔雅·释言》：“原，再也。”“不宁方来，后夫凶”，这是后来的占辞。不安定的大变局要来了，危险要来了，“方”，《庄子》：“方生方死。”“后夫”，落在后面的人，不合群、离群的人危险了。

爻辞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有诚信，亲密无间，“无咎”。“有孚盈缶”，诚信满满的，即便最后“有它”，来了祸害，结局亦会是吉。“它”，甲骨文祸害之意。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比，亲热、结帮。“自内”，团结好内部，是好的。

【六三：比之匪人。】

亲近不该亲近的人。

【六四：外比之，贞吉。】

团结、亲热外面的人。贞吉。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比”，最成功、最显耀的让各方亲附的例子，那就是“王用三驱失前禽”——左、右、后三面让禽兽逃跑，只捕捉猎杀前面来的。这样的“打猎”体现仁者精神，故最成功地把诸侯亲比过来了。这里的王就是《史记·殷本纪》及马王堆帛书《昭力》所说的汤。《史记·殷本纪》：“汤出，见野张纲四面。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马王堆帛书《昭力》：张网打猎，祝者曰：“左者右者上者下者，率突乎土者，皆来乎吾网。”天上飞的，地上爬的，左右走的及钻在土中的，皆入乎吾网。汤说：“不可。我授子祝之曰：‘左者使左，右者使右，上者使上，下者使下。’”诸侯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鱼鳖矣！”于是众多诸侯皆来进贡。《昭力》与《殷本纪》所记是对爻辞的正确的解读。朱熹《周易本义》：“显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围，开一面之纲，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故为用三驱失前禽。”这是网开一面，不是三面了。文字上虽可通，但不如《昭力》之有史据与意义。“邑人不诫”，不告示老百姓合围禽兽，任其逃跑。

【上六：比之无首，凶。】

“首”，头领、领导。一个团体，如无领导，无目的，无组织，则是乌合之众，这一定是危险的。



本卦讲亲比团结的重要及原则。关键之点在九五爻所示，要有一颗仁爱之心。

九　小畜（乾下巽上）



（卦辞）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爻辞）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牵复，吉。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本卦乾下巽上，卦象为天上有风。《大象》："君子以懿文德。"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风"为风教、德教的象征。本卦与畜德有关，讲小德就要畜，小错就要改，如《系辞》所指出的："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殒身。"

本卦与《中孚》兑下巽上，只有一爻之差，即九三变为六三。两者编写时可能是相互联系的，故爻辞多互用。如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与《中孚》九五同。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与《中孚》六四"月几望，马匹亡"都讲"月几望"。本卦与《大畜》（乾下艮上）亦仅第五爻不同，故两卦爻辞亦有共用处，如"舆说辐"与《大畜》九二同。

释　义：

卦　辞

【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亨”，祭祀。“西郊”通常解为地名，实指“郊祭”，祭天。一年有四郊，春曰郊或禴，夏曰雩，秋曰赏，冬曰蒸。《召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从新邑，定郊礼于雒。”《礼记·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左传·桓公六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蒸，过则书。”《左传·襄公七年》：“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西郊”，在西山实行的“郊祭”。但祭后仍是密云不雨。《礼记·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何以“郊”而密云仍不雨？卦辞之意认为在于主事者畜德不够。以“西郊”为西边郊野，如高亨谓：“大雨之前，云多起于西方，故言西郊也。”或“西郊浓云密布，却久久不下甘雨”等，虽亦通顺，但不如解为郊祭之有分量。

爻　辞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何”通“荷”，承担。《大畜》上九“何天之衢”，《文选·鲁灵光殿赋》张注引何作荷。《说文》：“何，儋也。”自己在走错的道路上改正回来，自己承担犯错误的咎责（不诿过），吉。“何”亦可解为“受”，即“咎由自取”，自己承受。

【九二：牵复，吉。】

《礼记·学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弗牵”，不勉强。按：“牵”，引导，引导着走上正道，改正错误，亦吉。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舆是车子，也指车厢。“辐”，车轮的辐条，“三十幅共一毂”。“说”同“脱”。车子脱离了车轮子，无法走了。夫妻反目成仇，家亦破裂了。然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谓“恶不积，不足以陨身”。车辐和车厢的裂痕要是早改正，何至于有“舆说辐”的严重效果？！夫妻不和的毛病要是早解决，何至于有“反目”成仇的不堪回首？！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这与《需》“六四”相应。本来是凶险之境，赖有诚信，“血去”而“惕出”——警惕奋励，自然“无咎”。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说文》：“挛，系也。”“挛如”，牢牢系住之意。诚信如此，不仅自己，亦“富以其邻”，“以”，及也，富及其邻，“邻人”也受诚信之惠。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诗·谷风之什·楚茨》：“既齐既稷，既匡既敕。”爻辞与此格式一致。盼望已久的雨下下来了，一边下着雨，一边就处理农田农事，“处”，处理，处分，处事。崇尚的不只是谷子粮食的丰收，更是“德”的丰收啊(大车以载，载的是德，如同载德而富及其邻一样)。“既雨”对“密云不雨”言，指蓄德的效果。妇女贞问得此，是“厉”。“月几望”，快到十五月圆了，在这样的时候，君子出征，是凶的。《中孚》六四：“月几望，马匹亡。”《国语·鲁语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载纠虔天刑。”俞樾《平议》：“载当为栽，即灾字篆文也。”“司载”即司灾。“夕月”即月望月夕，乃天象，如不正常，乃有灾变。

本卦讲蓄德和改错要及早。

十　履（兑下乾上）



（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
（爻辞）初九：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九五：夬履，贞厉。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本卦上乾下兑，乾为天，兑为泽为风，泽在地上，正如穿鞋在地上行走。

释　义：

卦　辞

【履虎尾，不咥人。亨。】

像踩着老虎尾巴一样勇敢践履，真敢这样做，老虎也真的没有咬人。这就亨通。《尔雅•玉篇》："咥，啮也。"

爻　辞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平常。"素餐"，白吃饭。"素衣"，穿白衣。"素以为绚兮"，以质朴的本色为美。"素履"，像日用常行一样地践履，切切实实在践履的基本

功上下功夫。如此，“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践履的路光明平坦，连幽人——见不到光明、丧失自信的人也可以受到鼓舞而获益。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瞎子能见，跛子能走，都是坚持践履的结果。《老子》：“不出户，知天下。”“不出户”是瞎子，但他以心看天下，故能知天下。“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史”是瞎子，但能知天道。“瞽史”也是最懂音律的人。《史记·周本纪》及《国语·周语》：“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瞽献曲”，他们最了解民情民生。这就是“眇能视”。扬雄《法言》：“巫步多禹”，注谓：“禹治水土，涉山川，病足而行跛也，而俗巫多效禹步。”《广博物志》卷二十五引《帝王世纪》：“世传禹病偏枯，步不相过，至今穷巫称禹步是也。”这就是“跛能行”。支持他们的是一种强毅奋发、忠于职守的践履精神。

“履虎尾，咥人，凶”，处境虽然凶险，但武人为保护国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惜牺牲生命，履行职责。顾炎武《日知录》卷一：“惟武人之效力于其君，其济则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是当勉为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断脰决腹，一瞑而万世不视，不知所益以忧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战国策》）”《战国策·卷十四》记此事，谓：“昔者吴与楚战于柏举。两御之间，夫卒交。莫敖大心抚其御之手，顾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国亡之月至矣！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与大心者也。社稷其为庶几乎？”莫敖大心忘我杀敌以救社稷，即“武人为于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愬”，邓球柏从帛书，作“朔朔”，谓：“头脑清醒谓之朔朔。”就是说，明知处于危险境地，仍坚持不退缩，理智地前行。终吉。

【九五：夬履，贞厉。】

“夬”，残缺、缺半，意为半心半意践履，会陷入麻烦。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认真考察、实地研究事情的吉凶祸福，作践履功夫，会迅速(旋，旋即、迅速)得到好的结果。“祥”，吉凶之兆皆曰祥。



本卦讲切实下功夫实行践履，关键点在六三。

十一　泰（乾下坤上）



（卦辞）小往大来。吉，亨。

（爻辞）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本卦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天在下，地在上，阳在下，阴在上，阴阳交会，天地相通，这就是“泰”。“泰者，通也”。“泰”的基本意思正是“通”。取名为“泰”，盖据卦象和当时人关于阴阳交通成和的观念。

释　义：

卦　辞

【小往大来。吉，亨。】

小指阴，大指阳，下卦为内卦，上卦为外卦。阳、天由外而内，称“来”。阴、地由内而外，称“往”，意为阴阳或天地交通成和，大吉。

爻　辞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茅”，茅草。“茹”，王弼：“相牵引之貌也。”“如”有汇集一起的意思。《屯》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班如”即班班，“涟如”即连在一起，血泪不止。“如”上加草为“茹”，即草聚集一起。“茹毛”即满嘴是毛。“汇”，孔颖达：“类也。以类相从。”茅草其叶大散，唯近根处聚集一起。如要拔出茅草，就要抓住此处。本爻意为：事情要抓住根本，抓住要领。“征”，狭义为征战、征伐，广义为行动、做事。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中空之容器也，如车，如舟，如轿，如书包，如匏瓜，不必假借为匏。“荒”，大也。《诗·公刘》：“幽居允荒。”《毛传》：“荒，大也。”《左传·昭公七年》：“有亡荒阅。”杜预注：“荒，大也。”一个中空之物如匏瓜，很大，正可以用来渡河，同包共济，所谓“无用之大用也”。不抛弃远方朋友而离去(亡)。“遐”，远也。“遗”，弃也。“不遐遗”，这得力于“中行”。“中”，中间；“行”，如五行、粮行、银行，生聚生息之处。“包瓜”之能“冯河”，得力于中间大而空，能容纳朋友。喻指人具中行之德，能不遗弃朋友，广纳朋友。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帛书“陂”作“波”。没有什么平是可以永久平而不塌陷的；没有什么只去而永不回头的；世事不会只坏不好，“艰贞”，不丧失信念，苦撑待变，“于食有福”，会有好结果的。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翩”，风度“翩翩”，“翩翩”公子，又通偏偏。“翩翩”是“象”。看到它就想起王孙公子、大贵大富之人；但此人却“不富”，因为有恶邻居把他的富夺去了。《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鸮就是专占别人巢穴的。对这种恶邻应该“戒”；“不戒”而一味讲诚信，就坏事了。赵又春：“翩”是形容飞的速度快（《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叠成“翩翩”，意思不变，程度加大，用来形容“不富”，只能理解为由富有很快地向不富以至贫穷的方向变化。这是为什么呢？下句就是说明原因：因为财产

不断地被邻人偷窃——“以”是“因为”，“其邻不戒”是“不戒其邻”的倒装，全句直接说的是：因为对邻人不加戒备，言外之意是：因此对他们的偷窃活动长期不能觉察，这等于怂恿了他们的偷窃行为。为什么对邻人这样地不存戒心呢？最后二字又对原因加以交代：因为心怀诚信，即“以孚”。自己心怀诚信的人，必也愿意相信别人的诚信，因此总不把别人往坏处想，对别人不存戒心。《周易》作者对人性的观察多么细致、深刻！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帝乙是商朝的一个王；“归妹”是嫁女儿，帝乙把自己的女儿嫁出了。“以祉”——“祉”与“福”同义，大吉。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城”，墙垣，“复”通“覆”，“隍”城墙外的壕沟，有水时叫“池”，无水时称“隍”。城墙倒塌到壕沟里去了，不必再强攻了。从下面的邑将命告于君(君的权力、权位被颠覆了)，这是事情不好的兆头。

本卦讲对立面相反相成，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紧的教诫在九三。

十二　否（坤下乾上）



（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爻辞）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本卦与《泰》相覆，乾上坤下，不相交，不相通，故为“否”，“否”读pǐ，闭塞不通之意。

释　义：

卦　辞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否”而不得其人，不利于君子做事。“贞”的目的是做事。“大”指阳，指天；“小”指阴，指地。阳、天由内往外，阴、地由外往内。“大往小来”，阴阳不相交通。

爻　辞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爻辞与《泰》卦初爻一样。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承者承奉、承受。承载东西，如牛负重，亦为承。“包”，中空之物，如轿子、船、车子。承负一个“包”，如是小人，这对小人是好事，对大人则是坏事。“亨”，事情就是如此。

【六三：包羞。】

“羞”，食品、熟食。包中有羞。高亨：“以茅苇包熟肉。”以包为动词，以茅苇包肉。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有命”如“大君有命，开国成家”。这不是坏事。“畴”，田畴，代表富贵和福禄。“离”，光亮，如“鼎黄耳”之类。“祉”，福祉、多子多孙。高亨：“畴借为寿”，“离”为“丽”，训“附”。“畴离祉即寿丽祉，谓寿附于福，即谓寿随福至也。”可参考。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高亨：“休”，犹休也。“休休”，警惧存于心之状。对“否”持警惧之心，大人这样做是吉的。佚《诗》：“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系辞下》：“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有其存者也”，这就是“休休”。如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则结果是好的。“苞桑”根深叶茂、坚固结实之物。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倾”，倾覆、倾倒。将“否”倾倒，就是不“否”，所以是“先否后喜”。

本卦讲不应“否”，应“通”。关键紧要的教诫是九五。

十三　同人（离下乾上）



（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爻辞）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卦象离下乾上，“离”为火，为明；“乾”为天，亦为明；同类，曰同人。

释　义：

卦　辞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高亨：《说文》：“同，合会也。”郑玄：“同，聚也。同人犹言聚众也。”按：“野”对郊和国而言，指国城以外、近郊以外的乡野。能在乡野聚集同类同心之人，亨通。利于做像涉大川这样的困难的大事。这是君子的卦。

爻　辞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赵又春：注家们将“于门”翻译为　“在家门口”、“刚出门口”、“出门”、“宗庙大门之外”，等等，皆错。“门”乃指　“家族”，即“门第”的

“门”。《左传·昭公十三年》：“晋政多门。”“门”是“家族”义。这里特指“自己家族中的人”。聚集家族中的人来一起办事，不会有麻烦。

【六二：同人于宗，吝。】

“宗”，宗族。此爻表示，办事并非同宗比同家好，因人多嘴杂，不齐心，反而有麻烦。马王堆帛书《要》引孔子曰：“此言其所同，唯其室人而已，其所同口，故曰贞吝。”以“宗”为“室”。《论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焉者，不如丘之好学者也。”室是邑下的家族聚居单位，相当于这里说的“宗”——宗族。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戎”，兵器、兵车、兵士；战争、敌人和军队亦称为“戎”。“莽”，草丛。“升”，登上。“陵”，山头。本来在草丛中埋伏杀敌，却暴露在山头高处，这样做，三年也不会成功。

亦可译为：制伏戎（敌人）于草莽之中，登上他们的高陵防守着，三年（长时间）再也没有战事。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城墙。“乘其墉”，登城。虽未攻克，但进攻下去，有利。筮得此爻，表示事情如登城一样，一往直前，不退缩，不气馁，会有好结果。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号咷”，大声痛哭。犹如一场大战，鏖战之后，胜利了，会师在一起，有大哭的，有大笑的，有先大哭又大笑的。抗战八年，日本投降之日，人们涌上街头，即呈现此种情景。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王城外百里称“郊”，郊外为“野”。同人聚集于郊，亦无悔。

本卦意为，办大事须集合众力，但更重要的是要同心同德，领导者意志坚定。重要的教诫是九四。

十四　大有（乾下离上）



（卦辞）元亨。

（爻辞）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本卦乾下离上，乾为天，离为日、为明，天上阳光普照，曰大有（普遍皆有）。朱熹："大有，所有之大也。离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阴居尊得中，而五阳应之，故为大有。"高亨："古者谓丰年曰有，谓大丰年曰大有。"《穀梁传》："五谷皆熟为有年也，五谷大熟为大有年。"

释　义：

卦　辞

【元亨。】

"大亨通"或"开始亨通"。

爻　辞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不相互损害，可免祸咎。"艰"，一直艰苦坚持，则可无祸咎。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用大车装载东西(指丰收、嫁女、送礼等)，“有攸往”，合乎目的和礼仪的前往，“无咎”。“攸”，所也，往“得其所”，自然“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泛指诸侯。“天子”，天下之共主。“亨”通“享”，进献。诸侯向天子进献礼物以报丰年，小人不能担此重任。

【九四：匪其彭，无咎。】

赵又春：《诗•齐风•载驱》：“汶水汤汤，行人彭彭。”“四牝彭彭”、“出车彭彭”，“彭彭”指某物盛多的场面。“匪其彭”是说“并不盛多”。按：本爻承上爻“公用亨于天子”，只要进献的礼物不过于盛多，就是无害的。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赵又春：“威”借做“委”，“委委”，一指美好的样子，二指安详的样子；“交”，协和。《法言•吾子》：“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李轨注：“交，犹和也。”“交如威如”即“和悦安详”状态。“孚”即信，“厥”是代词，相当于“其”。按：本爻承九四“公用亨于天子”，如能信实而有礼，则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大有”必是天佑天助。有来自上天的福佑，无往而不利。

本卦意为，以诚信、合礼对待“大有”之年，则能得到福佑。重要的教诫在六五。

十五　谦（艮下坤上）



（卦辞）亨，君子有终。

（爻辞）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鸣谦，贞吉。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六四：无不利，㧑谦。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本卦艮下坤上，艮为山，坤为地，山在下，地在上。本来在上者自居于下，这是“谦”。“谦”是极好的品德。《谦》卦亦是吉利之卦，六条爻辞无一不吉。

释　义：

卦　辞

【亨，君子有终。】

朱熹：“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唯君子有终也。”

爻　辞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程颐：“谦而又谦也。”朱熹：“谦谦，谦之至也。”按：本爻意为：谦虚可以克服困难，完成大事。“用”，殷商卜辞中为“可施行”之意。

【六二：鸣谦，贞吉。】

鸣者用话用嘴，“鸣谦”即说话谦虚。这是好的。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劳”，勤劳、勋劳；“劳谦”，勤劳恭敬，对勋劳谦恭退让。这是好的。这样做，君子能保持福禄终了，有如老子所谓“功成身退天之道”。

【六四：无不利，㧑谦。】

高享：“㧑”有施予义，能施予人，故无不利。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富以其邻”与《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相应。在《泰》，作为教训，指出对恶邻应当“戒”。这里讲，对恶邻可以侵伐之而无不利。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鸣谦”指战争开始前对邑国的讨伐“檄文”，宣布其罪状，历数自己受害之处，忍无可忍。上六“鸣谦”与六二不同，盖两者处境不同。六二是一般和平环境，此则为战争场合。

本卦教人要谦，唯谦可以无往而不利。

十六　豫（坤下震上）



（卦辞）利建侯行师。
（爻辞）初六：鸣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本卦坤下震上，坤为地，震为雷，雷击地奋为大有为之象。“豫”，犹豫迟疑；豫先准备；饮宴豫乐。

释　义：

卦　辞

【利建侯行师。】

承卦象雷击地奋而言，有利于建立诸侯的伟大功业，有利于出师征伐。

爻　辞

【初六：鸣豫，凶。】

“鸣”，大张旗鼓。“豫”，宴饮歌舞。大张旗鼓地仍宴饮歌舞，忘乎所以。凶。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介于石”，如石头般坚固。《荀子•修身》：“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杨倞注：“介然，坚固貌。”君子其行如介，矻立不摇。《系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故“不终日”而立即行动。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说文》：“盱，张目也。”张目(也即起床)即酒宴歌舞，有悔。“迟有悔”，迟疑不决，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赵又春：“由”乃是“游”的借字，交往，交游。孔子说：“益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论语•季氏》）如此，故“大有得”。

朱熹：“簪，聚也，又速也。”“盍”，阖，合。无须犹豫地广交朋友。

【六五：贞疾，恒，不死。】

占问疾病。贞问结果是病不会好，但“不至于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黑暗，昏沉。歌舞享乐，即便陷得很深，意志神思昏乱了，只要诚心改过，结果会是好的。“成”通“诚”，《诗》：“成不以富，亦祇以异。”“渝”，改变义。

本卦讲做事、行动要精神振奋，当机立断。重点的教诫在六二。

十七　随（震下兑上）



（卦辞）元亨，利贞，无咎。

（爻辞）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

本卦为震下兑上，震为雷，兑为风，卦名与卦象无联系。按《说卦》，震为长男，兑为少女，有男女交通婚嫁、女随男之象，故名为“随”。“随”有随时、随从、随顺、随便等义。

释　义：

卦　辞

【元亨，利贞，无咎。】

程颐：“随，随顺，随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为众所随与己随于人，及临事择所随，皆随也。随得其道，则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从善，臣下之奉命，学者之徙义，临事而从长，皆随也。随之道，利在于贞正。随得其正，然后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则有咎矣，岂能亨乎？”

爻　辞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高亨：“‘官’通馆，指官舍或学舍，办事之处。”按：“渝”通逾，域，一定的范围。官不逾权，这是好的。“出门交有功”，“交”，墨子“兼相爱，交相利”之交。“交有功”，皆有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跟随年轻的恋人、情人，失掉了丈夫。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随顺丈夫，舍弃年轻恋人。这是有得的，“得”通德。利于家庭的永久安居。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高亨：“随，逐也。逐而有获，不得云贞凶。”赵又春：“获”是中性词，得到好处可以说“有获”，得到坏处，例如别人的指责、批评，也可以叫“有获”。按：“随有获”，谓为获而随，是不好的。“有孚”，诚信。依据诚信，“道以明”（“道因孚而明”），没有咎害。

【九五：孚于嘉，吉。】

因诚实而获致最好的礼遇，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

赵又春：“维”，帛书作“巂”，借为“觿”。“觿”本是指一种解纽结的工具，这里当是“解开”义。按：“从”，通纵，放纵之。“乃”，又也。文王宽厚爱人，对牢牢捆缚住的人，解除其拘系，用(此)而得王业。“享于西山”，在西山有庙，世世享受子孙的献祭。

或解为文王用俘虏祭天；或谓：“扣住拴起来，又捆起来，大王祭享于西山。”“最初拘执系缚，后来又将其解开，君王可以祭祀西山，祈告天下太平了。”高亨释为文王被囚于羑里，后被放归，以为赖神之庇佑，因享祀于西山以报神。

本卦意为，以诚信处事、宽厚待人是好的。重要的教诫在九四、上六。

十八　蛊（巽下艮上）



（卦辞）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爻辞）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卦巽下艮上，巽为风，艮为山，有“风落山”之象。《说文》：“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枭桀死之鬼亦为蛊。”《周礼•秋官•庶氏》：“庶氏掌除毒蛊。”《左传•昭公元年》：“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左传》：“风落山谓之蛊。”此卦多讲驱除蛊害之事。

释　义：

卦　辞

【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高亨：“先甲三日谓辛日，后甲三日谓丁日。于此两日驱除蛊害，故元亨，利涉大川。”

爻　辞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高亨释干为谏、规劝。按：应释为冲犯、冲击。《商君书》："民不敢犯法以干官法也。"父亲有蛊害、蛊毒，儿子请巫作法以驱除之。有这样的儿子，父亲平安，无咎。虽经磨难，终吉。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驱除母亲的蛊害。不好的卦。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与初爻相似。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容忍。贾谊《新书·道术》："包众容物谓之裕。"容忍父亲的蛊害，往见，吝，效果不好。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与初爻相似。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不承担国家的政事，隐居明志，此是高尚之事。

本卦重在"干父之蛊"，这样的儿子是好的；如不可行，则宁肯隐居明志。

十九　临（兑下坤上）



（卦辞）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爻辞）初九：咸临，贞吉。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六四：至临，无咎。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临，吉无咎。

本卦兑下坤上，兑为泽，坤为地，取名“临”，与卦象无关。

释　义：

卦　辞

【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元亨，利贞，同《乾》卦辞。至于八月有凶。周振甫：“《礼记·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指有旱象，当属另外的占辞。”

爻　辞

【初九：咸临，贞吉。】

临，临民、治民。《诗·大雅·大明》：“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书·大禹谟》：“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咸”，普遍、公平，如此待民，是吉的。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与初爻同。王弼：“咸，感也。”“咸临”，以感人心来行政治民。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临”，只讲好话，不兑现，是不可取的。“既忧之”，马上看到了这样不好，纠正之，无咎。

【六四：至临，无咎。】

高亨：“至”当读为“质”，“至临者即质临，谓以诚信临民也”。按：“至”不必读为“质”。“至”就是亲至，到老百姓中实地了解情况。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以“智”临民，乃“大君之宜”，是大君应该做的。吉。

【上六：敦临，吉，无咎。】

老实、诚恳、厚道地对待人民。吉。

本卦讲执政者临民施政应采取的态度。

二十　观（坤下巽上）



（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爻辞）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窥观，利女贞。
六三：观我生，进退。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本卦坤下巽上，坤为地，巽为风，引申为风教德教。《说文》："观，谛视"，仔细看。孔颖达："观者，王者道德之美而可观者也。"朱熹："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者也。"

释　义：

卦　辞

【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盥"，洗手，举行祭祀典礼之前的洁身行为——先将身手洗干净。"荐"，祭品。"盥而不荐"，洗手洁身，并不进献祭品。但"有孚"，有一颗诚敬的心，是好的。孔颖达："颙，严正之貌。"朱熹："尊严之貌。"程颐："仰望也。"

爻辞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观”，像小孩子一样幼稚做事。小人，普通平民这样做，“无咎”。大人、有学识者如此，则有“祸咎”。

【六二：窥观，利女贞。】

“窥观”，从门缝中看，视不出门墙。这对女人是好的。

【六三：观我生，进退。】

朱熹：“我生，我之所行也。”程颐：“‘我生’，我之所生，谓动作施为出于己者。”按：古生、性同字，生即性，即姓，即老百姓。“进退”，指老百姓生活状况的进与退、变好与变坏。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诗·大雅·韩奕》：“不显其光”，郑玄笺：“光，犹荣也。”《书·洛诰》：“唯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光”，显耀。马王堆帛书《缪和》认为，一个国家有贤人在朝，贤人为宾，即是国之光。卫国有蘧伯玉、孔子等贤人，虽不为官而乃卫国之光。对贤人这样的“观国之光”，应该让其“宾”于王，作为王的贵宾。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经常了解我的老百姓的疾苦，统治者会没有祸咎。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与九五意思略同。“我生”，我的百姓。“其生”，百姓的生活。“其”指老百姓。如此，统治者会没有过错。

本卦讲执政者对老百姓疾苦和生活状况的了解是重要的。

二十一　噬嗑（震下离上）



（卦辞）亨。利用狱。

（爻辞）初九：屨校灭趾，无咎。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上九：何校灭耳，凶。

本卦形如上下齿闭合，咀嚼之象。震为雷，离为火，既打雷，又闪电，威严之象，故联想到了治狱。六爻皆头戴刑具或脚戴刑具，刑具噬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故名。《彖传》：“口中有物曰‘噬嗑’。”古代日中为市或市肆，以围墙围之，内设摊卖货，有如“噬嗑”之形。《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释　义：

卦　辞

【亨。利用狱。】

用，“所卜之事可施行也”。利于施行审判、刑罚之事。

爻　辞

【初九：屨校灭趾，无咎。】

“屨”，鞋。《说文》：“校，木囚也。”“屨校”，脚上戴着木制刑具。“灭”，损毁、损坏，脚趾被毁坏了。让犯人“屨校灭趾”，无祸咎，是可以的。高亨：“此轻罚也。学受轻罚于前，则知所警惕，亦免重戮于后，故曰……无咎。”可以参考。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噬肤”，所谓鞭子是吃肉的。“灭鼻”，打得鼻青脸肿，鼻不成其为鼻了。让犯人“噬肤灭鼻”，无祸咎，是可以的。

廖名春译为：“使用鞭笞，甚至劓刑，都是可以的。”可以参考。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吃腊肉，遇毒。这是“小害”，无祸咎。

【九四：噬干胏得金矢，利艰贞，吉。】

“胏”，带骨头的肉。“金矢”，金属箭头。高亨：“盖古人射兽，矢著兽体，镞折而钳于骨肉中，未剔出，故噬胏而得金矢也。”按：金矢处于胏中而不变色、不变质，艰贞之象。故谓利艰贞，吉。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帛书作“遇毒”，高亨：“噬干肉而发现其中有黄金粒也。”按：以货换货，以干肉换来黄金，大赚。如此做，“贞厉”，是危险的。知其“贞厉”而设法对应，无祸害。意外之财本非我有，故“贞厉”。

【上九：何校灭耳，凶。】

“何”通“荷”，帛书作“荷”，担、挑也。《诗·曹风·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与？”《诗·商颂·玄鸟》：“百禄是何。”“何校灭耳”，颈子上戴着木枷，耳朵都看不见了。凶兆。

本卦告诫不要犯罪，以免刑罚。

二十二　贲（离下艮上）



（卦辞）亨，小利有攸往。
（爻辞）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六二：贲其须。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上九：白贲，无咎。

本卦为《噬嗑》的覆卦。一讲刑法，一讲贲饰、文化、教化。

释　义：

卦　辞

【亨，小利有攸往。】

通顺，作事小有利。

爻　辞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趾”，脚趾，“贲”，文饰。高亨：“文其足，乘车则文不见，舍车而赤足步行，则人皆见之矣。故曰贲其趾，舍车而徒。”按：赤足而行，不必走多远，趾上的文饰就会弄脏了。“舍”应该取其原义。“舍车”就是乘车，以车为舍。在车上把脚趾露出来。“徒”，从此地到彼地，展示趾的文饰之美。

【六二：贲其须。】

《说文》："须，面毛也"，主要指胡须。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濡如"，濡湿湿的。"贲如"，光彩彩的。所谓"肤如凝脂"，打扮得漂亮美丽。这永远都是好的。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光亮鲜艳，白马高高的、大大的，好一派风光。不是去抢劫，是去迎亲。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丘"，田亩，如"丘甲"、"丘赋"，"狐死正首丘"；"丘园"，家园、庭院、园林。"束帛"，把一束一束的丝帛悬挂起来以美化之。结婚喜事，在庭院及屋柱等处挂上束帛，如今人之张灯结彩。既便碰上麻烦，"吝"，但最终是吉的。"戋"，繁体字为"戔"，《说文》："戔，贼也，从二戈。"通残，残片。这里指帛被贼残而成的片片帛带。

【上九：白贲，无咎。】

"白贲"，素贲，朴实无华的贲饰。

贲卦讲美、文饰对生活的重要。

二十三　剥（坤下艮上）



（卦辞）不利有攸往。
（爻辞）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六三：剥之，无咎。
六四：剥床以肤，凶。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本卦有剥土成山、挖土成山之象。

释　义：

卦　辞

【不利有攸往。】

在剥的情势下，不利有所作为。

爻　辞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剥”，“剥落”、“剥蚀”。“足”，床脚，从足剥起。床脚处已被剥，如果轻蔑地对待，结果会是很凶的。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释名》：“膝头曰脯，或曰踝。踝，扁也，亦因形而名之也。”辛介夫：

据王引之《经义述闻》考证，此处“辨”假借为踹，即足之上身之下的部位。按：爻意为，剥蚀到“辨”，还不重视，就更加危险了。

【六三：剥之，无咎。】

高亨：“剥之者，其剥不指定谁何也。”“之”在此作代名词，是泛指，或作虚词。此爻意思不明。

【六四：剥床以肤，凶。】

“肤”与“床足”、“床辨”并言，应指床面。剥至如此，“凶”。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高亨：“宫人，宫中妃妾之属也。”“贯鱼”，如鱼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前行。这是“象”。事情如果像宫人这样，个个皆得宠幸，自无不利。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果不食”是“象”，君子得此爻象，能得到车舆乘坐。小人得此爻象，则被“剥庐”，连安身之地也保不住。高亨：“剥庐者，击其庐舍而毁之也。”

全卦从剥床以足、以辨到以肤，越剥越厉害。如果轻视疏忽，必有凶的教训。

二十四　复（震下坤上）



（卦辞）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爻辞）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六二：休复，吉。

六三：频复，厉，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

六五：敦复，无悔。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本卦与《剥》为覆卦，一者“剥”，一者“复”。“剥”到极点，一阳来“复”。

释　义：

卦　辞

【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帛书“朋”为“堋”，“出入”作“出人”。邓球柏：“出人：人出。倒装文法。出人，通行本作‘入’，与‘出’相对，似为通顺，细审则帛书作‘人’为胜。‘人出’与‘朋来’对文，于义为顺。”按：“亨”，这卦很顺利。出入无疾，很平安。赚的钱（朋贝）是正当的，没有麻烦。一个来回不过七天时间，值得一去。

爻 辞

【初九：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走得不远就回头。无祗悔，元吉。

韩伯康、侯果："祗，大也。""无祗悔"，无大悔。《经典释文》："祗"无实义，"无祗悔"就是"无悔"。

【六二：休复，吉。】

"休"，美好义，"复"，回到正道，"吉"。

【六三：频复，厉，无咎。】

"频"即频繁、屡次，"频复"，屡次复发。"厉"，情况严重，下决心对待之，"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

众多人之中，他独自回头了。

【六五：敦复，无悔。】

高亨："敦复者，受人督责促迫而返"，兼取"敦"的"督促"和"逼迫"二义。赵又春："敦"，"敦厚"、"诚恳"。《老子》第十五章："敦兮其若朴。"老实地回归正道，无悔。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复"，迷失回头的路，造成灾眚——眚读shěng，灾害义。如问的是行军打仗，结局是大败。国君贞得此凶兆，则"至于十年不克征"。

本卦讲改过宜早、宜诚恳、实在，不要反复。重点在初九。

二十五　无妄（震下乾上）



（卦辞）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爻辞）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妄”，乱也，迷惑也，虚妄也。“无妄”，不乱也，不迷也，不虚也。又为“无望”，出乎意外。

释　义：

卦　辞

【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元亨，利贞，大好之卦。但如果占筮者“匪正”、“有眚”，心思不正，则不利前往做事。

爻　辞

【初九：无妄往，吉。】

“妄”，妄想、妄觉、妄念、迷妄、虚妄，与“真实”相对。故“无妄”

即“真实”。朱熹：“真实无妄之谓诚。”真实、实在地做事(往)，吉。“无妄往”，有所为的往，有正当目的和道理的往(办事)，是好的。

【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

“菑”，耕种一年的田，用做动词为“开荒”。“畬”，开垦后二三年的“熟田”。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天下无不耕而获，不菑而畬者，其曰‘不耕获，不菑畬’，则耕且畬，前人之所已为也……‘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圣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是故六艺之业，集群圣之大成而无所创，虽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无终之述之者，是耕而弗获，菑而弗畬也，其为功也弗竞矣。”孟子：“无野人莫养君子，无君子莫治野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君子乃“不耕而获，不菑而畬”者。君子之“不耕而获，不菑而畬”亦非“妄与”、“妄得”。赵又春：“不抱耕则必获的想法（态度）”，“不做要开荒就一定要得到熟田的要求”。这就是后人说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意思，因此，接下说“则利有攸往”。这是以“无妄”为“无望”，不抱事先的期望。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无妄之灾”和第五爻“无妄之疾”同构。“无妄”，意外而来的“飞来横祸”，如丢了一条牛，行人是意外得到了财富，邑人则是“无妄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可”，适合，允许，符合此条件的“贞”，是“无妄”，“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无妄之疾”，意外之疾或无疾之疾。妇人怀孕，呕吐疲倦，即此种疾。不需吃药，“有喜了”。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高亨：“此爻无字疑衍，盖后人见卦名‘无妄’，初九、六三、九五皆有

无妄二字，因于此爻增加无字也。妄，乱也。妄行则必有灾，而无所利，故妄行，有眚，无攸利。若作无妄行，是其行正当，安得云有眚无攸利哉。”



本卦教人真实、无妄，只管老实努力做下去。

二十六　大畜（乾下艮上）



（卦辞）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爻辞）初九：有厉，利已。
九二：舆说辐。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帛书名“泰蓄”，即“大畜”，讲畜（蓄）德、修德。爻辞中的牛、良马、豶豕、童牛，语义双关，既是大家畜，又是畜德者之象。

释　义：

卦　辞

【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朱熹：“不家食，谓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朱以士大夫为占卦主体，故如此解。《彖辞》：“不家食”，以禄养贤，不以天下据为己有。

爻　辞

【初九：有厉，利已。】

高亨：“筮遇此爻，将有危险，然亦无害，终利于己，故曰有厉，利已。”帛书作“巳”，邓球柏：“利巳：宜祀。利，宜，适合。‘巳’借为‘祀’。”

赵又春：应作“已”，“停止”的意思，如果前进路上遇到了大困难，宜于暂时停下来，不要急着冒险前进。按：“厉”，严峻的处境。以此严峻处境作为利己——锻炼、磨砺自己才德的处所。

【九二：舆说辐。】

辐是捆绑伏兔（连接车厢与车轴的部件）与车轴的绳索。爻辞与《小畜》九三同，但无“夫妻反目”一句。故“说”非“脱”，为“悦”。“舆”悦“辐”，合作默契，有如一者愿打，一者愿挨；一者愿捆，一者愿被捆，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这是“畜德”的结果。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逐”帛书作“遂”。“逐”，“驰逐”。良马驰逐，这是象。利艰贞，即利于坚持艰难行进。“舆卫”，舆，车舆。卫，防卫。“日闲”，收起来、闲置起来；因为“文德”代替了武力的压服和敌对。高亨：“闲读为简，校阅也，校阅之，亦即习之。”引《公羊传》六年：“大阅者何，简车徒也。”（《周易大传今注》）马王堆帛书《昭力》：“若舆且可阑然卫之，况以德乎。” 阑，阑然，闲适貌。意思是说，卫之以车，尚卓有余裕，何况卫之以德。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说文》：“牿，牛马牢也。”乡下牧牛，用横木穿牛鼻子。穿了牛鼻，牛就被圈住而不能任性自由了。童牛已长大，穿了牛鼻，安放起了横木（牛鞍），被调教，负起犁田与架车的重任了。从此“服牛乘马”，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大畜德之象。佛教有牧牛图，示意人如何像只野牛经过教化而变得野性被驯服，循规蹈矩，皈依佛教。这牛已自觉地给自己戴上了那个成熟、负责、告别了野性的标志。爻辞所指，正是如此。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豕即阉过的猪。野猪的牙是很厉害的，这是它的防御工具，但被阉的猪是家畜，有牙而无用，亦是野性被驯服的表现，同时也是畜德、德化的标志。

【上九：何天之衢，亨。】

“衢”是道路。《左传•昭公二年》：“尸诸周氏之衢。”杜预注：“衢，道也。”《说文》：“四达谓之衢。”程颐：“天衢，天路也。谓空虚之中，云气飞鸟往来，故谓之天衢。天衢之亨，谓其亨通旷阔，无有蔽阻也。”周振甫：“衢通庥，蒙(何、荷)天的福佑，故吉亨。”按：由于大畜德，终于得到了天的福佑。



全卦主旨讲自己畜德，以自求多福。

二十七　颐（震下艮上）



（卦辞）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爻辞）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颐》卦象人口颐之形，特别凸显口内上下两排牙齿并合而口中无物。

释　义：

卦　辞

【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观颐”，观看“颐”卦的形状，好像有一张挂在求筮者面前的图，它像“颐”，是空的，其中无物。“自求口实”，自己去求食物。寓意一切靠自己努力。

爻　辞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灵龟”，高明智慧的象征。“朵”，突出状，如花朵。“朵颐”，口中塞满了东西，鼓了出来。姚配中《周易姚氏学》：“灵龟犹神龟。‘舍尔灵龟’，谓舍尔灵龟而不卜。朵，动也。‘观我朵颐’谓观我动颊而谈。人遇有疑事不用

龟以卜而听人之口谈，是凶矣。”寓意办事要靠自己的智慧、头脑。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颠簸、颠倒。“颠颐”，下齿向上，上齿向下，打哆嗦。“拂”，逆违、拂拭，如拂袖而去。“经”通“径”或经过，“无不经也，无不由也”。“丘颐”与“口颐”相对，指丘谷之中犬牙交错的地形。本爻意为：很害怕地在“丘颐”这样犬牙交错的地形中披荆斩棘(拂)地行军，会大败。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颐”，自打嘴巴。“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颠颐”，打哆嗦，害怕之状。“虎视眈眈”，虎下视貌，《说文》：“视近而志远也”，眼睛下视、心不在焉。“逐逐”或读为攸攸，悠悠，无所用心之状，虎吃饱之后的无欲貌。在这样的老虎旁边，没有危险。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拂经”，打扫道路。“居住”，是好的。不宜于外出办困难有危险之事。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由来，由他去。既便口无一物，饿着，也不管它。“厉”，处境是艰难的。但有了这种态度，利于克服困难，故吉。

全卦讲依靠自力图强，才能有所成功。重点在卦辞。

二十八　大过（巽下兑上）



（卦辞）栋桡，利有攸往，亨。
（爻辞）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三：栋桡，凶。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本卦与《颐》为变卦，像人“过涉灭顶”之形。水“太过”深，木太过曲，年龄相差过大，以及独立支撑大厦等等，一切“大为过甚”、非常理所容或常人所能之事，都为“太过”。程颐：“大过之时，其事甚大，故赞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兴不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皆大过之事也！”

释　义：

卦　辞

【栋桡，利有攸往，亨。】

“栋”，屋的正梁，梁柱。《说文》：“桡，曲木”，“栋桡”，屋梁弯曲了，意谓大厦将倾，国、家有危险了，挺身而出，解救之。独立不惧之象。

爻　辞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说文》："藉，祭藉也。"高亨："亨而藉用白茅，敬慎之至。"按：白茅，取其洁白洁净之意。承上爻"栋桡"，房顶出了问题，用白茅以补铺之。白茅本应用于祭祀，为人所尊敬，却铺于屋顶而不为人知，遁世之象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高亨："稊"通"荑"，孔疏："荑，叶之初生者"。马王堆帛书《易》写为"荑"。按：枯杨，被置弃不用之老杨；被恶劣条件折磨而枯干的枯杨；但它遁世无闷，倔强而快乐地活着，终于又焕发了新的生命活力。如此，自然"无不利"。

【九三：栋桡，凶。】

高亨："设象同而断占异，盖其取义殊别，此《周易》之通例也。"按：《彖传》："栋桡，本末弱也。"因为初和上是阴爻，不能支撑房屋而致"栋桡"。"栋桡"是凶象。问病状，问发财，生子，打仗等，都是凶兆。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隆"，"隆起"，即突出、凸显。大厦变故，独木支撑，独立不惧之象。"它"，源自甲骨文，即害字。"有它，吝"，"吝"由祸害所引起。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枯杨开花，老妇得少男，古代社会亦稀奇不易被接受之事。老妇敢于如此，亦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之象。管它别人指背脊，我自独立向前行。"无咎，无誉"，自得其乐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过河头被水淹了，凶象。明知如此而过涉之，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独立不惧之象。如此，"无咎"。

全卦讲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二十九　坎（坎下坎上）



（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爻辞）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本卦有些版本叫“习坎”。“习”，如鸟习飞，反复重复之意。两坎相连，故为“习坎”。帛书“习坎”作“习赣”。“习”通“袭”，重复义。

释　义：

卦　辞

【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维”通“唯”，唯一。“尚”同“上”。心中只有诚信，顺利亨通，因行为有其高尚目的和追求。

爻　辞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坎”，地面低陷的地方。《仪礼·士丧礼》：“甸人掘坎于阶间少

西。”“窞”（读dàn），坎中之小坎。遇到了双重的坎，陷入到坑底的小坑里，真是凶险。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有危险，只求小的发展机会。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遇到两个坎，险阻横在前面。“枕”通“横”。《释名·释车》：“枕，横也。”毕沅《疏证》：“横在前，如卧床之有枕也。”占遇此爻，如“潜龙勿用”一样，不要出头。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盛酒的器皿。“簋”，装食物的器皿。没有樽，也没有簋，用缶代替，简简单单地生活，不出头，不张扬。“纳”，纳入，系住。“约”，契约，约定。《周礼·秋官·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纳约”即用“约”来约束自己，如赌咒发誓。“自牖”，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有如《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老子》：“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自牖”如同自饭、自火、自囚。“牖”亦通“囿”，同音转借。自己把自己圈起来，也即自己画地为牢。如此，终于“无咎”。

虞翻、崔憬等认为，“樽酒簋贰，用缶”是讲祭祀；“纳约自牖”讲“修其洁诚，进其忠信，如文王之在羑里所为。”（李鼎祚《周易集解》）这可以参考。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坎不盈”，还没有满。“祇”，只也，意谓只求“平”，不求“溢”。“无咎”，没有咎祸。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徽”、“纆”都是绳索，用绳索给捆绑起来。“寘”即“置”。“丛棘”，指“听狱之处”，或“周边围有荆棘的牢狱”，或“荆棘丛生之

处”。人被捆着放在丛棘之中，“三岁不得”，别人既找不着，也不能自己出来。凶事凶兆也。



全卦皆围绕“坎”、“险”立意，讲处险之道。教诫重点在六四。

三十　离（离下离上）



（卦辞）利贞，亨，畜牝牛吉。
（爻辞）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六二：黄离，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周易》自乾卦至本卦共三十卦，称为上经，后面的三十四卦，称为下经。本卦帛书叫“罗卦”。“罗”，罗网。“罹”、“离”同音。“罗”有附丽义。“离”，丽，附着。“离”、“罹”相通。程颐：“离，丽也，明也。取其附丽于上下之阳，则为附丽之义；取其中虚，则为明义。离为火，火体虚，丽于物而明者也。又为日，赤以虚明之象。”《大象》解为“明两作”。

释　义：

卦　辞

【利贞，亨，畜牝牛吉。】

牝牛与公牛相对，隐含畜公牛不吉。牝牛有小牛为附丽物，两牛相继。

爻　辞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许多人拥挤着进来了，“错”，交错。如同《需》卦“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恭敬地对待之，无咎。

【六二：黄离，元吉。】

黄，金黄色。“离”，装饰附丽。一件东西装饰为金黄色，必贵重，如“鼎黄耳金铉”，乃大吉之象。或金光闪闪的，大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日昃”，太阳西下时。“日昃之离”，一种天象，呈现为两个太阳。此为大凶之兆，需举行仪式，“鼓缶而歌”，敲打着瓦钵，大声歌唱。不如此，“则大耋之嗟”至。年八十曰“耋”，意为招来老人丧事，凶。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按：接上爻，“日昃之离”乃突然来的，那周围的景象，像火烧一样(俗称火烧云)，像烧焦的死尸一样，像弃置的垃圾灰烬一样。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涕”，眼泪或鼻涕；“沱若”，像滂沱大雨。“戚”，忧戚、悲哀；“嗟若”，连连哀叹。本爻接上爻，面对这异常灾难的预兆，人们大哭，大悲戚，举行禳灾的法事。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这天象常预示兵灾。“王”依据这天象的示警，决定用兵。仗打胜了，嘉奖斩首有功的人，俘虏了大批匪类的同伙。无咎。

本卦是坎卦的变卦，也讲凶险和处险之道，教诫在六五爻，指对待事情要严肃认真。

《周易》经文简释

下　经

三十一　咸（艮下兑上）



（卦辞）亨，利贞。取女吉。
（爻辞）初六：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辅颊舌。

帛书卦名为“钦”。《咸》卦男（艮为少男）下女（兑为少女）上，为男女相通嫁娶之象。《诗经》有许多男诱女、女诱男的诗歌，如“有女怀春，吉士诱之”。道德家称为淫诗。本卦所述乃正当的男女关系。

释　义：

卦　辞

【亨，利贞。取女吉。】

娶妻，吉。以下述新婚之夜。

爻　辞

【初六：咸其拇。】

“咸”通“感”。《说文》：“感，动人心也。”《彖传》：“咸，感也。”《荀子》：“易之咸，见夫妇。”以何方法动人之心？通过感情交流，触

摸肤肌即感情交流的方法。“拇”，脚的大脚趾。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说文》：“腓，胫腨也。”“胫”，从膝盖到脚后跟的部分，“腨”，小腿肚。 触摸他或她的小腿 。不得欢心，故“凶”。安居，停下来，则“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

“股”，大腿。“随”，通“隋”，裂肉。触摸大腿，紧执对方的下体私处，令其心中不快。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说文》：“憧，意不定也。”“憧憧往来”，你往我来，心情兴奋紧张。“朋”，双贝为朋，指货币。“朋从尔思”，相互顺从对方所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说文》：“脢，背肉也。” 两人相互拥抱着，抚摸背部，“无悔”。

【上六：咸其辅颊舌。】

“辅”，面颊。“颊”，脸的两侧。辅、颊、舌三者连着一起作“咸”的抚摸，相互亲吻也。

本卦名“咸”，教人男女亲热有礼。

三十二　恒（巽下震上）



（卦辞）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爻辞）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凶。

《恒》卦在帛书本和通行本中都居于中心位置。巫的老祖宗名为“巫恒”。“恒”，恒久、恒长。“恒，德之固”。贞一不变，恒其德贞曰“恒”。

释　义：

卦　辞

【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亨”，亨通义，卦辞全是占断之辞。

爻　辞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通常训为疏浚，深挖。此处可训为“踆”，低伏之意。低伏，看不见，忽视。对“恒”低视，忽视，视而不见，是凶的，无所利。

【九二：悔亡。】

占到此爻，“悔亡”，没什么可悔恨的。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恒其德”，恒久地保持自己的德性；不如此，则“或承之羞”。朱熹：“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辞。”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作巫医必须有恒德，不作巫医则不恒其德并不必然蒙羞。孟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工、农、商不一定能恒其德，但并不必然蒙羞。“吝”，小祸害。

【九四：田无禽。】

“田”，田地、田亩、农田；亦指狩猎活动。“田无禽”，田地或打猎没有收获(不吉利)。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恒”，如月之恒，通常是对女德的要求。丈夫的品德，按帛书《六德》，是“以智率妇者也”，不能恒一不变；如恒一不变，则凶，故谓“夫子凶”。《小象》：“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上六：振恒，凶。】

一种解释：“振”，通“赈”，赈济。《周礼·大司徒》：“振穷。”《墨子·辞过》：“振孤寡。”“恒”是自己的德行，不可以由别人赈济得来；也不可以以道德供赈济，求得好名声。如此是凶的。另一种解释：“振”通“震”，震慑。《经典释文》：“张注本作震恒”。“震恒”即“振之以道德”。这与“振之以诛杀”，本质上相通，所谓“以理杀人”是也，故“凶”。

本卦告教诫人恒其德。

三十三　遯（艮下乾上）



（卦辞）亨，小利贞。
（爻辞）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五：嘉遯，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本卦艮下乾上，艮为山，乾为天，天下有山。山常为隐遁之所。如伯阳饿死首阳山。取名为“遯”，也许有此意。

释　义：

卦　辞

【亨，小利贞。】

皆为占断辞。

爻　辞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遯”通遁，隐藏。“尾”，尾巴。狐狸尾巴藏起来了，喻人狡猾。面临狐狸的“藏尾”，是“厉”——很严重的情况。“勿用有攸往”，不要按其要求行动。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执之”，抓住狐狸尾巴。“用黄牛之革”，牢牢抓住。黄牛皮革是最结实坚韧的。“莫之胜说”，不要使它逃脱。“说”借为“脱”。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拴结、捆绑。占问疾病的，“厉”，表示被病抓住了。问畜臣妾之事的，“吉”，臣妾不致于逃亡。《书•费誓》：“臣妾逋逃”，孔传：“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臣”指奴隶、奴仆。古代臣和妾经常反抗、逃亡。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嗜好、偏爱。“遯”，脱逃，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对君子来说是好的。对小人——搞阴谋诡计，不光明正大的人而言，是坏的。

【九五：嘉遯，贞吉。】

古代有嘉礼。“嘉遯”，依照礼节的“遯”，是吉利的好事。

【上九：肥遯，无不利。】

王弼：“最处外极，无应于内。超然绝去，心无疑顾，忧患不能累，矰缴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这是以“肥”为“飞”，飘然而遯。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卦讲逃遁、隐遁的种种情况，是一些经验的总结。

三十四　大壮（乾下震上）



（卦辞）利贞。

（爻辞）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九二：贞吉。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辐。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左传》：“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大壮，壮之大者”，无比威严、奋击之象。本卦是《遯》的覆卦。遯为退，此则为进，为奋发。

释　义：

卦　辞

【利贞。】

占到这样的卦，是好的。

爻　辞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脚趾强壮了，实力增强了。“征”，征伐，兴办，结果是凶；但能增加信

誉、信心。“趾”与“头”相对。“壮于趾”意谓“弱于头”，只凭勇力，不用脑子、谋略，故征凶。但诚信表现出来了。

【九二：贞吉。】

承上爻“有孚”。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贞厉”指两种情况：小人凭勇力蛮干，是“厉”。君子不用脑子，糊里糊涂地干，也是“厉”。《论语》：“学而不思则罔。”何注：“罔然无知貌。”思虑纠结不清，一团乱麻，即是“罔”，如网。羝羊触藩，具体说明这种危险的性状——进退不得。这是“厉”的形象说明。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辐。】

“藩决不羸”，篱笆断了，公羊的角不被拘系，自由了，是“贞吉，悔亡”。“辐”，连接车轮与车箱的部件，这部件结实，车跑得长久顺利，亦是“贞吉，悔亡”。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高亨：“此谓王亥丧其羊于有易，结果则无悔也。”“有易”是古代一个部落的名称。按：“易”，交易，买卖，以货换货。有失有得，无悔。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是象；对待这种情况，“艰则吉”，能艰苦地坚持到底，则吉。

本卦的教诫在于九三。

三十五　晋（坤下离上）



（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爻辞）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六三：众允，悔亡。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本卦坤下离上。坤为地，离为火为日。《说文》："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从臸。"

释　义：

卦　辞

【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康侯"，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考证，乃周武王之弟，初封于康，后封于卫，叫卫康叔，也叫康侯。高亨："盖康叔曾奉王命，攻伐异国，一日三胜，俘马甚众，以献于王，故记之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按："锡"为"献"，"接"为"捷"。"蕃庶"，盛多的意思，康侯用赏赐的良马繁殖，一天三次接种良马。

爻　辞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抬头向上向前，“摧”，向下向后，连起来是鞠躬行礼、躬身作揖；如此，结果是好的。即便缺少诚信、礼品不丰，也无灾祸。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受兹介福，于其王母”，当受到王母“其石如介”之赏赐、福佑（如世袭罔替的赏赐）时，满是谦虚、忧戚之情（“晋如愁如”，抬头仰望、满脸忧愁的样子），则“贞吉”。“兹”，指示词，此。“介福”，永久性的大福佑。“介”，大也、坚固也。“其”，代词，受福者。“王母”，祖母。

【六三：众允，悔亡。】

得到众人应允、信任，没什么可悔恨的。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前进或向上，如果像鼫鼠一样，“贞厉”，有危险。“鼫鼠”，硕鼠，田鼠。比喻虽大而胆小的东西。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失也好，得也好，都处之泰然；如此，是“吉”的，“无不利”。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进用其角（武力、力量），这在征讨一邑这样的小地方时，会或者“厉”，或者“吉”，或者“无咎”，或者“贞吝”——小有麻烦。

本卦的教诫是，要成功，不仅要勤奋用力，也要谦恭有礼。要点在六五。

三十六　明夷（离下坤上）



（卦辞）　利艰贞。

（爻辞）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本卦离下坤上，为《晋》的覆卦，光明掩入地下，为地所蔽。“明夷”是鸟，选取此鸟为象，意指君主昏暗，贤人受到伤害。李镜池解为“鸣鹅”，高亨解为鸣雉，本书以为是《周易》自创的文学性之“鸟”，如庄子之“鲲”和“鹏”，如民间谚语“天上九头鸟”之类。

释　义：

卦　辞

【利艰贞。】

在“明夷”情况下，利于品行艰贞。

爻　辞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利。主人有言。】

从六五“箕子之明夷”，可见暗指殷纣时的情况。“明夷”在飞时，翼垂下来了。这是忧戚受伤之象。“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当暗指“微子去之”，逃避纣之迫害。“有攸利”，有所利。“主人有言”，暗指微子因言获罪。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夷”，暗伤。“左股”，左腿。“明夷”左腿受了暗伤。“拯”，救助，骑上壮马去救它，如此，结果是好的。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接上爻，“明夷”于(君主)南狩时伤了头了。“不可疾贞”，病情的占问是不利的。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可能暗指比干被剖心之事。纣杀死比干，剖比干之心以视；因传说圣人心有七窍，纣要看看是否如此。按帛书《谬和》的解释，爻辞是喻“歪打正着”。盖事有正面，有反面；有左面，有右面；有时，从反面或左面切入，反而打着正面，打中要害了。楚庄王欲伐陈，让沈尹树去探问虚实。沈回来说：“(陈)城廓修，仓廪实，士好学，妇人组疾(织)”。庄王说：“城廓修，其守固也；仓廪实，则人食足也；士好学，必死上也。妇人组疾(织)，其财足也。”陈不可伐。沈则说：“城廓修，人力竭也；仓廪实，则取之人也；士好学，则有外志也；妇人组疾(织)，则士禄不足食也，故曰陈可伐。”庄王于是伐陈，克之。对于陈国的状况，庄王从正面理解；沈从反面切入，但从反面切入，反而打中了要害。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之”，从属词，如吾之信用，吾之创伤。“箕子之明夷”，箕子的“明夷”。箕子，纣之叔父，纣王昏乱，自知不为纣所容，于是佯装疯狂，自己把自己的“明”加以伤害，结果被纣“囚之”。说箕子的“明夷”，犹如说拿破仑的“滑铁卢”、曹操的“华容道”、关羽的“走麦城”；在此情况下，箕子这样做，反而是好的。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承上爻。政治昏暗不明或事情情势不明，有如天未亮之时，此时采取大行动，开始还好，终会堕入地下，是很坏的。

本卦讲政治昏暗、社会混乱时，如何坚贞自持，有如六五爻所示。

三十七　家人（离下巽上）



（卦辞）　利女贞。

（爻辞）　初九：闲有家，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本卦离下巽上。离为火，巽为风为草，像家中烧灶，风吹火烟上天，故取名“家人”。

释　义：

卦　辞

【利女贞。】

有利于女子贞问。

爻　辞

【初九：闲有家，悔亡。】

“闲”，用树木围成的遮拦之物，作动词为守护。守护好现有的家产、家庭，不会有后悔之事。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中馈”，家中之馈，厨房饮食事宜。不求出外，如后官不干政，只求把家事管好，是好的。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家人常常争吵是极不好的；但能改悔，是好的。 妇子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总是会招来麻烦的。

【六四：富家，大吉。】

家里富裕起来。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王假有家”与《涣卦》“王假有庙”语法一致。王就是周天子。“假”通至，意为实至实有。王实有其家——国家，“勿恤”，以财养贤，与天下共有其家，则吉。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接上爻，有诚信而又威严，终吉。

本卦所讲家人，指家中之人，以妇女为主，反映男主外女主内思想。

三十八 睽（兑下离上）



（卦辞） 小事吉。

（爻辞）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本卦是《家人》的覆卦，“家”是恒久的正常的，“睽”是偶然的不正常的。卦象兑下离上，兑为泽，离为日为火。下者往下，上者往上，不相交，睽违之象。

释　义：

卦　辞

【小事吉。】

暗含大事则不吉。

爻　辞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丧”，丧失、亡走，不见了。“勿逐”，不要急着去找，它自己会回来

的。“遇见恶人”是不利的，但这里却“无咎”，这都是有违常情的。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遇”，“遭遇；“主”，君主或旧主子。“巷”，王夫之认为指“宫中甬道”，古时用来囚禁王室成员之所。在这个地方碰到君上，在意想之外，很有些“睽”。但“无咎”，不是坏事。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见”，显现、发生。“天”，犯人额头上刺字，用墨涂黑，也叫墨刑。“劓”，割掉犯人的鼻子。一辆牛车，车子往后拖牛，牛向前拉车，赶车的人则额上刺字，还被割掉了鼻子。“无初”，如何开始的不知道；见到的是最后这个样子。作为占断词，是最后结果不好。

高亨：“然车非决不能移，牛非决不可制，失之于前，可得之于后，败之于始，可成之于终，故曰……无初有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睽孤”，被离弃的弃妇。“元夫”，以前的丈夫或死去的丈夫。“交孚”，相互信任了。“厉”，这很危险，但“无咎”，没有害处。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悔亡”，没有懊悔。“厥”通蹶，蹶倒，挫败。“宗”，宗族。挫败一个宗族，把它打得体无完肤。这样做，有何咎责可言。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按马王堆帛书《谬和》的说法，这是寓言或《聊斋》式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不要信邪怕鬼，不为虚张声势所吓倒，事情反而大吉。越王勾践已克吴，提出欲与楚国均分其方外之地。楚王恐惧，准备答应越的要求。左史倚相说越经过战争，已精疲力竭，是有所害怕于楚而以此来探听情况的。倚相带兵车五百辆至吴地见越王，陈说利害，越王考虑自己之精锐在战争中已消耗殆尽，不能与楚争锋，反而答应以南巢至北蕲七百里之地封于楚。人们称之为倚相之封。《谬和》

认为这就是这爻辞的意思。意为：猪拉着车，载满鬼，很是怕人。但像左史倚相那样不为其所吓，知其为“无力”“无有”，不足惧也。于是拿出弓箭，摆出有备而欲射的姿态。结果反而得到优惠、愉快的结果。朱熹说：“见豕负涂见其污也。载鬼一车，以无为有也，张弧，欲射之也，说弧，疑稍释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实亲也。往，遇雨则吉，疑尽释而睽合之也。”高亨：“有一睽孤夜行，见豕伏于道中，更有一车，众反乘之，睽孤先开其弓欲射之，后放下其弓而不射，盖详察之，非鬼也，乃人也。非寇贼也，乃婚姻也……睽孤遇婚媾，如旱苗遇甘雨，故遇此爻。”

本卦讲如何应对不合常理常情之事，重要教诫在上九。

三十九　蹇（艮下坎上）



（卦辞）　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吉。
（爻辞）　初六：往蹇来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三：往蹇来反。
六四：往蹇来连。
九五：大蹇朋来。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蹇”，读jiǎn。《说文》：“蹇，跛也。”朱熹：“足不能进，行之难也。”高亨：“蹇”字借为“謇”。《楚辞·离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王弼：“蹇蹇，忠贞貌。”《广韵》：“謇，正言也。”《韩非子·八经》：“设蹇以纲独为，举措以观奸动。”“蹇”同“谏”。按：“蹇”从足，实干也。《庄子·山木》：“赛裳躩步，执蹇裳而濡足。”《楚辞·思美人》：“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蹇裳而濡足。”“蹇裳”，提起、卷起。“蹇”为勤劳实干义。韩愈《争臣论》引《蹇》六二，以勤劳王事释。

释　义：

卦　辞

【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吉。】

《坤》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利西南，不利东北”是象，意为利于去王业兴起之地，见大人，为王干事。

爻　辞

【初六：往蹇来誉。】

勤劳王事，得到荣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勤劳王事，风尘仆仆，完全不是为自己。

【九三：往蹇来反。】

勤劳王事，风尘仆仆，奔波于道，不辞辛劳。

【六四：往蹇来连。】

“连”通辇，车子。《管子·立政》：“畜连乘车。”郭沫若等《集校》引张佩纶：“连读为辇。”马王堆帛书《触龙见赵太后》：“老妇持(恃)连而还。”意即来去都坐着车子。

【九五：大蹇朋来。】

勤劳王事，众人相助。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勤劳王事，得到丰厚成果。吉，利见大人。

本卦表彰勤劳王事、国事、公事的人。

四十　解（坎下震上）



（卦辞）　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爻辞）　初六：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本卦与《蹇》为覆卦，卦爻辞亦部分相同。

释　义：

卦　辞

【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蹇》卦谓“利见大人”，这里实际是对其的颠覆、否定，故谓“无所往”。虽然无所往，可是“其来复吉”，机会又来了，是好的。抓住机会，“有所往，夙吉”，以早为吉。

爻　辞

【初六：无咎。】

《周易》为占卦之书，此处不写爻辞只写占断辞，是不奇怪的。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田”，田猎。“三”言其多，狐狸(狐狸皮，所谓狐裘)很贵重，又“得黄矢”，铜箭，是大好事。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系辞上传》：“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高亨：“盖车既可载人，亦可载物，今乘车而负物，则其物之宝贵，人尽知之矣，盗思夺之矣，其患难由此生矣。”按：“负”是一件事，“乘”是另一件事。一个队伍，既有小人背负着财物，又有大人乘坐车子。这样张扬地在路上走，“盗思夺之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高亨：“《释文》：‘拇，荀作母。’《集解》与荀同。拇母疑并借为罟。同声系，古通用。《说文》：‘罟，网也。从网，每声。’盖所以捕鱼或鸟兽者也。”按：“解”，解开、解除；“而”，你；“拇”，束缚之意。解开、解除你的束缚。“朋至斯孚”，朋友来了，大为欢乐。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维有解”即“惟君子有解”，有好结果；因为他得到了小人的信任。《左传·庄公十年》中曹刿论战：“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属也，可以一战。”“解”当为君子普施恩惠于民。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隼”，高飞的猛禽。“墉”，城墙。王公大人站在高高的城墙上射隼，射而中之。城墙帮助了成功，喻“得贤才”，或君子学到了本领，得本领之助。占辞：“无不利”。

本卦教人锻炼好本事并获取朋友的帮助，以取得成功。重点在上六。

四十一　损（兑下艮上）



（卦辞）　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爻辞）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损”和“益”相对待。卦象兑下艮上，兑为泽、艮为山，挖土堆山、损下益上之象，故取名为“损”。《损》与《益》互为覆卦，为何此卦名为“损”，与之颠倒的另一卦名为“益”？卦象在这里起了作用。

释　义：

卦　辞

【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因为“损”，损己益人，取得了信任，故“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有了诚信，“二簋可用享”，两簋食物就可行祭礼了。

爻　辞

【初九：巳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高亨：“‘巳’与‘祀’通。”“遄”，速也。祀事速办，“无咎”。

“酌”，祭酒，“损之”可以减损一些。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利贞”，利于艰贞地固守。“征凶”，主动出击、征伐别人，是凶险的。“弗损”，这不会减少危险和困难，只会“益之”，增加危险和困难。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从卦象角度来解释就是，《损》卦下体九一九二两阳爻，六三一阴爻。三阳爻，损一阳，九三变六三，则为“兑”，故谓“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即九一一阳爻又加九二一阳爻，则成两阳爻而为兑。（参阅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义理的解释则是，多反而会不利，少反而增加力量，所谓“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三人不齐心，反会喊少力量。一人一心一意，反会增加力量。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损其疾”，一指认真及早治病，病很快治好了，是好事。一指隐瞒（减省）病情，大事化小，如胃癌说成胃病，胃病说成消化不良，迅速得到病人欢喜，减轻了心理负担，“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有人赠予价值十朋（十枚一串的贝币为朋）的大龟，怎么样也推辞不掉，接受了下来，“大吉”。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损益之”，不做什么，“无咎”，“贞吉”。“臣”，奴隶。奴隶无家，得到奴隶就是吉的，故“利有攸往”，应该去做。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岂必自损以益人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所谓‘弗损益之’者也。”

本卦教人损己益人。

四十二　益（震下巽上）



（卦辞）　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爻辞）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本卦与《损》卦为覆卦，六二直接用《损》六五爻辞。

释　义：

卦　辞

【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因为损上益下，故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爻　辞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承卦辞，“利用为大作”，即“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爻辞与《损》六五相同。点明“王用享于帝”，王用此十朋之龟以祭祀上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古人以灾荒饥馑与兵戎为凶事。“圭”，信物。“益之，用凶事，无咎”，意为增加征收，用为救灾，则“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享有了救灾的诚信，公允许使用信物“圭”。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承上爻，“中行”，直道而行。“告公从”即“公告从”，“从”，允许，允许，允许利用（圭）为“依迁国”，做迁国之事。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诚信可以惠及我心，使我的心受惠（益），也使我的德行、品德受惠。这是好事。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不时时去勉励自己上进（益），反而有时退下来（击，打断自己），这是立心立志不恒，结果是“凶”的，所谓“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本卦告诫努力修养，不断增益自己的德行和诚信。重点在九五、上九。

四十三　夬（乾下兑上）



（卦辞）　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爻辞）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上六：无号，终有凶。

《说文》："夬，分决也。"意思是把"决"分开为二，一边即是"夬"。有断开、决裂、分开之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因"夬"为两半，调兵的虎符，过关卡的"符信"，重要的书契各存一半或一份，皆如"夬"。今天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商品买卖合同等，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仍是此意。甲骨文"夬"为，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谓：本字各家或释为哉、为杀、为牵、为曳、为争，皆不确。上部为"环形而有缺口之玉璧，以两手持之会意，为玦之本字，从玉为后加义符。"①《周礼·春官宗伯》："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白虎通义·文质》："璜所以征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璋以发兵何？

①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璋半璧，位在南方。”征召、发兵皆需公符信。半璜半璋为古代的发兵和征召的信符。所以为“半”，因另一半存于负责征召与带兵之官员、将官手中。甲骨文之“夬”当为殷代之此种符信。它与军事征战有关，故本卦围绕此义立意。

释　义：

卦　辞

【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在朝廷宣扬。“孚号”即是有信号。下面的邑送上符信，报告有敌人入侵，情况严重、紧急。“不利即戎”，不利于马上进行战争，要首先派人去求援，做好充分准备。

爻　辞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王弼：“居健之初，为决之始，宜审其策，以行其事。壮其前趾，往而不胜，宜其咎也。”孔颖达：“徒欲果决壮健，前进其趾，以此而往，必不克胜，非决之谋，所以为咎。”高亨：“壮借为戕，伤也。戕于前趾，不利于行之象也。”按：“壮于前趾”暗含“欠壮于脑子”之意，用现在的话说，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故王弼引申为不审其策，孔颖达引申为“非决之谋”，就是说一开始就没有谋定而动，只简单地去拼实力。结果“往不胜”，从事征伐而失败，有“咎”。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程颐：“能知戒备，处决之至善也。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朱熹：“当决之时，刚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忧惕号呼以自戒备。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按：“惕”，惊惧警惕。“号”，呼号。“莫夜”，暮夜，自暮至夜，呼号不止，严阵以待。“有戎，勿恤”，在有敌情战事的情况下，终毫也不能放松警戒。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玉篇》：“頄，面颊也。”“壮于頄”是象，虚弱无力之意，“凶”。在

此情势下，君子孑然一身带着符信求援，遇雨，淋湿了。虽“有愠”，恼怒，但“无咎”，求援是正确的。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肤”，肉也。“次且”即“趑趄”，“其行次且”，骑马奔驰，一颠一颠的，臀部肌肉都磨掉了。但国内已“牵羊”，投降服输。“悔亡”，悔恨亡国。“闻言不信”，不相信这是真的。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王弼：“苋陆，草之柔脆者也，决之至易，故曰决决也。夬之为义，以刚决柔，以君子除小人也。”程颐：“苋陆，马齿苋，因其脆而易折，故借以喻指阴物。”按：本爻意为：在长满苋陆的草原上，孤独前行，“无咎”（呼应君子夬夬独行）。

【上六：无号，终有凶。】

什么信息都没有，一定有“凶”来临。

本卦教人临事果决。对战争兵事则严守以待，绝不放松警戒，重在初九、九二。

四十四　姤（巽下乾上）



（卦辞）　女壮，勿用取女。

（爻辞）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九四：包无鱼，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帛书名“狗”（为第八卦），“姤”，借为“媾”，邂逅，逅病。与《夬》相覆。九三与《夬》九四爻辞同。

释　义：

卦　辞

【女壮，勿用取女。】

按：暗含女压倒男。不宜娶之为妻。

爻　辞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说文》：“柅，木也。实如梨。”“金柅”，金属做的柅，更结实。“系”即姤，相遇相系。用金柅使之稳固，是好兆头。“有所往”，会“凶”。

“羸豕孚蹢躅”，高亨：“羸”通累，捆缚之意，像被缚的猪被拖着走向屠场，“蹢躅”，形容行进困难、徘徊不前的样子。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包”借为“庖”，厨房。“包有鱼”，不错。不利于离家外出。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臀无肤，其行次且”，《夬》九四爻文。屁股被打烂了，走起来一步一拐。艰困啊！没有大害。

【九四：包无鱼，起凶。】

“包无鱼”对“包有鱼”，厨房是空的，没有吃的，凶祸起来了。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马融认为是像梓木的大树；虞翻认为是杞柳；王弼认为是枸杞。朱震：“大杞也，杞似樗，叶大而荫。”“以杞包瓜”，用杞树叶把瓜包起来。“含章”与《坤》六三“含章可贞”义同，包着文采使之不表露出来。这样地不张扬自己，预先躲避，（会是吉的），因为“有陨自天”，凶兆来了。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高亨：“姤”通构、冓。“冓其角者，谓架木于兽角之上也。”这虽不好，但“无咎”。

本卦教人如何对待“姤”难，重点在九五。

四十五 萃（坤下兑上）



（卦辞） 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爻辞）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本卦坤下兑上，坤为地，兑为泽，地上有泽，乃会聚（水、泥、沙、鱼类等）之象。“萃”，会聚、聚集、团聚。本卦与《升》卦互覆。六二与《升》爻辞同。

释 义：

卦 辞

【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能会聚人民、财物、智慧、贤能，则王实能“有庙”——宗庙、社稷。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等，皆为吉利之兆。

爻 辞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赵又春："不终"是"没有完结"的意思。"有孚不终"，心中永怀诚信，没有尽时。"乱"乃"治"义，"萃"是说人心会聚。"若号"，全国上下像是听到了号令一样，步调一致，同心同德。"一握为笑"帛书"握"为"屋"。聚在屋子里的人都笑了，"勿恤"，没有关系，去进行事情，"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本爻与《升》卦爻辞同。"引"，引领企望之"引"。"引吉"，一心期盼好运，"无咎"。"禴"，春祭，最为节省之祭。只要有诚心，就有利于进行祭祀。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人群会聚，一堆一堆的，嘈杂喧哗，故"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去做事情，虽"无咎"，但会有小灾祸。

【九四：大吉，无咎。】

因为是算卦用的，故有的爻辞只有吉凶判断辞，如本爻。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占断词，几次筮辞合在一起的结果，即：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如果勉作逻辑、义理一贯的解释，就会牵强。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涕洟"，眼泪鼻涕（"自目曰涕，自鼻曰洟"）都出来了，所谓"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赍咨"，悲叹之声。王弼："此言上六处萃之终，穷极无应，求聚不得，故悲叹之。唯其悲叹知惧，故亦得免害而'无咎'。"

本卦教诫在六二所示。

四十六　升（巽下坤上）



（卦辞）　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爻辞）　初六：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升虚邑。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六五：贞吉，升阶。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本卦与《萃》互覆。九二与《萃》六二爻辞同。卦象巽为风，坤为地。风行地上，故为升或登高、前进、晋升、上升。卦辞爻辞无一不吉，如同《谦》卦。“风”，风教。古代采诗即风教之一。孔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故卦与道德、教化有关。

释　义：

卦　辞

【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大亨通，利见大人，勿恤——无忧，南征吉，皆为占断辞。筮得本卦即如此吉利。

爻　辞

【初六：允升，大吉。】

《说文》："允，信也。"《诗·小雅·车攻》："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引申有确实、允当、许可诸义。如此之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与《萃》卦六二爻同，盖互为覆卦。

【九三：升虚邑。】

"虚邑"，孔颖达："空虚之邑。"程颐："无人之邑"，高亨、宋祚胤：山丘上之邑。按：无人居住了的村落，不放弃它，从废墟上立起来，如地震大灾后之重建。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承上爻，如古公亶父迁于岐山，平地起家，经几代努力，文王因此有庙于岐山，享受子孙祭祀。占此即为吉。

【六五：贞吉，升阶。】

倒装句，步步上升，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自旦至冥，不断努力。占得此爻，利于顽强奋斗。

本卦教人不怕困难挫折，步步前进，取得成功。重点在上六。

四十七　困（坎下兑上）



（卦辞）　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爻辞）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

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本卦坎下兑上，下坎陷，上为泽，坎上有泽，永无出头之日。《大象》说："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所谈种种牢狱之灾，照《大象》的说法，都是君子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导致的，为此，他不怕坐牢，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释　义：

卦　辞

【亨。贞，大人吉，　无咎。有言不信。】

"亨"，占断辞。"大人"，有位有德的人。"贞"，占问。"大人吉，无咎"，意为此非小人之事。大人所以"困"，在于"有言不信"，他是因言获罪的。

爻辞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

臀部受刑杖，（“杖以株木为之”）。高亨：“圜土——狱城也，即囹圄，其黑暗若幽谷。”“三岁不觌”，入狱三年。《周礼》：“上罚三岁而舍。”

【九二：困于酒食，朱绂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困于酒食”，酒食匮乏。“朱绂”即赤芾。《周礼·司寇·赤绂氏》：“掌除墙屋，以脣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虫。”“方来”，才来、要来，即牢狱中的虫子毒物就要来了。“利用享祀”，利于施行“享祀”。困于酒食之人，不可能进行祭祀；此指祭祀的“心境”、“精神”，即“斋戒洁净其心”以对付此困境。“征”，反抗、暴动；采取此种态度则“凶”；“斋戒洁净其心”则平安。《吕氏春秋·本味篇》：“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鑊火，衅以牺貙。”“祓之于庙”，赤绂氏即做此类事情。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三者都是凶象。《周礼·司寇》：“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者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而坐诸嘉石，投诸可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困于石”即桎梏而坐诸嘉石，服劳役。“据于蒺藜”，服役之苦状。“据”，坐据，蒺藜有刺。《晋书·宣帝纪》：“关中多蒺藜。”回到家，妻离子散。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日子过得很慢。“金车”，囚车也，以铜固之。有麻烦，但不致于死。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受割鼻、砍脚之刑。“困于赤绂”即困于监牢中的貍虫及毒物、虫豸。稍后解脱了，“说”通“脱”。劓刖者，不可能进行祭祀；此指祭祀的“心境”、“精神”，即“斋戒洁净其心”以对付此困境，而享有了精神的解脱。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

高亨：“葛藟”即葛藤，一名巨荒，缠人使人难行；“臲卼”，危而不安。“动悔有悔”，动则有悔。在此情况下，进行反抗，吉。

本卦义旨：此人一生都为牢狱之灾所困，由初六到上六，经受劓刖等酷刑，但始终信志不渝。

四十八 井（巽下坎上）



（卦辞）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爻辞）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

九五：井洌，寒泉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与《困》为覆卦。坎水在上，巽风在下。风水风水，有好井即是好风水。风水宝地皆有好井。

释　义：

卦　辞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迁个地方，不改井，不失去什么，也不得到什么。来来往往，井井干涸。《说文》：“汔，水涸也。”“未繘井”，未掘井。羸借为儡、累，败毁也。没有水可汲用了，打水的瓶子也坏了，凶。

爻　辞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之所以改邑，因井有泥，不能饮用了。“旧井”代表旧邑。无禽，连飞禽走兽也没有了，荒废了。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谷”，山谷、井底。“鲋”，小鱼。射井底小鱼，空忙一场。“敝”，破旧。水甕破旧漏水。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井渫不食”，井污浊了，不能饮而无水可饮，我为之“心恻”、忧伤。不能饮，但可汲来溉灌。“王明”，王之萌，即王之民，皆受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

“甃”，井壁。井不好，但井壁是无罪的，没有咎害。

【九五：井洌，寒泉食。】

井水清洌，寒冷，可口。这是象。是好的。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收”，收起提取井水的绳子。“勿幕”，不必加盖，让别人取水。“有孚，元吉”。这是一种诚信，是十分吉利的。

本卦教人改邑不改井，“井者，德之地”，不应忘恩忘德。

四十九 革（离下兑上）



（卦辞） 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爻辞）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本卦，下为离火，上为兑泽，水火相生相灭为“革”。

释 义：

卦 辞

【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王弼：“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巳日乃孚也。孚然后乃得元亨，利贞，悔亡也。”按：“巳日乃孚”是说，好的兆头到巳日（卜定的祭拜之日）明白显现，真正可信了。大亨通，没有后悔之事。

爻 辞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实行“革”，得扎扎实实做好准备，如用黄牛革捆牢一件东西一样。黄牛革

是经过多少功夫才制成的啊！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巳日乃是占定的行革的好日子。于此日推行变革，没有错。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这是几次筮辞的汇集，“征凶”是一次。“贞厉”是一次。“革言三就，有孚”是又一次。“言”有“宣告”义；“三”表“小成之数”；“就”，成就、成功。改革三次都取得了成功，就取信于民了。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有孚”，有了大家的信任，“改命”，改革政令法令，吉。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大人”，有德有位的人，孔子“畏天命，畏大人”之“大人”。“云从龙，风从虎。”风者风教、德教。“虎变”，大人以德教推行变革，不必占问，即会取得人们的信任和成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豹，身上满是花纹，俗称金钱豹。“豹变”，有文采却孤僻离群。小人则只革面，不革心。以此做大事，“凶”。居家不动，“吉”。

本卦教人对“革”，要“虎变”，不要“豹变”。

五十　鼎（巽下离上）



（卦辞）元吉，亨。

（爻辞）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本卦以卦形象鼎而取名。鼎，青铜器，用以煮盛食品，为贵族食用或作为礼器。天子九鼎，诸侯七鼎，为权位或国家政权的象征。《大象》说："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卦爻辞体现了这一特点。

释　义：

卦　辞

【元吉，亨。】

所以如此大吉，即因鼎乃富贵之象。

爻　辞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颠趾"，鼎倒过来，把煮熟的食物倒出来享用。这重在有无食物。有东西

出来是利是吉；无东西出来则不利、不吉。买一个妾，重在她肚子里能否有“东西”——“子”出来。取妾而得到了儿子，没有咎祸。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疾”通“嫉”，嫉妒。《战国策·秦策》五：“其为人疾贤妒功臣。”《旅》卦注：“众之所嫉也。”陆德明《释文》：“嫉，本亦作疾。”《史记·项羽本纪》：“今战能胜，高必疾吾功。”“仇”，同伴。曹植诗：“结发辞亲处，来为君子仇。”我有了功名，得到勋酬了，同伴产生嫉妒，但并不能阻止我得到奖赏勋劳。“即”《说文》：“就食也”，指靠近，接触。嫉妒不能接触我、及于我，意谓不发生作用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上的两个耳，用于手提或用杠子把鼎抬起。“革”，革除，没有了。食物煮好了也不能倒出来享用。“塞”，阻塞。“雉膏”，美味。“不食”，不能吃。“方雨亏悔”，“方雨”，不是正好下雨、遇雨，是说正要感到亏悔，却运气好，“终吉”，还是吃上了。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鼎所以折足，因力不胜任。公的美食(馊)被翻倒在地，公的“形”(形象、地位)也被污损。“凶”。“其”指鼎也指公。《系辞下》：“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以此释爻辞，很恰当。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说文》：“铉，举鼎具也。《易》谓之铉，《礼》谓之鼎，从金，玄声。”“黄耳”，饰金也，大富贵之象。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玉铉比金铉更高贵。筮得此爻，大吉，无不利。

本卦的教诫在九四爻，不要贪得权位，做力不胜任之事。

五十一　震（震下震上）



（卦辞）　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爻辞）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本卦两阴爻在上，一阳爻在下，符合伯阳父所谓："阳伏而不能出"，于是有地震的说法。"震"亦指雷或雷电。《诗•小雅•十月之交》："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释　义：

卦　辞

【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虩虩"，两"虩"相连，所谓雷声隆隆。"哑"（读 è），"哑哑"，笑声不断。"匕"，祭祀时用以舀出鼎中食品的汤匙，"鬯"（读chàng），祭祀用的香酒，"匕鬯"指祭祀活动。郑玄："雷发声闻于百里，古者诸侯之象；诸

侯出教令，能警戒其国，内则守其宗庙社稷，为之祭主，不亡匕与鬯也。”孔颖达：“震之为用，天之威怒，所以整肃怠慢，故迅雷风烈，君子为之变容；施之于人事，则是威严之教行于天下也……物既恐惧，不敢为非，保安其福，遂至笑语之盛，故曰笑言哑哑也。”按：处变不惊之象。

爻　辞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与卦辞意同。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来得威厉。“亿”，骤失知觉，所谓“失忆症”，以为丢失了钱贝（实际上未失）。“九陵”，高山，“跻”，登上，登上高山。不急着去寻找，按原定目标前进，以后（七日）一切都会有的。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梁东汉《新编说文解字》：“苏，下垂的东西。《文选·东京赋》：‘附承华之蒲梢，飞流苏之骚杀。’”“苏苏”，两“苏”相连，迅速下堕之貌。雷一下子打到了地上。但消失了，没有造成灾害。

【九四：震遂泥。】

“遂”，逐义，或达到，亦谓“遂”假借为“坠”。“泥”，地，田地。雷打到田地中。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震往来厉”，雷像远去但又打回来了，更为威厉。“亿”，失忆症。没有失掉什么却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索”两索相连，闪电像一根链子。“矍矍”，非常耀眼。“征凶”，打仗、做事，都是“凶”的。“震不于其躬，于其邻”。雷没有打到自己而伤到了

邻人，并非我有心造成的，故“无咎”。正如媒婆隐瞒我的缺点，造成了对方的伤害，也怪不得我一样。



本卦教人处变不惊。

五十二　艮（艮下艮上）



（卦辞）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爻辞）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吉。

本卦与《震》相覆。《说文》："艮，很也。从匕目，匕目犹目相匕，不相下也。"　又："很，不听从也；一曰行难也。"帛书"艮"为根。《彖传》、《说卦》、《序卦》皆释为止。止原为趾，脚趾，与根义相通。根植于足，即为趾。

释　义：

卦　辞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卦辞是字谜，打一字，这字就是"很"。当只要"艮"这个"背"的时候，"彳"这个身当然就不见了。当行其庭，以足代"彳"成为"跟"的时候，"彳"当然也不见了。

爻 辞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牢牢地站稳脚跟，“止于其所当止”，不会失误或失事。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隋，其心不快。】

《周易本义》：“腓，足肚也。”高注：“随，借为隋。”裂肉谓之隋。只是腿肚子不动，不拯治腿的创伤，会不舒服。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王弼：“限，身之中也。”《周易集解》引虞翻：“限，要带处也。”《释文》：“夤，夹肌肉也。”《说文》：“列，分解也。”与裂同。登山到半山或半腰，腰肌受伤，有如撕裂，厉害了，极为难受。

【六四：艮其躬，无咎。】

躬，自身也。注意身体，无咎。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广雅》：“辅，颊也。”说话谨慎、有条理，不会后悔。

【尚九：敦艮，吉。】

敦，厚实。《诗•北门》：“王事敦我。”《毛传》：“敦，厚也。” 踏踏实实，基础厚实，一步一脚印，吉利。

本卦教人脚踏实地，站稳脚跟，做事做人，一步一脚印。

五十三　渐（艮下巽上）



（卦辞）　女归吉，利贞。

（爻辞）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鸿”，一般释为水鸟、大雁，实际即鸿雁。《月令》：“孟春之月，鸿雁来。”后世相传鸿雁传书。杜甫《忆李白》：“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诗•小雅•鸿雁之什》：“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全。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又《豳风》：“鸿飞遵诸，公归无所，于女信处。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无以我公归兮！”皆以“鸿”为兴，描写男子丈夫远征、远，与寡妻鳏父等分离的情景。《诗•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离”，被网罗了，与鸿雁群分离了，亦是离象。本卦中的“鸿”，实是离人之象。卦爻辞则围绕夫妇相离的主题展开，显示和《诗》有同样的文化与时代背景。

释　义：

卦　辞

【女归吉，利贞。】

“女归”为嫁女，此则为女重又回丈夫之家。吉利之卦。故“女归”虽是嫁女，本卦却是就夫妇团聚来讲的。但男人不出征，夫妇又何离之有？

爻　辞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干”，岸边，喻边陲。它引起联想：小子（指远方的征人、小伙子或长辈口中的年轻人）处境艰险(厉)，但有话捎来(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磐”，磐石，喻营盘、城垣。存此饮食充足无虞，离人一切平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陆”，陆地。虞翻：“高平曰陆。”喻指离开水面，到了陆地上。丈夫远征，不能回家，妻子怀孕，生育困难。《左传·襄公十年》载，郑皇耳帅师侵卫。卫孙文卜，追之。献兆于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爻辞“夫征”、“利御寇”，正是指这一类的事情。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说文》：“桷，榱也。”《集解》引虞翻：“桷，椽也。”意为鸿飞到了树木椽子上，喻指安全之处。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高陵。鸿飞上山头，妇人三年没有怀孕，但外寇终未能入侵。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鸿走上陆地，战争结束，离人回家，“鸿”的象征意义消失了，人们以其羽为舞具、文饰，庆祝团聚。



本卦讲出征御寇，夫妇相分离的艰苦和重聚的喜悦。

五十四　归妹（兑下震上）



（卦辞）　征凶，无攸利。

（爻辞）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卦与《渐》为覆卦，两卦意蕴亦互相关联。

释　义：

卦　辞

【征凶，无攸利。】

归妹，男婚女嫁是喜事，“征凶”，打仗会破坏此喜事，故无所利。

爻　辞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归妹”，嫁女。“娣”，同嫁一夫的姐妹中年龄较小的作陪嫁。《国语·晋语一》：“（献公）获骊姬以归，立以为夫人，生奚齐。其娣生卓子。”这是古代部族婚制的遗留。“归妹以娣”和“跛能履”都是吉象，故“征吉”，

做事吉。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幽人”，封闭、不做事、老在家里打圈圈的人。瞎子都看见路了。这样的吉象，自然利于关在家里的人走出家门做事。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须”借作“嬬”，指姐姐。“娣”，陪嫁的妹妹。姐姐和妹妹一起嫁了过去，回娘家省亲时却只剩下妹妹了。这样的“象”自然是“凶”的。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婚嫁错过了时间，但“迟归”一定会有好运的。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乙嫁女，姐姐的嫁妆不如陪嫁的妹妹好，说明姐姐——“君”朴实庄重，有如“月几望”——快到满月的月亮，娴静而光彩照人，这自然是“吉”的。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筐里应该有果实，但却是空的；刲羊应该出血，但却没有。喻空言许诺，不兑现。马王堆帛书《缪和》：“此言君臣上下之求者也。女者下也，士者上也。承者口口，匡者口之名也。口者上求于下也。羊者众也。血者恤也。攸者所也。夫贤君之为死执爵位也，与实俱。群臣荣其死，乐其实。夫人尽忠于上……贪乱之君不然，群臣虚位，皆有外志，君无赏禄以观之……夫忠言情爱而实弗随，此鬼神之所疑也，而况于人乎？将何所利？！”君主的奖赏不兑现，下面的人离心离德，不肯出力卖命，这是很不利的。①

本卦教人言行一致，追求实在。重在上六。

①参阅金春峰：《〈缪和〉、〈昭力〉反映的思想、文化与时代》，载朱伯崑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五辑。

五十五　丰（离下震上）



（卦辞）　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爻辞）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本卦离下震上，离为日为明，震为雷。白日而有大震发生，灾变之象。

释　义：

卦　辞

【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曾是西周京城，王到此祭祀。“假”，至也。“勿忧，宜日中”是占辞，如利见大人，利涉大川，意思是宜于“日中”，即宜于清除使日不“中”的阴暗因素，保持日在中天时的光芒四射的状态。

帛书《二三子》：“孔子曰：‘（此言盛也），勿忧，用贤弗害也。日中而盛，用贤弗害，其亨也亦宜矣。”认为君主如日中，光辉有力。大臣虽盛，“勿

忧”，对之宽容，不加害于贤臣，则亨。

爻　辞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匹配之主，已亡之原配夫人。“虽旬无咎”，前往有好处，“尚”，向往的东西。甲骨卜辞常用“旬亡祸”、“旬有祸”。这里说“虽旬无咎”即“旬无咎”、“旬亡祸”。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王弼：“蔀，覆、曖，障光明之物也。”“丰其蔀”，日食，中午看见星斗，这是不祥之象。“往得疑疾”，神经错乱。坚信光明不会永被黑暗所蔽，吉。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王弼解为“幡幔”，程颐、朱熹解为“旆”。太阳被遮住了，见到了小星。“沫”，小星。右边的一部分被阴影遮往，“无咎”。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主”，暗主，阴主，暗中帮忙之人。日食凶象之时，能得到这样的人的帮助，“吉”。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章”，光明。获得了光明，享有了庆誉。“吉”。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

程颐：“丰其屋，处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阴柔居丰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绝于人，人谁与之？故‘窥其户，阒其无人’也。至于三岁之久，而不知变，其凶宜矣。”高亨：“既大其屋，又蔀其家，其为远室可知矣。而窥其户，则空静无人，且三年之久不见有人，其或囚，或流，或逃，或死，可知矣。”按：这些都是“凶象”。屋子被封了，家被尘土杂草掩藏了。窥视其家，无人居住。三年都是这个样子。“凶”。

《淮南子·泰族训》："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贤人也。晋献公欲伐虞，宫之奇存焉，为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赂以宝玉骏马，宫之奇谏而不听，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牵马而去。故守不待渠堑而固，攻不待冲降而拔，得贤之与失贤也。故藏武促以其智存鲁，而天下莫能亡也，蘧伯玉以其仁宁卫，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无人者，非无众庶也，言无圣人以统理之也。"这把解释的重点放在"窥其户，阒其无人"，发挥尚贤思想，是很有意思的。

本卦教诫在卦辞和六二，只要坚信光明和智慧，日食及类似的凶兆并不可怕。

五十六　旅（艮下离上）



（卦辞）　小亨，旅贞吉。

（爻辞）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说文》："旅，军之五百人为旅。"军旅、商旅，旅途、羁旅、旅店、旅游、逆旅，皆可称"旅"。

释　义：

卦　辞

【小亨，旅贞吉。】

旅在外，较顺利，是好卦。

爻　辞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孔颖达："琐琐者，细小卑贱之貌也。"程颐："琐琐，猥细之状。"本爻意为，之所以有灾得祸，即因"旅琐琐"，大的方面倒被忽视了。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在旅途中投宿，带着大量钱财，之所以安全，得力于童仆的贞忠。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大火烧了住宿处，丧失了忠贞的童仆，处境危厉。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高亨："资下有斧字，《易》之资斧，犹今云钱财也。" 按：投宿之处，得到了店主的资斧，因店主出事了。"我心不快"，不吉之象。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射野鸡，一只箭头不见了(射中与否并未说)。最后终于找到了野鸡，获得了善射的声誉。高亨："此殆古代故事，盖有人射雉而中，雉未死，带矢飞去，虽有亡矢之失，而得善射之誉，其上因而锡以爵命，故记之曰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王弼："居高危而以为宅，巢之谓也。客旅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处于上极，众之所疾也，以不亲之身而当疾害之地，必凶之道也，故曰'后号咷'。"按："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三者皆先平安，后倾危，先喜而后悲，先得而后失也。

本卦教诫在预知旅途(人生)的艰险，而预作周密准备。

五十七　巽（巽下巽上）



（卦辞）　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爻辞）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九三：频巽，吝。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巽”，通“逊”，谦恭、卑顺。《周易》崇尚谦和、巽顺、逊顺。故本卦卦辞爻辞多吉。

释　义：

卦　辞

【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因巽顺，故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爻　辞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利武人之贞”与“利牝马之贞”、“利不息之贞”相同。意为：懂得进退（*不居功*）的道理，处置得宜，贞吉。手中有武力的人，特别应如此。唐朝郭子仪、近代曾

国藩等皆手握重兵而懂得此道，避免了“狐兔死，走狗烹”的悲剧。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史巫纷若”，形容史巫忙碌的样子，意指正在进行驱邪活动。“巽”，伏也。躲在床下不敢出来(中邪)。用史巫驱邪，忙忙碌碌，吉，没害咎。

【九三：频巽，吝。】

王弼：“频，频蹙不乐。‘频’即古文‘颦’字。”按：逊顺而频蹙不乐，反有麻烦。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说文》：“品，众庶也，从三口。”三，众多义。“悔亡”，占断辞，被置于前。田猎打到了众多猎物，表示“悔亡”。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高亨：“筮遇此爻，所占者吉，其悔可亡，无不利，有所为虽无初可有终，举事在庚前三日庚后三日则吉。”徐丛：“十个天干轮换一周为一旬，以甲开始，以癸为终。‘先庚三日’就是庚日之前三天，为丁、戊、己，缺甲，因此是无初的意思。‘后庚三日’就是庚日之后三天，为辛、壬、癸，正好是一旬的终结，所以是有终的意思。”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伏在床下，中邪；丧其资斧，失财失物。两者皆凶象。

本卦教诫在初六，做人要谦逊，特别是武人，要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

五十八　兑（兑下兑上）



（卦辞）　亨，利贞。
（爻辞）　初九：和兑，吉。
九二：孚兑，吉，悔亡。
六三：来兑，凶。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九五：孚于剥，有厉。
上六：引兑。

本卦与《巽》互为覆卦。“兑”通悦，通说。悦和说都是处理好人广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本卦卦爻辞和《谦》、《升》卦一样，多吉。高亨：“按《说文》：‘兑，说也。说，释也，一曰谈说也。从言，兑声。’说既从言，当以谈说为本义。《诗•氓》：‘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正用其本义……《彖传》等训兑为说，当取谈说之义，非喜悦之悦也。”

释　义：

卦　辞

【亨，利贞。】
皆为吉利的占辞。

爻　辞

【初九：和兑，吉。】

和和气气地言说(沟通)，吉。

【九二：孚兑，吉，悔亡。】

诚实、出自内心地言说(待人待己)。吉，悔亡。

【六三：来兑，凶。】

“来”，有来无往，只有自己说，不听别人说，凶。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郑玄：“商，隐度也。”“隐度”，在心里暗中忖度、思量。按：“商兑，商量、商谈，有来有往。“未宁”，不停下来，有耐心地反复商谈。“介”，坚固，通甲，甲胄，铠甲。“介疾”，顽病，难于断根治好之病。“有喜”，有好转的征兆。

【九五：孚于剥，有厉。】

《说文》：“剥，裂也。从刀，从录，刻割也。” 要是没有了诚信，那将是危险的。

【上六：引兑。】

高亨：“引兑者，言及于我而我乃说也。即有人牵引我言，而我乃言也。”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能三隅反者，吾不教也。”“引而不发，跃如也。”“引兑”是一种谈话艺术。

本卦讲交谈沟通的重要。

五十九　涣（坎下巽上）



（卦辞）　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爻辞）　初六：用拯马壮，吉。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六三：涣其躬，无悔。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涣”的基本意思是冲洗、清洁，使被冲洗者一新其貌。帛书《易之义》：“涣以行权”，“涣以德制”，“涣之彖辞，武而知安矣”。“行权”即行废立非常之事，如伊尹，如霍光，也与去旧换新相关。故本卦乃“王假有庙”——关于政权更新之事。

释　义：

卦　辞

【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王享有政权——宗庙，就能做大事。

爻　辞

【初六：用拯马壮，吉。】

程颐：“六爻独初不云涣者，离散之势，辨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则不至于

涣也，为教深矣。”朱熹：“居卦之初，涣之始也，始涣而拯之，为之既易，又有壮马，其吉可知。”“用拯马壮”前省去“涣”，爻辞意为，清洗冲刷，去旧涣新，以壮实之马的速度为之。吉。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冲洗清洁其关键之处，不致有悔吝之事。

【六三：涣其躬，无悔。】

冲洗清洁自身，是好事，不致有悔。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爻辞分两部分，一为大吉；一为“匪夷所思”。强力冲洗或更换已聚之众，使之面貌一新，大吉；“丘”，丘鬼，涣而有丘鬼作怪，那就不可思议了。《睡虎地秦墓竹简》之《日书·诘》讲到“丘鬼”，谓“人无故鬼昔(籍)其屋，曰丘鬼”。驱除法：“取故丘之土，以为伪人犬，置墙上，五步一人一犬，环其宫，鬼来扬灰击箕以臬之，则止。”

马王堆帛书《缪和》：“明君立为刑辟，以散其群党；执为赏庆爵死以劝其下群臣。黔首、男女、夫人竭力尽知，归心于上，莫敢朋党侍君，而主将亦何求于人矣？其曰‘涣其群，元吉’，不亦宜乎！”以散其群党为“涣”。《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今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以“聚贤”为“涣”。两者看似相反，实际一从散旧方面说，一从涣新方面说。旧不去，新不来，故仍是一致的。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宋凤翔辑刘向《五经通议》：“天子居无上之位，下无所屈，故立大号以劝勉子孙……帝尧帝舜，先号后谥也。帝者盛号，与天同德。”“大号”指帝王之号。更新其大号，更新其宗庙、宫室。“无咎”。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逖”，远也。周振甫：“血去逖出”和《小畜》“血去惕出”同，意谓“涣散他的忧患。忧患去，警惕出来，无害”。按：此爻两件事是相关联的，既“涣其血去”，又“逖出”，意谓洗去其血污，继续向远处目标前进。毛泽东总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之革命形势有言：“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①与此相若。如此，虽失败而无害；否则就有大害了。

本卦教诫在上九及六四、六五，对待大事，要敢于去旧更新。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

六十　节（兑下坎上）



（卦辞）　亨，苦节，不可贞。
（爻辞）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九二：不出门庭，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六四：安节，亨。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古人多训“节”为止，京房：“水居泽上，泽能积水，阳止于阴，故为节。节者止也。”《说文》：“节，竹约也。”“节”指竹节，引申出守节、节制、风骨、礼节、节俭等义。从本卦内容看，“节”主要是制度的意思。

释　义：

卦　辞

【亨，苦节，不可贞。】

以遵守制度、节制自己为苦，则不可能坚持。

爻　辞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老子》：“不出户，知天下。”不出户庭，知虽少，但有制度可行，“无咎”。

【九二：不出门庭，凶。】

始终不出门庭，如此困节，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不能节制自己，立即嗟悔，改过，无咎。“嗟”，痛苦的叹息。

【六四：安节，亨。】

心安于守节守制，亨通。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说文》：“甘，美也。”《玉篇·甘部》：“甘，甘心，快意也，乐也。”以守节守制为乐，吉。“往有尚”，做事会有追求，有所得。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与卦辞同，以守节为苦，坚持下去是艰险的，但不会有后悔。

本卦教诫主要在六四、九五。

六十一　中孚（兑下巽上）



（卦辞）　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爻辞）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说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孚"本义是孵化，信、信实乃引申义。有小生命要孵发出来，故从爪从子。爪者，兽爪也。子者，小生命也。小牛等出生，脚爪子先出来。《中孚》的卦形两阴爻如腹中之物——生命。实有其物要出来且一定会出来，故为"有孚"，故是实诚，与"尚中"无关。"中"是其中之"中"，《老子》："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中孚"，其中有"孚"。"中"不训为"忠"。

释　义：

卦　辞

【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豚鱼之"孚"（孵）是最守时、最实诚的。太平洋中的鲑鱼每年要回到加拿大陆地淡水河上游产卵，历经艰险，百折不回。达到目的地，卵产完了，即在河中

死去，可谓“生死以之”。小生命孵出了，变成小鱼，又回到大海。几百几千几万年，年年如是，代代如是，绝不改变。黄河鲤鱼、长江中华鲟，亦复如斯，一代一代，一定要到三门峡、三峡上游产卵，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它们。这是真正的实诚有孚，真正的艰贞精神。故筮得本卦是吉，“利涉大川”，“利贞”——很好的卦。

爻　辞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虞”乃“驺虞”，古代传说中的仁兽，义兽。《诗·召南·驺虞》：“于嗟乎驺虞！”毛传：“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有它”即有“祸害”。“燕”，安宁；“不燕”，不安宁。甲骨文“它”即祸害。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鹤在树阴处鸣叫，雌雄两两声声应和；盖有真爱存乎其间也。我有好酒（“爵”，指酒），我和你一起分享。盖真友情存乎你我之间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高亨：“罢训劳，借为疲，罢、疲古通用……鼓者，勇有余也；罢者，力已竭也。泣者，有所哀也。歌者，有所乐也。战争得胜，其事可庆……可见战胜有利有害，战败则有害而无利矣。”按：本爻意为，临战了，双方可以是鸣鼓打仗，可以是言和；可以因死伤狼藉而哭泣，也可以是握手言和而欢歌。关键在于是否有诚信、信义。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月几望”同《小畜》、《归妹》，帛书作“月既望”。心地光明诚实，像十五的月亮那样，既便马匹丢了，也无咎。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挛”读为liàn，眷念。情感真实深厚，“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说文》："翰，天鸡，赤羽也。"高亨："鸡本不能高飞，今高飞而升于天，物反其常，乃妖孽之征，实为凶兆，故曰翰音升于天，贞凶。"按：本爻意为：唱高调，名实不符，不实诚，"凶"。



本卦教诫在卦辞，要像豚、鱼一样的实诚、坚贞不渝。

六十二　小过（艮下震上）



（卦辞）　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爻辞）　初六：飞鸟以凶。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勿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本卦是《中孚》的变卦，帛书名为“少过”。“小过”并非小过失，是在大小高下两方面中选择小的、下的方面，向小的方面倾斜，如“礼过乎恭，行过乎俭”，也即孔子“礼，与其奢也，宁戚……”

释　义：

卦　辞

【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音”，音问、信息，书信。“遗”（读wèi），送。飞鸟（如“衡阳雁过无消息”之“鸿雁传书”，如李商隐“青鸟殷勤为探看”之“青鸟”）“遗之音”，带着信。“不宜上，宜下”是歇后语，犹如“外甥打灯笼——照舅”。带

信的鸟是“宜下不宜上”的。“可小事”，应该往“小”的方向努力，不可“大事”，不要往“大”(浮夸、形式)的方面去努力。就像飞鸟送信，不需高飞，只要注意下方即可。

爻辞

【初六：飞鸟以凶。】

本爻承卦辞，飞鸟未照“可小事，不可大事”的原则，故“凶”。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赵又春：你想越过上限，结果只达到下限，或者想达到上限，却停留在下限，这都不是坏事——“无咎”。按：本爻意为：取法乎上，犹得其中。“无咎”。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没有到“过”的地步，预先加以防止。要是放纵不管或故意毁坏，一定是“凶”的。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爻辞可释为：取法乎上，犹得其中，“无咎”。做事情(往)，要力戒过分(厉)。不过分(勿用)，永远都是好的。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两句话皆歇后语或寓意句。“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寓语是“宜下”。“公弋取彼在穴”寓意亦是“宜下”。“弋”不是一般的用带有绳子的箭进行射猎，而是指向上射鸟。《说文》：“弋，缴射飞鸟也。”《诗·郑风》：“弋凫与雁。”但现在，猎物(彼)在洞穴里，故(射)“不宜上，宜下”。

【上六：勿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勿遇，过之”，不求中而蓄意过乎中，如飞鸟自投罗网一般。这凶险的灾祸是自取的。“离”通“罹”，“离之”就是遭到射杀或被罗网。

本卦教诫在，要实在，不可好高骛远。

六十三　既济（离下坎上）



（卦辞）　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爻辞）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缊有衣袽，终日戒。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厉。

本卦离下坎上，水在上，火在下。水性润下，火性炎上，或阴阳相交。爻初九、九三、九五为阳，六二、六四、上六为阴，皆阴阳两两交通之象，故为“既济”。《庄子》：“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至阴发乎天，至阳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万物生焉。”这是《既济》卦象之哲学的概括。与之相反，则为《未济》。

从初爻和末爻的“濡其尾”、“濡其首”可知，本卦之“济”是渡河。“既”非已经渡河，而是既已下水，就应如何如何；如同“既战”，就应奋力杀敌，是从动态上讲的“济”。

释　义：

卦　辞

【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因为渡河艰险，故虽顺利，但只是小利之贞。开始吉，后来乱，故为“小

利贞”。

爻 辞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程颐：“兽之涉水必揭其尾。”朱熹：“本爻‘濡其尾’，上六‘濡其首’，并指小狐渡河，与《未济》‘小狐濡尾’之象一致。”按：“曳”，“拖”，牵引、拉。“轮”，车轮。“曳其轮”与“濡其尾”是两件事。渡河而拖其轮，虽困难，却奋力向前。渡河而濡其尾，危险之状，但不怕险阻，决心前进。“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通“芾”、“绂”、“绋”，蔽膝之物，缝在长衣之前。《诗》：“朱绂斯皇。”《采菽》：“赤芾在股。”《白虎通·绋冕》：“绋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绋，诸侯赤绋。”曹植《责躬》：“要我朱绂。”妇人丢失了芾。“勿逐”，不要去寻找，只管前行。“七日”，泛指以后，以后总有机会得到的，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指殷商第二十三代君主武丁。鬼方，殷的敌国。高宗征伐之，三年而战胜。小人不能用此爻。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王弼：“繻宜曰濡。衣繻所以塞舟漏也。”高亨：“繻当作濡，其作需者，当是古文，其作繻襦者，皆后人不知其义，妄增偏旁也。”按：本爻意为，水要弄湿絮衣了，终日防备着，不松懈。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禴”指薄祭，薄祭仍能得到神明福佑，因心中有诚。东邻杀牛去祭祀，虽隆重，却不如西邻行禴祭，神赐予其福。

【上六：濡其首，厉。】

连头也被水泡了，很危险。

本卦教诫在初九、九三，既已下水，渡了起来，就要奋力向前，义无反顾。

六十四　未济（坎下离上）



（卦辞）　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爻辞）　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轮，贞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本卦是《既济》的覆卦，又是变卦。“未济”相对于“既济”而言，是“事未成之时也”（朱熹语），故而是指一个时段，即准备或开始“济”了，但尚未“济”到对岸。

释　义：

卦　辞

【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未开始渡河之前，小狐就已知道会有“濡其尾，无攸利”的危险而不去济，故亨。《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郑玄注：“汔，几也。”“汔济”即几近于济之时，也即几乎要渡而尚未下水之时。

爻　辞

【初六：濡其尾，吝。】

下了水，“濡其尾”，不吉利。

【九二：曳其轮，贞吉。】

济而“曳其轮”，仍向前进，故贞吉。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这应从《未济》下坎象水来说，所谓“命中有水，得水助”，故陆地做事，“征凶”，涉大川则吉。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震”，人名，“三年”，时间长，有耐心；征伐鬼方取得了胜利，得到“大国”殷的赏赐。“贞吉，悔亡”，倒装句。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承上爻。君子，像震一样的人，有了荣光，这荣光是实在的。大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王弼：“‘未济’之极，则反于‘既济’。‘既济’之道，所任者当也；所任者当，则可信之无疑，而已逸焉，故曰‘有孚于饮酒，无咎’。”按：承上爻，建立了功勋，有了荣光，饮酒庆祝，“无咎”。“濡其首”，头都到了酒中，则实在过分了，导致失掉了获得的一切。

本卦教诫在九二、九四，“未济”而坚持“济”。

【讨论与研究】

卦爻辞诠释的参照、比较、研究

本书对许多卦爻辞提供了新释。新释是相对旧释而言的。哪种解释更为合理，合乎原义？可以比较参照。“诗无达诂”，《周易》更是如此。我们可以从中总结一些经验以提高注释的水平。下面选择一些卦爻辞以供研究。

一　卦辞举例

这方面可比较参照的为数不少。下面举数例以供讨论。

1.《坤》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高亨：“贞问有关牝马之事，遇此卦则利，故曰……”

周振甫：“大通顺。占问雌马有利。君子有所往，起先迷路，后来得到房主人(的接待)。”

陈鼓应、赵建伟：“大通顺。对乘马驾母马出行的占问有利。占筮者行有所往，起初可能迷路，但随后就会找到正路。此事主于吉利。”

廖名春：“柔顺，大为亨通，利于像母马一样守持正固；君子有所前往，开始时迷路，后来才找到正主。”

赵又春：“牝马之贞乃是温驯服从之道的比喻说法，‘利牝马之贞’就是宜于按这个道行事的意思。君子有所行动时，要是自作主张，抢先在前，那就会迷失方向，而如果跟从在后，甘心服从某种力量的领导，则能得主，即才会明辨是非，心有主张……先、后在这里都用做动词，领先、居后的意思。‘迷’为困惑，是指辨不清方向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态；‘得主’和‘迷’对言，自是说有了主张，得到今天所谓的‘主心骨’了。”

本著：牝马成群，须公马为之领导。“先迷，后得主”，是说牝马“先迷”，不知方向与安身之处。“后得主”，得到公马领导，就有了依靠而安心吃草、生育了。君子像牝马一样“有所往”，得明主而事，就会有最好的结果，此即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也。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高亨：“‘朋’，解作朋友之朋与朋贝之朋均通。西南得朋与东北丧朋，亦‘承君子有攸往’言。”

陈鼓应、赵建伟：“西南指代南方，东北指代北方。南为向阳之方，温暖和易，故古人尚之。北为背阳之方……利西南是泛指到平安的地方去做稳妥的事情；不利东北，是泛指不宜到险阻的地方去做冒险的事情”。

周振甫：“有利于到西南的方向去得赚多钱；到东北会失财。占问安居，吉。”

廖名春：“帛书《衷篇》：‘岁之义，始于东北，成于西南。’这是一种八卦卦气说。”

赵又春：“历来注家有个共同的失误，那就是都把这两句中的‘得’和‘丧’看做是相互对待的了，这才使得“利”字不好解释。其实，在这里，‘得’的本义确如《说文》解释的，指‘行有所得’，但若同‘行’的动机、目的相联系，意思就微有变化：与动机、目的无关的‘得’，是相遇，遭到义；自觉地、过分地追求‘得’，则称为贪。因此，‘利西南得朋’只能是宜于往西南方向去寻找‘朋’的意思，下句‘东北丧朋’并不受‘利’的管辖，当是补充说：如果往东北方向走，则将丧‘朋’……‘朋’在这里的具体含义是朋辈的帮助。”

本著：《淮南子》载古天文学资料：“阴气起于西南，尽于东北。”故占到《坤》卦，有利于去西南得“朋”。“朋”是“象”，泛指“好”的东西，不必死扣字义为朋贝、友朋。陕西关中宝鸡、凤翔、周原一带，南为秦岭，主峰太白山终年积雪。西南为四川。故水气常从西南来。所谓“阴气起于西南”，大概根据这种经验的观察。但这里是借此以为“象”，利于去西南——“王业”始兴之地。不利于去相反的东北——“气数”已趋衰败之地。

“安贞，吉”，意思是，照上面的占问去做，结果是好的。

讨论：要准确注释此卦辞的含义，要把握三个要点：(1)“牝马”的特性。“牝马”不只是温顺、服从，而是必须有公马为之领导。金景芳《周易讲座》中《坤卦解》引《黑鞑事略》后，谓：“从这一段记载看，所谓‘利牝马之贞’不是别的，就是牝马群要受牡马的管束。也就是说，《坤》得服从《乾》。”①金解接近卦辞的本意，但并不到位。因为卦的本意不是讲“管束”，是讲如何去行动、去找寻找一个好的“领导者”。(2)按卦象，《乾》为君，《坤》为臣。君即主子。凡主子都可称为“君”。故得“主”，即得到一个贤明的“君”，一个好主子，以为他的臣，为之服务。(3) “贞”是占问，不是占问对乘驾母马出行有利，也不是占问雌马有利，或利于像母马一样守持正固，而是占问能否得到一个好主子为之尽忠，实现“良臣择主而事”。(4)懂得卦爻辞是“象”，不宜死解“朋”字。“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也是“象”，不是真的在讲卦气或阴阳气候，《周易》的时代也没有卦气说。钱穆《易经研究》：“‘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坤卦彖辞)，‘利西南，不利东北’(蹇卦彖辞)，‘利西南’(解卦彖辞)，这三条里的西南东北，从来解《易》的人都从卦的方位上解释。但是我却怀疑，何以易辞里只留下‘利西南，不利东北’的卦，更没有利东北不利西南的。而且八卦代表方面，应该各方皆全，何以易辞里只有记到西南东北两方而没有及西北东南的。原来西南指的是周，东北是指的殷，易是《周易》，自然只利西南不利东北了。”②这也是一种解法。但划分方位的人，总是以自己居中为本位的。如东北指殷，西南就当指西南夷，如汉人之所说了。所以钱的说法也是欠到位的。

2.《蒙》卦

此卦为《屯》卦的覆卦，五爻中都有“蒙”字，卦因此得名，也说明“蒙”乃是此卦陈述的中心。“蒙”为覆盖，有愚昧义；“启蒙”，开启或去除蒙昧就

①金景芳：《周易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

②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

是教育了。儿童开始上学叫开蒙、启蒙。由中世纪黑暗时代转入近代意识，叫启蒙运动。对本卦的主旨，大多注家都是扣紧这点立论的。故“童蒙”，认为是指最需要受教育的幼童，或指下层人民，被统治者。初九“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解为“若不利用刑人，对受教育者不加约束、惩戒，而脱却其桎梏，蒙蔽者就要变坏，日子久了，再想去约束他，那就晚了。看来教育中的体罚现象，早就有了。”①以“刑”为动词，体罚人。或解“刑人”为“型人”，动宾结构，即规范人的行为。“说桎梏”是不犯法的形象说法。九二“包蒙”是对愚昧者采取包容的态度。“纳妇”是说要像容忍妇女的缺点一样宽容受教育者的缺点。上六“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则是“猛击以启发蒙稚；不利于施用暴力过甚的方法，宜于采用抵御强寇的方式”。或“击”是敲、打的意思，即“惩罚”。惩罚的目的是让受教育者痛切地知道，决不可做“为寇”的事，只可以做“御寇”的事。如此等等。这样解说，时而包容缺点，时而猛施惩罚，可以说是矛盾混乱的。

本著采胡厚宣《甲骨文蒙字说》，在古代，不仅作战的勇士，防护的卫士，以虎皮为伪装，谓之为蒙，即便是打鬼驱邪的方相氏，其所伪装衣着，也都以蒙字称之。《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左传·闵公二年》服虔注：“方相之士，蒙玄衣裳。”《荀子·非相篇》：“仲尼之状，面如蒙其。”杨倞注：“蒙，方相也。”方相氏，头戴面具，谓之为蒙。古代游猎手，也要披戴伪装，亦以“蒙”称之。②“蒙”与勇者、武卫、军兵相联系，故本卦“发蒙”与“利用刑人”相联系；上九与“利御寇”相联系。流行的解释以“蒙”为“幼童的蒙昧”，“蒙昧的幼童”，或认为“蒙”有愚昧义，要对之启蒙，故对“发蒙”、“利用刑人”、“利御寇”、“见金夫”等，只好扭曲拐弯，牵强地为之解说。

《蒙》为披戴虎皮等，与勇武、军事有关。《论语》：“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泳于沂”，“童蒙”指年轻人。“发蒙”，即开发武装军伍，前往征

①金景芳：《周易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②胡厚宣等：《甲骨探史录》，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40页。

伐；但利用刑人、脱其桎梏以作战，则不利。“包蒙”，指穿戴上虎皮，成为虎贲、武士、卫士，这样的人纳妇吉。这样的儿子能克家。“金夫”即武夫，见金夫，不亲身参与(不有躬)，“无所利”。“困蒙”指军伍被围困（陷于困乏、困境）。六五之“童蒙”指少年披上虎皮、军甲，勇敢无畏。上九“击蒙”，则指实行攻击的勇士军伍，“御寇”，进行正义的战争是好的，为寇则不利。这样的解释，卦名、卦辞及爻辞连成一气，一以贯之，顺理成章，没有扭曲拐弯、牵强为解的毛病。显然比上述流行的注释合理。

讨论：流行注解因袭于“蒙”为“启蒙”——教育之意。这导源于对《彖传》“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误解，以为“圣”即孔子那样的“圣人”；“圣功”即儒家那样的教育功夫；“正”即道德的完善。实际上，“蒙”为勇武者，从教育讲，应如《大象》所说“君子以果行育德”，凸显“果行育德”这一关键点。《左传·宣公二年》：“杀敌为果。致果为毅。”“育德”是培养、养成，强调的是在“做”中培养自己的品德，不是“课堂式”的受教。殷周之际或周初，即便有对未成年人的“集训”教育，主要也是勇武、武功的教练。以后世之启蒙教育去诠释《周易》所讲的教育，是非历史的。《彖传》讲的“圣”是“圣王”的观念，是文武全材。“正”在甲骨文中即“征”，也非仅仅“道德之正”。故“圣功”乃文武全功。“正”包括勇武在内。理解为后世儒家的教育，也是不对的。

用假借转注方法把“利用刑人”解为“型人”，虽可讲通；但在原字可以以原意训解的情况下，不采原字而假借另一字，在训诂上是不可取的。

本卦与《屯》为覆卦，按上述流行的解释，两卦在意象与内容上是没有联系的。采本著的解释，则两卦之内容与意象是紧密联系的。《屯》的“盘桓”、打猎、建侯、“乘马班如”、“匪寇”都与军伍、勇武相关，故与《蒙》卦是相互呼应的。

3.《小畜》卦

卦辞：“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亨”，祭祀。“西郊”通常解为地名，实指“郊祭”，祭天。一年有四郊，春曰郊或禴，夏曰雩，秋曰赏，冬曰

蒸。《召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从新邑，定郊礼于雒。"《礼记·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左传·桓公六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蒸，过则书。"襄公七年："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西郊"即在西山实行的"郊祭"。但祭后仍是密云不雨。《礼记·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何以"郊"而密云仍不雨？卦辞之意认为在于主事者畜德不够。这样解，才能与"亨"贴切，才能与《小畜》之主题"畜德"贴切，亦符合周之气候状况。以"西郊"为西边郊野，如高亨谓："大雨之前，云多起于西方，故言西郊也。"或："西郊浓云密布，却久久不下甘雨"等，虽亦通顺，但不如解为郊祭之有分量。

《周官·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郊"与"望"、"类"，皆为祭天之祭。《小畜》全卦讲畜德要早，有过失要及早改正。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上六"既雨既处，尚德载"，可以说就是努力畜德的功效。因其努力畜德，富及其邻，故终于天降大雨。"既雨既处"，农事能及时进行与完成了。"尚德"的收获，有如"大车以载"，满满的。

金景芳指出，《月历牌》记："云行东，车马通；云行西，披雨衣。"认为卦辞所说，正是"云向东，好天气，不能下雨"。崔寔《农家谚》曰："云往东，一场空。"但如果真是如此，就根本不会有"密云"了。《小畜》乾下巽上，乾为天，巽为风为东南，则是东南风在天上吹，恰是"云往西，披雨衣"了，可以说是矛盾的。

卦名"小畜"，是说蓄德必须"勿因善小而不为"，"勿因恶小而为之"。

4.《大过》卦

正确注释本卦的关键，在于紧紧抓住《大象》"独立不惧，遯世无闷"这一画龙点睛的提示。抓住这一点，才能了解卦爻辞的真精神。因此，要求在方法上把每一爻辞都当做"象"来看待。如果直解文意，就会得不到卦的真解了。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

其士夫，无咎无誉”，是最点明卦意的两条爻辞；按文意直解，不过是说，干枯的杨树上长出新枝，老头子得一黄花闺女为妻，这没有什么不利的；年老的妇女嫁给一个年轻的未婚男人，像是枯萎将死的杨树又开花了，不好也不坏。但这些又说明了什么呢？

高亨：“枯杨生稊，乃反枯为荣之象……筮遇此爻，自无不利。”九五“老妇得其士夫，固不为辱，亦不为荣……故曰无咎无誉。”仅仅是字面的解读。

孙振声：“说明非常时期，不能拘泥于常规，应当集结力量，采取非常手段。”

陈鼓应、赵建伟：“两爻取喻相同，皆为抖擞精神，以求转机。”

本著：“枯杨”，乃被弃置不用之老杨；被恶劣条件折磨得枯干的枯杨；但它遁世无闷，倔强而有趣地活着，始终保持着生命的活力。“无不利”，非“无所不利”——进攻处处得手，而是避免了本来的“不利”。

讨论：解为“非常时期，应当集结力量，采取非常手段。” 完全离开了枯杨自己生华这一关键点。何谓“集结力量”，何谓“采取非常手段”，含义不清楚。枯杨在集结力量吗？结婚就是集结力量吗？是非常手段吗？令人不解。“抖擞精神，以求转机。”求什么转机呢？也不明确。只有如本著的解释，才把《大象》提示的本卦主题揭示出来了，把老夫老妇的形象鲜活地描绘出来了。

卦辞“栋桡”，屋梁桡起来，意谓房屋将倾，国、家有危险了，“有攸往”，挺身而出，去解救之，独立不惧之象。九四：“栋隆，吉，有它，吝。”“隆”，“隆起”，即突出、凸显。大厦变故，独木支撑，亦独立不惧之象。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过河头被淹了，凶象。明知如此而过涉之，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亦独立不惧之象。故卦辞与六条爻辞可以说都是围绕着“独立不惧”这一中心主旨的。

本著之所以采《大象》的解释，一是因为它贴切，可以“一以贯之”，解释全部卦爻辞；二是因为如此解才真正形象而深刻有力地揭示卦的思想教育意义；三是因为《大象》成书较早，对卦爻辞的真精神和原意可能有切近的了解。像《彖传》那样，认为《大过》是阳刚太过（指中间四爻为阳，初和上六为阴），要扶阴抑阳，加以调和折中，就把《大过》的真精神阉割，而弄得十分平庸了。

5.《夬》卦

赵又春指出，“这一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最难解的几卦之一，因为简直想象不出作者说话的背景，以致似乎每句话都可以作多种解释，使人无法作出选择。

赵又春认为本卦主旨是讲‘分离’，也即不相接触，具体指不同敌方接触，也即‘不应战’。卦辞末两句是说：不宜出兵进行抗击，应该逃走以免发生冲突。

初九是说在自己已受创伤，力量不足以承担战事的情况下还偏要去对敌作战，那只会造成灾难。

九二是说要向下级发布命令：即使夜里有敌兵来袭，也不可迎战出击。

九三是说主帅亲自统领的部队被打败了，要毅然决然地撤走。

九四是喻指国力极弱，禁不起任何战争的消耗与摧残了。仗是不可能打了，只好跑。

九五究是何意，不清楚。

上六既体现了全卦主旨，又是前面五爻的总结，故而用做全卦的结束语。

对本卦义旨和卦爻辞的解释，确是五花八门。如“扬于王庭，孚号”，有谓：“筮人在王庭占断卦兆”；“言审议俘虏于王庭也”。“《夬卦》立义于果决…… 强调阳刚必须以‘决断’性的气魄制裁阴柔，换言之，即‘君子’应当清除‘小人’，正气应当压倒邪气。‘可以在君王的法庭上公布小人的罪行予以制裁。’”

归结起来，何谓“夬”？或据《说文》：“夬，分决也。”以“夬”为分开、不接触、避开，或据字形以之为残缺；或据《彖传》“刚决柔”，以“夬”为决定、决断、决胜。后一种解释占多数，但混“夬”为“决”，违反“夬”之造字的本义。以“夬”为分开，只从字面解释本卦，如赵先生所作，虽可说通，但远不如《系辞》下的说法之有意义和有兴味。

《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因“夬”为两半，调兵的虎符、过关卡的“符信”、重要的书契各存一半或一份，皆如“夬”。今天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商品买卖合同等，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

份，仍是此意。

对于“夬”（甲骨文作），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谓：本字各家或释为哉、为杀、为牵、为曳、为争，皆不确。上部为“环形而有缺口之玉璧，以两手持之会意，为玦之本字，从玉为后加义符。”甲骨文之“夬”当为殷代之此种符信。它与军事征战有关，故本卦围绕此义立意。

卦辞：“孚号”即是信号，下面的邑送上符信，报告有敌人入侵，情况严重、紧急。“不利即戎”，不利于马上进行战争，要首先派人去求援，做好充分准备。“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壮于頄”是象，虚弱无力之意。在此情势下，君子带着符信求援，遇雨，淋湿了。虽“有愠”，恼怒，但“无咎”，求援是正确的。“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肤”，肉也。“次且”即“趑趄”，“其行次且”，骑马奔驰，臀部肌肉都磨掉了。但国内已“牵羊”，投降服输。“悔亡”，悔恨亡国。“闻言不信”，不相信这是真的。这样解，应是比较符合原意的。

6.《困》卦

卦辞：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有言不信”，解释主要有四种：

王弼：“处困而言，不见信之时也；非行言之时，而欲用言以免，必穷者也。”多数注家依据王弼，说人处穷困之时，有所言必难取信于人，故此时少说为佳。

高亨：“《说文》：‘信，诚也。’筮遇此卦，所闻之言不诚，故曰有言不信。”“不信”是他人之言不诚信。

邓球柏：“有言不信：有话不说出去。言，话语。不信，不伸，不说出去。”

陈鼓应、赵建伟：“‘言’通‘愆’，咎害。‘信’通‘伸’（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云：‘信’又读如曲伸之伸，开解，解除）。”

赵又春：“高说属误解，因为这里是描写‘困者’，‘言’当是‘困者’自己的‘言’，不是他听到的‘言’；陈、赵之说没有根据，即‘言’通‘愆’在

先秦文献中似无例证，而且按这个通假说解释，这一句就与全卦立意不协调了；王弼之说只道出了困者难于取信于人的客观事实情况，没有指明他这时应抱的态度，而这是本卦辞应当指出的；邓说正是教诲应取的态度，并且把第三说的意思作为理由蕴涵于其中了。我采纳邓先生的理解，这句话不是一般地告诫处世态度，也不完全是教诲身处困境时的应对策略，实乃劝导应该如何认识自己的困境——写到这里，我突然记起鲁迅先生的一句也许不大被人注意的话：‘当一个人处在需要为自己辩解的地位的时候，他是很可怜的’（凭记忆写下，容或有误）。这与《周易》的这句‘有言不信（伸）’，可说‘异曲同工’。真正的思想家的思想都是相通的，无论中外古今。”

本著：“亨”，占断辞。“大人”，有位有德的人。“贞”，占问。“大人吉，无咎”，意为此非小人之事。大人所以“困”，在于“有言不信”，他是因言获罪的，也是因言而获牢狱之灾的。所以“有言不信”是他——大人的思想、言论不被权势者采信，他因此而坐牢，陷入困境。对待困境、牢狱之灾，也只有采大人的态度，才是吉的。大人是孔子所讲与“天命”、“圣人”并列的“大人”，道德、理想远大高尚的人。

历史上，“有言不信”而获罪、获牢狱之灾，甚至为此贡献生命的大人很多，如耶稣传道不被罗马人采信而上了十字架；如维新变法中康有为、谭嗣同的主张不被采信而有六君子之难；邹容写《革命军》而入于牢狱，牲牺生命；等等。所以《大象》画龙点睛地说：大人之“困”是“申命遂志”，也即牲牺生命以求理想的实现。《困》卦的六条爻辞都是讲大人如何身受折磨，身受牢狱之灾的。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即坐牢臀部受刑杖。“三岁不觌”，三年也出不来。

讨论：正确理解本卦义旨，关键是把握“有言不信”及《大象》“申命遂志”的点题。在《周易》成书的殷周之际，因“有言不信”而坐牢、获罪、获刑的人和事是很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王被囚于羑里，箕子被囚于殷纣，王子比干更因言而牺牲了生命。这是一个政治黑暗的年代，也是一个革命和崇尚理想的年代。《周易》编纂者生活于这个年代，充满了这种激情和精神，故有此卦之作。《大象》亦还懂得这点，故有“申命遂志”的点题。但到《彖传》就不能理解这

点了。王弼，一个关在书斋内的年轻学人，当然就更不能理解了，所以作出了上面那种注解。古人云："知人论世"，读《周易》亦须如此。解"有言不信"为"有话不说出去"，那就成为"明哲保身"或《坤》六四讲的"刮囊"，虽不会有牢狱之灾，但也不会成其为"申命遂志"的"大人"了。

《周易》的卦爻辞是分对象的，以后帛书《昭力》把卦分为君之卦、臣之卦、大人之卦、小人之卦、贤人之卦、妇女之卦等等，其原即在《周易》本身。像本卦，《周易》是明确地标明为"大人"之卦的。《噬嗑》卦也讲牢狱、受刑罚，据《系辞》的说法，那是"小人"之卦。这种不同，也是值得注意的。

7.《渐》卦

本卦为什么取名为"渐"，平实的解释是因为爻辞中的"鸿"，位置由低到高，由远到近，取一种渐进的姿态。由"渐"加以联想发挥，有著作解为"古代婚嫁有六礼，是一个渐进过程，与卦名'渐'相合；又'渐'有'进'义……言婚嫁可以进行。《渐》卦上为阴卦，下为阳卦，象阴阳交通……，女子占到谓出嫁吉；若男子占得亦为娶女吉。"解释的主要根据是卦辞："女归吉，利贞"，以"归"为嫁女。但"鸿"在《周易》时代，并非象征团聚，而是"别离"之象，有如"鸿雁传书"之"鸿"。正如《乾》卦龙，主要不是由潜到飞，喻事物之"渐进"，而是代表上升、大人、君、天等。《诗•小雅•鸿雁之什》："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全。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诗•豳风》："鸿飞遵诸，公归无所，于女信处。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无以我公归兮！"点明了"鸿"的此种象征意义。故本卦中的"鸿"，是离人之象。卦爻辞则围绕夫妇相离的主题展开。把"鸿"释为一般的水鸟，就把卦意一般化了。于是对爻辞中何以会出现"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就不得其解，或绕着弯子去解。对"鸿渐于干"，这个"干"象征什么？为什么和"小子厉"相联系？又为什么说"有言无咎"？也只能作一般化的字面解释。

“女归吉”，可解为出嫁，但在本卦中它是最终的结果，经过分离的许多波折和痛苦而最后达到的夫妻团聚。如要扣紧“渐”字，也只能解为，这一“贞吉”是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而夫妇之所以会分离，则是因为男方出征或到远方戍守。

懂得“鸿”为分离之象，就知道初六的“干”、岸边，是指远方、边陲；“小子”不是小孩子，是《论语》“小子鸣鼓而攻之”、“小子何莫学夫诗”之小伙子、年轻人。“厉”，指他的处境艰困；“小有言”是说有话捎来；“无咎”是说没有过失和麻烦。六二的“渐于磐”则喻指进到了营盘、堡垒、城池之内，有吃有喝；九三“鸿渐于陆”喻指在广阔的原野坚守；九四、九五的木和陵，喻指防守在山和丘陵上；如此等等。

《周易》在西周初年编纂，卦爻辞中的飞禽走兽，其代表意义除根据卦爻辞判断，应参考《诗经》、《尚书》等周初文献。这些文献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流行的观念和习俗。《周易》作者是那个时代的人，自然也是持这种观念的。故雷震或地震一定是上天示警之象，如《诗·十月之交》所描写的；如《国语·周语》伯阳父论地震所说的。“鸿”则一定是代表分离之象。

与《渐》相覆的《归妹》卦才真正是讲少女出嫁的。故《彖传》谓：“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这两卦相覆，所以卦爻辞意象是相互联系的。《归妹》卦辞何以会出现“征凶”？原因即在于它呼应了《渐》卦的男子出征，夫妇分离；初九的“征吉”则呼应了《渐》的初六“小子厉，有言无咎”。否则讲嫁娶出现征凶、征吉的话，就只能以想象解说了。

8.《中孚》卦

卦辞：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王弼：“鱼者，虫之隐者。豚者，兽之微贱者也。”“此句以信及豚鱼，譬喻‘中孚’之德广被微物，故获吉祥。”

高亨：“中借为忠。孚，信也。中孚犹云忠信耳。古人事神，贵有诚心，不贵厚物……事神有忠信之心，虽豚鱼之薄祭亦吉也。”

陈鼓应、赵建伟："豚鱼即江豚。江豚属鲸类，古人盖奉为水神，舟行者或从事渔业者行前祭之，以求顺当平安。"

黄寿祺、张善文："卦辞用感化小猪小鱼可获吉祥，喻诚信之德应当广被微物，并称此时利于涉险，利于守正。卦中诸爻从不同的角度指示其理。"

朱高正："豚鱼是一种鱼的名称……豚鱼生长在大泽之中，每当风将吹起时，就浮出水面，口总朝着风来的方向。如果风从南方而来，则鱼口向南，北风则鱼口向北，从不失信。人如果能像在泽水中朝风而拜的豚鱼，心中充满诚信，必然吉祥。"

有的解为："在动物里，猪最蠢，鱼最傻，当然也就最不易感化。猪鱼都受到感化而信任，那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化彻天地。"

解"豚"为小豕小猪，根据《说文》。但以解为江豚、海豚为是。甲骨文"豕"为"豚"为，"豚"不像小豕。其多出的与，一上一下或一左一右，应为"豚"之鳍，类似小脚的东西。许慎可能以此为小猪之指示会意，故解为小猪。实应为河豚。甲骨文有"己丑卜河祼夕㞢豚"。"豚"与河祼相联，似透露了其中消息。

现代学人生活在城市高楼大厦和书斋中，对农村和大自然确是越来越不了解了，所以对豚鱼有上面各种各样的说法。周初的人生活在农村中，与大自然为伍，也以畜牧业为收入的重要部分，对飞禽走兽、河海池鱼有深入了解。所谓豚鱼，指江豚、中华鲟、黄河的鲤鱼、太平洋的鲑鱼一类。太平洋中的鲑鱼每年要回到加拿大陆地淡水河上游产卵，历经艰险，百折不回。达到目的地，卵产完了，即在河中死去，可谓"生死以之"。黄河鲤鱼、长江中华鲟，亦复如斯，一代一代，一定要到三门峡、三峡上游产卵，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它们。这是真正的实诚有孚，真正的艰贞精神。故筮得本卦，忠信如豚鱼，是吉，可"利涉大川"，"利贞"——是很好的卦。

由《中孚》卦可知，"孚"的本义是讲孵化，如《说文》所示，"从爪从子"。卦形两阴爻在上下两阳爻之中，如腹中之有物——生命。实有其物要出来且一定会出来，故为"有孚"，故是实诚，与"尚中"无关。"中"是其中之"中"，"中"不训为"忠"。高亨据甲骨文，常以俘虏、俘获释孚。实际上，

俘虏、俘获是引申字，以“孚”——实有其物为基础。用手实实在在捕获了一个人是为俘。

讨论：要准确注释卦名和卦辞，关键在于：(1)对“豚、鱼”特性有准确的了解。只有如本书所云，才真正达到了“豚鱼”之能代表诚信忠贞精神的力度和高度。(2)本卦完全未谈到祭祀、敬神，高亨等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王弼以豚、鱼为微物、贱物，是想当然的说法，由引此引申为薄祭，亦是想当然。(3)解为信及豚鱼，信的主体是谁呢？谁信及豚鱼？没有任何历史及社会生活的根据。

卦之取名为“中孚”，显然是据卦形的联想，亦如《颐》、《鼎》、《大过》之取名。由“中孚”而汇集有关实诚、诚信的爻辞，如初九：“虞，吉；有它不燕”；九二：“鹤鸣在阴”；九五：“有孚挛如”；等等。故“虞”乃“驺虞”，古代传说中的仁兽，义兽，非料度、戒备之意。《诗·召南·驺虞》：“于嗟乎驺虞！”毛传：“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有它”即有“祸害”。“燕”，安宁；“不燕”，不安宁。甲骨文“它”即祸害。故“虞”如豚、鱼一样，乃信诚之象。解为料度、戒备，“它”解为“其他”、“意外之患”，都是不到位、不准确的。

9.《小过》卦

何谓“小过”？卦的主旨是什么？有许多不同说法，如：“是讲在事物发展刚呈现超过适度的迹象时，如何防微杜渐，以趋吉避凶。具体地说，即退而安守自在，不要进而好大喜功”。这是把“小”解为“少”，表示“物之微、事之渐”；“过”解为“过度”。或认为《小过》是讲“小有过失的问题”，或“不可过，也不可不及”。这些对《小过》宗旨和精神的了解都是不准确的。

本著：“小过”并非小的过失，意思是说，是在大小高下两方面中选择小的、下的方面，向小的方面(过去)倾斜，如“礼过乎恭，丧过乎哀,行过乎俭”，即行礼要往“恭”的方面倾斜；守丧、丧礼要往哀的方面倾斜；行动、日用常行要往“俭”的方面倾斜，也即孔子“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程颐：“过者，过其常也，若‘矫枉而过正’。

过所以就正也。事有时而当然；有待过而后能亨者，故小过自有亨义。”不过，“矫枉过正”，可以往“大”的方面矫，如“治乱世，用重典”；也可往“小”的方面矫，如“宁恭”、“宁哀”、“宁戚”、“宁俭”。比较起来，“奢”与“易”属于外在形式的夸大、浮华；“恭”与“戚”、“哀”属于朴实无华、实实在在，也就是“小”。《小过》是教诫要选择往“小”的方面走。这“小”就是老子“虽小，天下莫能臣”之“道”的“小”。

卦辞：“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遗之音”，是说带着信。带信的鸟自然是“宜下不宜上”的。只上不下，信就送不到了。“可小事”，“事”，从事之意，即应往合乎礼的方向采取行动；“不可大事”，不能往外在方面之盛大、浮夸不实去努力。就像送信的飞鸟，远走高飞，就坏事了，只能往下。解为“不宜进取，宜于退守”，“不宜干大事，只宜干小事”，“可以举小事，不可举大事”等，是不到位的。送信，把信送到，对飞鸟来说，就是“大事”，不是“小事”。照“不可过，也不可不及”的说法，则既不能小，又不能大，不能“小过”，也不能“大过”，就走到与卦意、《大象》及孔子的说法相反的方向了。

二 爻辞举例(上经)

《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从思想教育意义而言，不是所有的爻辞都很重要，也不是所有重要的爻辞都有多解或有争议的；但有些爻辞却很重要，也有多解，如何准确注释，很值得讨论。下面举一些例子。

1.《师》六三：“师，或舆尸，凶。”

此爻，高亨注为：“战败卒死，载尸而还，是凶也。”许多注家同于高亨。“尸”解为士卒的尸体，这显然值得商榷。大的战争，死的可能有上千士卒，哪能为他们载尸体以还呢？为将的有这种待遇，为卒的恐只能就地掩埋，或暴尸荒

野了。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一《易经研究》："舆尸两字，从来也没有确解。据《尔雅》：尸，主也。《史记》说武王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也。舆尸便是《史记》说的载文王木主的话，可见师卦明明是记载武王伐纣的事迹。还有旁证两条：（一）《楚辞·天问》：武发杀殷何所挹，载尸集战何所急。（二）《淮南子》：武王伐讨，载尸而行，海内未定，不为三年之丧。"这是较好的解释。诸葛亮六出岐山，死于五丈原，《三国演义》描写说：死前，诸葛亮嘱咐置一龛，将其尸坐于龛中，以米七粒放入口内，脚下用明灯一盏，军中一切安静如常，如此，"则吾将星不坠。吾阴魂更自起镇之。"所谓"舆尸"指这类东西。

六四："师，左次，无咎。"

"左次"，字面意思是"驻扎在左面"。许多注家注为"师舍于左，则无咎"，认为"左"无特别含义。

本著：古人尚左，左为生位。《老子》三十一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左次"应有这种考虑在内。

朱熹《周易本义》："左次，谓退舍也。次，处也，古以右为上，以左为次。"引申有谦卑退让之义，亦通。但用于战争场合，似不恰当。

2.《比》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朱熹《周易本义》："显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围，开一面之网、来者不拒，去者不追，故为用三驱失前禽。"许多注都采朱熹，但按朱注，"三驱"变成以三面之网网捕禽兽；同时也把解释字面化一般化了。

本著：这里"王"就是《史记·殷本纪》及马王堆帛书《昭力》所说的成汤。汤因开网让左、右、上、下的禽兽逃跑，体现出德及禽兽的大仁精神，故五十几国诸侯都亲比过来，向汤进贡。爻辞认为"汤"这样的作为才是亲比的光辉榜样。故"显比"不是热闹、烩耀、耀武扬威，不是众多人在一起打猎的

场面，而是说有一个最成功的光辉的让各方亲附的例子，那就是“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这一事例。把“显比”解为“光明之辅也”，“显示亲比之道”，“显比，自显比之”，都是孤立地就字面解释而不准确的。

3.《小畜》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许多注为：“此两者皆乖离之象也”；“夫妻乖目也”；“反目，谓争吵不和”；等等。

本著：车子脱离了车轮子，无法走了。夫妻反目成仇，家亦破裂了。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谓“恶不积，不足以陨身”。车辐和车厢的裂痕要是早早改正，何至于有“舆说辐”的严重效果？！夫妻不和的毛病要是及早解决，何至于有“反目”成仇的不堪回首？！故这里准确把握辞意的关键，在于联系“畜德”的主题，联系“恶不积，不足以陨身”，缺点要及早纠正这一教训。

4.《履》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许多注都从消极方面理解，谓：“武人仗着得到上九大君的重用而刚愎凌人。”或：“武人无大君之德，而据大君之位，亦将妄行遘祸，覆国杀身，有似于此。”或“用武人容易导致军阀横行，王权旁落，实在极其凶险”等等。

本著：爻辞是正面肯定践履道德和职责的重要，认为瞎子能见，跛子能走，都是坚持践履的结果。“不出户”是瞎子，但他以心看天下，故能知天下。“瞽史”是瞎子，但能知天道。这就是“眇能视”。《广博物志》卷二十五引《帝王世纪》：“世传禹病偏枯，步不相过，至今穷巫称禹步是也。”这就是“跛能行”。支持他们的是一种强毅奋发、忠于职守的践履精神。“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是说处境虽然凶险，但武人为保护国家，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惜牺牲生命，履行职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一所说莫敖大心，如《诗》所说的仲山甫，所以全爻辞讲的都是正面讲践履精神的。这样解，《履》卦的积极意义才会被阐发出来。

5.《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高亨："包"，释为匏，古人冯河，常抒瓠而空之以为腰舟。陈鼓应、赵建伟："厨房空了，于是冯河去找食物……"也有译作"包容大，可以涉越大江大河"等等。

本著："包"本身即中空之物，如车，如轿，如书包，如匏瓜，不必假借为"匏"或厨房之"庖"。"荒"，虚也。一个中空之物，如匏瓜，空置不用，看似无用之物了；但有事时它可以用来渡河，当同包共济，不抛弃远方的朋友而独自逃亡。这时，"包"的作用就更凸显了。所以能如此，爻辞认为得力于"中行"。"中"——中间；"行"，如五行、粮行、银行，生聚生息之处。"匏瓜"之能"冯河"，得力于中间是空的，能容纳人与物，亦喻指人具中行之德，能容纳朋友，广交朋友。

《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高亨："邻人虏取其财物，以致家贫也。是固邻人之恶，然亦以其人之不自戒也。"赵又春："翩"是形容飞的速度快。（《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叠成"翩翩"，意思不变，程度加大，用来形容"不富"，只能理解为由富有很快地向不富以至贫穷的方向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财产不断地被邻人偷窃，因为对邻人不加戒备，因为心怀诚信，即"以孚"。亦有解为："洋洋得意，不欲与邻居一同富裕，因为卦兆的缘故，所以毫不戒惧。"以"孚"为卦兆。还有解为"轻飘飘地，与邻居一同不富足，不戒备，心存孚信"；"连翩下降，虚怀不有富实，与近邻未相告诫，都心存诚信"；等等。

本著：比较而言，高、赵的解释符合文理和情理。"翩翩"，风度"翩翩"，"翩翩"公子，又通偏偏。"翩翩"是"象"。看到它就想起王孙公子、大贵大富之人；但此人却"不富"，因为有恶邻居把他的富夺去了。《诗•鲁颂•泮水》："翩彼飞鸮，集于泮林"，凶悍的鸮把别人的巢占了。对这种恶邻应该"戒"；"不戒"，只是一味讲诚信，就坏事了。意谓：以为世道人人皆好，不戒备恶，结果是凶的——"家"和"富"都归别人了。

6.《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此爻解释颇多，有谓“筮遇此爻，利于朝王”；有谓“观察到国运光明昌盛，决定追随君上”；“仰观了国都的光辉宏大，成为天子的贵宾有利”；“观看国家礼仪盛典的光辉，利于做君王的座上客”；如此等等。

《缪和》解为国有贤人在朝，贤人为王之宾，即是国之光。如卫国有蘧伯玉、孔子等贤人宾于朝，虽不为官而乃卫国之光。这样解似更切合爻辞的文意。《书·立政》：“以观文王之耿光。”《书·洪范》：“以近天子之光。”都就个人而言。“利”，利于。“用”，施行，进行。“宾”，宾客。利于把他们作为王的贵宾。

7.《贲》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高亨：“文其足，乘车则文不见，舍车而赤足步行，则人皆见之矣。故曰贲其趾，舍车而徒。”许多注因袭高说。但赤足而行，不必走多远，趾上的文饰就会弄脏了，何能显示脚趾文饰之美？

本著：“舍”应该取其原义。“舍车”就是乘车，以车为舍。在车上把文饰的脚趾露出来。“徒”，从此地到彼地，向人展示。这样解才符合情理。

《贲》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一些注释认为：“丘和园指谓建在山丘上的林园，或者王公贵族的墓地。王公贵族们的墓地，也不过是用小束小束的白绢来加以装饰。”或：“男方聘物有丝帛五匹，女家嫌少，遇到麻烦。”“在丘园耕种，所得微薄，眼前虽有吝惜，但最后还是会吉利。”等等。

本著：六五承六四“匪寇，婚媾”，是继续讲婚事的，男方已迎亲回来了。“丘园”指家园、田园、园林。“束帛”，把一束一束的丝帛悬挂起来。结婚喜事，在园林及屋柱等之上挂上束帛，如今人之张灯结彩。既便碰上麻烦，“吝”，但最终是吉的。戋，繁体字为“戔”，《说文》：“戔，贼也，从二戈。”“戔”通残，残片。这里指帛被贼残而成的片片帛带。

8.《无妄》六二：“不耕获，不菑畬，则利有攸往。”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天下无不耕而获，不菑而畬者，其曰'不耕获，不菑畬'，则耕且畬，前人之所已为也……'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圣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是故六艺之业，集群圣之大成而无所创，虽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无终之述之者，是耕而弗获，菑而弗畬也，其为功也弗竞矣。"这是一种解释。孟子："无野人莫养君子，无君子莫治野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君子乃"不耕而获，不菑而畬"者。君子之"不耕而获，不菑而畬"亦非"妄得"。帛书《昭力》："不耕而获，戎夫之义也。"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这种"不耕而获"的人是很多的。这是又一种解释。赵又春："不抱耕则必获的想法（态度）"，"不做要开荒就一定要得到熟田的要求"。这就是后人说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意思。这又是一种解释。无论哪一种，都可"则利有攸往"。但前三说是以"无妄"为不妄得。后一说是以"无妄"为不期望得到什么。"无妄"本有此二义，皆通。

9.《大畜》九二："舆说辐。"

此爻有注释为："车子脱了伏兔，不免有危险。""'舆脱辐'只不过是把车厢卸下来……并不一定是车子坏了。所以爻辞的意思是说车停住不走，把车厢卸了下来，短期内也不准备出车……这一爻是自己停住不走，无忧无害，并不坏。""连接伏兔和车轴的绳子脱落了。言外之意是：车子开不动了。意思是：比如车辐脱落了，怎么办？不停下来进行修理，还非要继续前进，办得到吗？"

以上解说都以"说"为"脱"，如同《小畜》。但这里是《大畜》，全卦主题是讲自觉畜德。爻辞虽与《小畜》九三同，但无"夫妻反目"一句。故"说"非"脱"，应解为"悦"。"舆"悦"辐"，合作默契，有如一者愿打，一者愿挨；一者愿捆，一者愿被捆，为了一个共同目的。意思是，夫妻因畜德而恩爱合作。

《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高亨："童牛角初生，喜触，其角未坚，易折，牿之则不致触伤人物，伤其角，故曰童牛之牿，元吉。"或译为："童牛喻小人。小牛被拴住大吉。"赵

又春：高亨说得也不切实际。初生牛犊之角极短，却不细，并不易折，它很稚嫩，也不会伤人。至于用“童牛”指“公牛”，这并不奇怪，在古代可说是“常规”，因为男性童仆当时就简称为童，这句爻辞是说：公牛头上给安上了牿木。这是提醒教诲对象：你想克服困难继续前进，就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而如果你拥有的优势因故不能发挥出来了，你就得或者等待它恢复，或者另寻出路了，就如公牛的优势在它的角，当它被安上牿木而失去了这个优势的时候，它会怎样？原来，这是在讲了休整的必要性以后，进一步指出：休整的目的是恢复优势或另找发挥优势的地方，以求克服困难，更好地前进。”

本著：《说文》：“牿，牛马牢也。”乡下牧牛，用横木穿牛鼻子。穿了牛鼻，牛就被圈住而不能任性自由了。童牛已长大，穿了牛鼻，安放起了横木(牛鞍)，被调教，负起犁田与架车的重任了。从此“服牛乘马”，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大畜德之象。故应扣紧自觉畜德来讲。佛教有牧牛图，示意人如何像只野牛经过教化而变得野性被驯服、循规蹈矩，皈依佛教。这牛已自觉地给自己戴上了成熟、负责、告别了野性的标志。爻辞所指，正是如此。

10.《颐》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高亨：“‘丘颐’本作‘丘颗’，颗、颐形近且涉上下文而讹。”有译为：“想糊口，却不自己经营，而到高坡上去乞求富贵之家施舍收养，前往是凶险的。”“颠”读为“填”，“颠颐”即“糊口”。有解为：“颠颐”是将下巴拉下来，作为向他人发出的信号，也就是“下命令”、“作指挥”的意思。“拂”是“逆违”；“经”指当时尊奉为典范的著作，也被借来指谓里面宣讲的思想观点、公理及行为的一般法则。“拂经”就是违逆经典与公理、法则。

本著：“颠”，颠簸、颠倒。“颠颐”，下齿向上，上齿向下，打哆嗦。“拂”，逆违、拂拭，如拂袖而去。“经”通径，或经过，“无不经也，无不由也”。“丘颐”与“口颐”相对，指丘谷之中犬牙交错的地形。本爻意为：打着哆嗦在“丘颐”这样犬牙交错的地形中披荆斩棘(拂)地行军出征，会大败。

陕西关中地方，进了潼关，列车在中间穿行，两边确可看到“丘颐”这样的山丘地形，乃黄土被冲刷而成。在这样的地形中行军打仗，时刻担心会中埋伏，

是没有不牙齿打哆嗦的。

11.《坎》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有解说为："酒一樽，食物两簋"，三样东西都装在一个缶里面。"纳约自牖"，有解"约"为简约，简单朴素地生活；有解为用绳子（约）吊着这个"缶"，将它下放到落难人那里去，落难人从"牖"口接到绳子，于是收到樽和簋，有吃有喝了。有解为："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用盆装着，进献结好以自通。"以"纳"为献，以"约"为结好，如臣子结好君上。"牖"为导为通。

本著：联系"坎"为坎险、坎困、坎窞；以主体为落难人是对的。"樽"，盛酒的器皿。"簋"，装食物的器皿。这里，没有樽，也没有簋，用缶代替，简简单单地生活。"纳"，纳入，系住。"约"，契约，约定，约束。《周礼·秋官·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纳约"即用"约"来约束自己，如赌咒发誓。"自牖"，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窗户里，有如《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老子》："不窥牖，见天道。""自牖"如同自饭、自火、自囚。"牖"亦通"囿"，同音转借。自己把自己圈起来，也即自己画地为牢。因为《坎》卦的主题是讲如何脱困、脱坎窞之道，故如此解才有意思。

虞翻、崔憬认为是讲祭祀；"纳约自牖"讲"修其洁诚，进其忠信，如文王之在羑里所为"（李鼎祚《周易集解》）。廖名春："牖"为"牖里，殷狱名"，即羑里。爻辞意为："文王在牖里享受简约的饮食待遇。"这可以参考。辛介夫："古人祭祀，力主肃穆，故自牖纳约(向神的许愿)，以献于神灵。"这亦可以参考。

12.《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高亨："离，三山神鲁也。古人日昃见离以为不祥，必鼓缶而歌以厌之，弗厌之则其祸主在大耋之人。"有解为"日落设网，鼓乐而歌，则有困厄之叹，凶险。"以"离"为"网"。还有解为"在辉煌逐渐失去之时，要加强主观努力，尽人事以应天命，如不如此，就会加速消亡。"以"明离"为辉煌。故解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为辉煌也会物极必反。这种反有突然性——“突如其来如”，也有彻底性——“焚如，死如，弃如”，彻底死亡。

本著：按《大象》的说法，本卦“离”为明，《离》卦为“继明”，两明相继。“日昃”，太阳西下时。“日昃之离”，是一种天象，呈现为两个太阳。此为大凶之兆，须举行仪式，即“鼓缶而歌”。不如此，“则大耋之嗟”至。年八十曰“耋”，意为招来老人丧事，悲嗟。乡下见日食月食，都会敲锣以驱妖魔邪气。鼓缶，以缶为乐器敲打，乃周人关中风习。盖当时陶器制作水平很高。下面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应是说，“日昃之离”乃突然来的，那周围的景象，像火烧一样(俗称火烧云)，像烧焦的死尸一样，像弃置的垃圾灰烬一样。

三 爻辞举例（下经）

1.《恒》上六：“振恒，凶。”

“振”字多义，有解为：“振动不安于恒久之道”、“动摇了……常道”、“好变而不能守恒”、“长久振动”、“久动不止”等等。赵又春：“振”有“显扬、张扬”义。自我表白、显示、张扬自己的“恒”德。

本著：(1)“振”，通“赈”，赈济。《周礼·大司徒》：“振穷。”《墨子·辞过》：“振孤寡。”“恒”是自己的德行，不可以由别人赈济得来，也不可以以道德供赈济，求得好名声。如此必凶。(2)“振”通“震”，震慑。《经典释文》：“张注本作震恒。”“震恒”即“振之以道德”。这与“振之以诛杀”，两者本质上相通，所谓“以理杀人”也，故“凶”。

2.《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高亨：“有所举事，小人以伤，君子以忧，实为危兆。”以“壮”为

“伤”，以“罔”为“忧”。有释为：“君子被系结也”，以“罔”为网，网结、套住。赵又春：“罔”相当于“忧患意识”，小人总是以为有了实力就可以有恃无恐，君子则在即使实力很强大了时，也总是忧患实力能否长久保持，以及仅凭实力行事是否会有不好的结果。“贞厉”：君子如果也像小人一样，有了点实力就自负起来，那是危险的；羝羊触藩具体说明这种危险的性状。

本著：“贞厉”指两种情况：小人凭勇力蛮干，是“厉”。君子不用脑子，糊里糊涂地干，也是“厉”。《论语》：“学而不思则罔，”何注：“罔然无知貌。”思虑纠结不清，一团乱麻，即是“罔”，如网。羝羊触藩具体说明这种危险的性状——进退不得。“用罔”，明明是君子自己去“用”，不是被人用“罔”套往捆住。以“罔”为忧，君子用“忧”，为何就是凶？没有道理。“其亡其亡，系于枹桑”，忧患意识是《易》所提倡的。

3．《明夷》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朱熹《周易本义》：“此爻之义未详。窃疑左腹者幽隐之处。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者，得意于远去之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断句为：“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鸣雉入于左边之山洞，君子乃得此鸣雉。”“君子猎遂鸣雉，曾经历艰难，故筮此爻，出门庭宜小心谨慎。”朱解没有文字根据。高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支离破碎。断句后文理不通。

按帛书《缪和》的解释，爻辞是喻“歪打正着”。盖事有正面，有反面；有左面，有右面；有时，从反面或左面切入，反而打着正面，打中要害了。楚庄王欲伐陈，让沈尹树去探问虚实。沈与庄王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一从正面切入，一从反面切入，但从反面切入反而打中了要害。

《缪和》的解释饶有趣味。如果把爻辞看成实事，“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可能暗指比干被剖心之事。纣杀死比干，剖比干之心以视，因传说圣人心有七窍，纣要看看是否如此。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高亨：爻辞当为“箕子之获明夷”，脱去获字。这是增字解经，不可取。也有解为“亥子之明夷”，谓明的伤陨已经到了亥末子初、阴尽阳生之时。改“箕

子”为亥子，不可取。

本著：“之”，从属词，如吾之信用，吾之创伤。“箕子之明夷”即箕子的“明夷”。箕子自知不为纣所容，于是佯装疯狂，自己把自己的“明”加以伤害，结果被纣“囚之”。说箕子的“明夷”，犹如说拿破仑的“滑铁卢”，曹操的“华容道”，关羽的“走麦城”，在此情况，这样做反而是好的。

4.《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高亨：“今乘车而负物，则其物之宝贵，人尽知之矣，盗思夺之矣。”或解为“乘坐大车而肩上背着东西”。这都是把车和负物看成一个人所为。

本著：《系辞上传》：“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实际上，“负”是一件事，“乘”是另一件事。一个队伍，既有小人们背负着财物，挑着担子；又有大人们乘坐着轿子。这样张扬地在路上走，“盗思夺之矣”。

5.《损》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赵又春：有病要治，还要争取快点好。这样爱护身体不是“娇气”，不应受到非议，故说“无咎”。“疾”和“病”分开单用时，“疾”指小病，“病”为重病，故这里用“疾”字，也许含有病要在病得还不重时就及时治疗，这样能好得更快一些的意思。但大注家们的解说深奥得多。孔颖达：“疾者，相思之疾也。初九自损己遄往，己以正道速纳，阴阳相会，同志斯来，无复企子之疾，故曰损其疾。”程颐：“初之益四，损其柔而益之以刚，损其不善也，故曰损其疾。‘疾’，谓疾病，不善也。”今天的注家不少人还因袭这个解释，有人稍加改变，说这个“疾”是指谓人的缺点，或加以引申，说：“凡不顺、晦气、毛病、缺点等皆可谓之疾。”有译为：“疾患减轻，很快痊愈，没有咎害。”

本著：“损其疾”，一指认真及早治病，病情很快减轻，治好了，是好事。“其”指自己。一指医生隐瞒(减省)病人病情，大事化小，如胃癌说成胃病，胃病说成消化不良，迅速得到病人欢喜，减轻了心理负担。这样做，虽属说谎，但也“无咎”。“其”指病人。

6.《夬》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王弼："居健之初，为决之始，宜审其策，以行其事。壮其前趾，往而不胜，宜其咎也。"孔颖达："徒欲果决壮健，前进其趾，以此而往，必不克胜，非决之谋，所以为咎。"高亨："壮借为戕，伤也。戕于前趾，不利于行之象也。"这都没有把"壮于前趾"的意义完全揭示出来。

本著："壮于前趾"暗含"欠壮于脑子"之意，用现在的话说，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故王弼引申为不审其策，孔颖达引申为"非决之谋"，就是说一开始就没有周密计划，谋定而动，只简单地去拼实力。结果"往不胜"，从事征伐而失败，有"咎"。

7.《革》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有解为："（革命时）大人像老虎一样威猛，不必占即知有诚。""大人像猛虎一样推行变革，毫无疑问必能昭显精诚信实的美德。""大人升迁而变得显贵，不须占问，已有应验。小人被罢黜而受到黥刑。"认为"虎变"、"豹变"无别。"革面"则是黥刑。"大人旗帜鲜明推行变革，君子细心润色以助成变革，小人纷纷改头换面。"

本著："大人"，有德有位的人，孔子"畏天命，畏大人"之"大人"。"云从龙，风从虎"。风者风教、德教。"虎变"，大人以德教推行变革，不必占问，即会取得人们的信任和成功。豹，身上满是花纹，俗称金钱豹。豹子常离群单独打斗。"豹变"，文采而孤独。这和"小人革面不革心"一样，以此做大事，"凶"。居家不动，"吉"。

8.《鼎》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有注释说："鼎翻倒过来本不是好现象，但因此可以烹煮新食物，反而有利了，就像娶妾可能引起家庭纠纷，本不是好事，但如果她生了个儿子，有了后嗣，就又当别论了。""利出否，倒出的必是不要了的东西，所以名

之为‘否’，故这‘否’应读pǐ，是‘善’的反义词，指恶劣之物。如果元配妻子不生儿子，就只好娶个妾来代替她，从而两句是一起说明：要图新，就必须废旧。”

本著：“颠趾”，鼎倒过来，把煮熟的食物倒出来享用，重在有无食物。“利出否”，有东西出来是利是吉；无东西出来则不利、不吉。‘否’不读pǐ，不是‘善’的反义词，是疑问不定辞。买一个妾重在她肚子里能否有个“东西”——“子”出来。为了得子而娶妾，没有咎祸。“子”不会是恶劣之物。

《鼎》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有译为：“鼎中有食，我妻有病，不能接近我，吉利。”“我的鼎里装满食物，盟友出了毛病，不能帮我，也还是吉利。”“我的同伴（或配偶）病了，不能来同我分吃鼎中的食物——我可以独吞了”；我的仇人病了，他不能跑来抢我鼎中的食物——这同样是说我可以独享鼎中美食”。

也有译为“鼎中东西太多，我一人拿不动，我妻又病了，不能帮我一把”。“鼎中有了新煮的美味食品，喻指取得了很大的政绩，功劳只能归给我一人，因为我的同伴们都有缺点、毛病，作出的贡献都没有我的大，所以我这样唯我独尊，不应受到责难。”“仇”或解为妻子，或解为友人，或解为敌对者。“疾”解为疾病、毛病。

本著：“疾”通“嫉”，嫉妒。《战国策·秦策》五：“其为人疾贤，妒功臣。”《旅》卦注：“众之所嫉也。”陆德明《释文》：“嫉，本亦作疾。”《史记·项羽本纪》：“今战能胜，高必疾吾功。”“仇”，同伴。曹植诗：“结发辞亲处，来为君子仇。”爻辞意为，我有了功名，得到勋酬了，同伙产生嫉妒，但并不能阻止我得到奖赏勋劳。“即”，《说文》：“就食也”，指靠近，接触。嫉妒不能接触我、及于我，意谓不发生作用也。

9.《震》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高亨：“索索相当于缩缩，乃恐惧存于心而形于足也，即是描写心有疑惧而

畏缩不前的样子。矍矍者，恐惧存于心而形于目也。”有的译为：“雷电没有劈着自己，却击着邻近的人。这不是我有意坑害别人，只能说是我的运气好。”“婚媾有言”，意思是：谁会让别人分享自己的妻子？比喻地说明，政令伤人不伤己是天经地义的。“雷震没有伤及其身，却伤及其邻，虽然没有咎害，婚配却有了争议。”此解据朱熹：“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时，恐惧修省，则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于婚媾之有言。” 对“婚媾有言”的解释甚为牵强。

本著：“索索”两索相连，形容闪电像一根链子。“矍矍”，非常耀眼。“征凶”，打仗、做事，都是“凶”的。“震不于其躬，于其邻”。雷没有打到自己而打在邻人处，并非我有心造成的，故“无咎”。正如媒婆隐瞒我的缺点，说成了婚媾，造成了对方的伤害，也怪不得我一样。媒婆往往如此，但动机并不在有意害人。“雷”打了邻人，也是怪不得我的。因为不是我的过错。

“震索索”明明是说“雷震”的情况，不必如高亨所说，在讲人。“视矍矍”才是讲人。《大象》说《震》是“洊雷”，两个雷相连。故爻辞多用“虩虩”、“苏苏”、“索索”。都是讲雷震之状的。

10.《涣》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这条爻辞，大多以“丘”为土丘，“涣”为涣洗、涣散。释为：“水流荡涤其众也。水流荡涤于丘也”。“散流冲洗群众。散流的水冲激在丘陵上。”“大水上涨到山丘，水势之大难以想象。”

本著：爻辞分两部分，一为上句大吉，一为下句“匪夷所思”，两者相反。上句强力冲洗或更换已聚之众，使之面貌一新，大吉。下句，爻辞讲的是“有丘”，意为“涣而有丘”，不是涣洗山丘。上面诸解都以“有”为“其”，成为“涣其丘”，“丘”为“涣”之宾词，故是一种错解。但如解为“涣”而有“山丘”、“丘陵”出来，于情理亦不通顺。看《睡虎地秦墓竹简》，才知这里“丘”指“丘鬼”。意为，“涣其群”这样大吉的事，竟会有丘鬼出来作怪，真是不可思议。《睡虎地秦墓竹简》之《日书·诘》：“人无故鬼昔(籍)其宫，曰丘鬼”。驱除“丘鬼”之法：“取故丘之土，以为伪人犬，置墙上，五步一人一犬，环其宫，鬼来扬灰击箕以枭之，则止。”联系下爻九五的“涣王居”，两者

所涉都是“宫”居室之事。以“丘”为“丘鬼”，是贴切的。《日书》虽然晚出，但反映关中周秦民俗，有其古老的根源和历史。

马王堆帛书《缪和》：“明君立为刑辟，以散其群党；执为赏庆爵死以劝其下群臣。黔首、男女、夫人竭力尽知，归心于上，莫敢朋党侍君，而主将亦何求于人矣？其曰‘涣其群，元吉’，不亦宜乎！”以散群党为“涣”。《吕氏春秋·恃君览·召类》：“今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以“聚贤”为“涣”。两者看似相反，实际一从散旧方面说，一从涣新方面说。旧不去，新不来，故仍是一致的。

《涣》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有各种解释：“大水的忧患过去了，但须时时警惕，方可无咎。”以“逖”为警惕。“文彩焕美，其窒息制约去掉，没有咎害。”以“涣”为“焕”；以“惕”为止，“血”读为“窒”。“‘血去逖出’和《小畜》‘血去惕出’同，意谓涣散他的忧患。忧患去，警惕出来，无害。”

本著：此爻两件事是相关联的，既“涣其血去”，又“逖出”。“逖”，远也；意谓洗去其血污，继续向远处目标前进。

综上所论，《周易》确无达诂，本著新解也只是众解中的一解，好像更合情理，更有意义；但也许也是一种新的不当的引申和想象。究竟如何？尚有待于后起者的研究和评论。

推荐比参书目

《周易》注家极多，不能尽读，有进一步研究、学习兴趣者可读：

王　弼：《周易注》。

孔颖达：《周易正义》。

李鼎祚：《周易集解》。

程　颐：《周易程氏传》。

朱　熹：《周易本义》。

智　旭：《周易禅解》，广陵书社2006年版。

李镜池：《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82年版。

高　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中华书局1979年版。

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湖南出版社1987年版。

戴琏璋：《易传之形成及思想》，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8年版。

朱伯昆：《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唐明邦：《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

辛介夫：《周易解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刘大钧：《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

陈鼓应、赵建伟：《周易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周振甫：《周易译注》，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金春峰：《周易经传梳理与郭店楚简思想新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年版。

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二、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990年版。

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金景芳：《周易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余敦康：《易学今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赵又春：《我读周易》，岳麓书社2007年版。